永樂大典

第04冊

永乐大典·04

明·解缙

九百五卷

永乐大典卷之九百五　　二支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诗　诸家诗目一

李陵诗

【苏东坡集】《跋李陵诗后》余本不识陈君式。谪官黄州，倾盖如故。会君式罢去，而余久废作诗，念无以道离别之怀。历观古人之作，诵约而意尽者，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三篇，故书以赠之。春秋之世，三百五篇，皆以见意，不必已作也。

王粲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王粲集》八卷。晁氏曰：后汉王粲仲宣也，高平人。为魏侍中。粲博物多识强记善算，属文举笔便成，无所改定，时人以为宿制，然正复精意覃思，亦不能加。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，今集有八十一首。按《唐・ 艺文志》，粲集十卷，今亡两卷。其诗文反多于史所记二十余篇，与曹植集同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张司空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张司空集》二卷。　　晁氏曰：晋张华茂先也范阳人。惠帝时为司空，为赵王伦所害。华，学业优赡，词藻温丽，图纬方伎等书，莫不详览。家有书三十乘，天下奇秘悉在。博物洽闻，世无与比。集有诗一百二十，哀词册文二十一，赋三。　　陈氏曰。前二卷为四言五言诗，后一卷为册祝哀诔等文。

陶潜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陶靖节集》十卷。《诗注》四卷。

【周紫芝太仓米集】：周紫芝《书陶渊明归田园诗后》。陶渊明闲居则负耒而躬耕，年饥则叩门而乞食，益不可不谓贫矣。至于弃官而归，则易若脱屣，非其胸中自有丘壑，安能摆落世故如此。顷时杜祁公在政府，客有新第者，以所业献公，请学为政。公无一言，唯问生事厚薄。人有问公者，公曰：人有田园，则进退轻，乃可行吾志。祁公可谓知言矣。近时士大夫，多喜学渊明诗，皆故为静退远引之词，以文其歆羡躁进之失，譬犹效西子之颦，而忘其语意高远，不能窥此老之藩篱也。

【黄庭坚豫章集】《书渊明诗后》：血气方刚时，读此诗如嚼枯木。反绵历世事，如决定无所用智。每观此篇，如渴饮水，如欲寐得啜茗，如饥啖汤饼。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？但恐嚼不破耳！《书陶渊明责子诗》：观陶渊明之诗，想见其人岂第慈祥戏谑可观也！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，而渊明愁叹见于诗，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。

【吴可藏海居士集】《五峰翁书渊明诗》：陶渊明诗，如向上祖师所受用处，无复余事。有欲学之，非饱于参寻莫能到也。思道平生刻意于诗，晚所造诣乃如此。当有明眼人，以予言为信。五峰翁挺士特书。

【蒋璨】：书靖节之诗，人不可学。然有不蕲同而同者，其妙至于不可言，当于此诗求之，说蜜为甜，与无舌人自不相领。阳羡蒋璨宣卿书。

【苏东坡集】《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》：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，方欲遣人求之，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。字大纸厚，甚可喜也。每体中不佳，辄取读，不过一篇，惟恐读尽后，无以自遣耳。　　又《书颜生称为仁诗》：此陶渊明饮酒诗也。此饮酒中，不知何缘记得许事。元丰五年三月三日，子瞻与客饮酒，客令书此诗，因题其后。　　又《书渊明乞食诗后》：陶渊明得一食，至欲以冥谢主人，哀哉哀哉，此大类丐者口颊也。非独余哀之，举世莫不哀之也。饥寒常在身前，功名常在身后，二者不相待，此士之所以穷也。又《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尾》：此东方一士，正渊明也。不知从之游者谁乎？若了翁得此一段，我即渊明，渊明即我也。绍圣二年十二月，东坡居士饮醉食饱，默坐思无邪斋，兀然如睡，既觉、写渊明诗一首示儿子过。

【晁无咎鸡肋集】《题陶渊明诗后》：诗以一事论工拙，如“身轻一鸟过”，“身轻一鸟下”，过与下，与疾与落，每变而每不易较也。如鲁直之言，犹石武之于美玉是矣。然此犹在工拙精粗之间，其致思未白也。记在广陵日见东坡，云，陶渊明意不在诗，诗以寄其

九百五卷

意耳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则本自采菊，无意望山，适举首而见之，故悠然忘情，趣闲而累远。此未可于文字，精粗间求之。以比石武美玉不类。崇宁三年十月晦日，晁补之题。

【马碧梧玩芳集】《题注陶诗后》：陶公书甲子之事，后人盖为隐者之一节耳，不于其诗数数然附著斯意也。乡先生东涧汤公，始从而一二笺释之，谓其有感于兴亡之际，为之增欷而累叹焉！当涧为此论时，盖淳• 初元，国步小康时也。去之三十余年，余乃真践此境。山中恸哭之余，因取陶诗汤注诵之，痛国事之已非，悼前贤之不作。因涧于彼时，预表斯指，岂亦陈了翁书杜陵哀江头之意耶？呜呼！岂不重可悲哉！是编每于世运变迁之语，数致志焉。至于二卷中，赠羊长史之篇，既欲考千载典坟之存，以求古人之心，复欲因九州舆图之一，以验圣贤之迹。而终之以经商山谢绮角之意。涧之言曰：南北虽合，而世代将易，但当与绮角游耳。呜呼！世代之易，犹可言也；夷夏之易，不可言也。岂不又重可悲哉！本心斋书。

阮籍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阮步兵集》：陈氏曰：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嗣宗撰，其题皆曰《永怀》。首卷四言十三篇，余皆五言，八十篇。通为九十三篇。文选所收，十七篇而已。

谢惠连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谢惠连集》一卷　　陈氏曰：宋司徒参军谢惠连撰，本集五卷，今惟诗三十四首。惠连得名早，轻薄多尤累，故仕不显。死时才三十七岁。

鲍泰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鲍参军集》十卷。

梁元帝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梁元帝诗一卷。陈氏曰：即湘东王绎。

文帝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梁简文集》五卷。

陈氏曰：简文帝，纲也。按《隋志》八十五卷，唐已缺五卷，《中兴书目》只存一卷，诗百篇，又缺其三首，今五卷皆诗，总为二百四十四篇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柳文畅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柳吴兴集》一卷。陈氏曰：梁吴兴太守河东柳恽文畅撰仅有十八首。

江总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江总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陈尚书令考城江总总持撰。总在陈为太子詹事，以宫端为长夜之饮。及后主即位，当权任日为艳诗，君臣昏乱，以至亡国。入隋为上开府，《唐志》集三十卷，《中兴书目》七卷，今惟存诗仅百首云。

徐孝穆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徐孝穆集》一卷。陈氏曰：陈太子太傅东海徐陵孝穆撰。本傅称其文丧乱散失，存者二十卷。今惟诗五十余篇。

阴铿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阴铿集》一卷。陈氏曰：陈散骑常侍南平阴铿子坚撰。才三十余篇。杜子美云，“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”，今考之未见铿之所以似太白者。太白固未易似也。子美云尔，殆必有说。　　晁氏曰：陈阴铿子坚也，幼聪慧，五岁能诵诗赋，日千言，及长，博涉史传，尤工五言诗。徐陵言之于世祖，使赋安乐宫，援笔立成。累迁散骑常侍，有集三卷。隋已亡其二，今所存十数诗而已。杜少陵赏赠李太白诗，首云，“ 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” 。今观此集，白盖过之远矣。甫之慎许可乃如此。

【韩驹陵阳集】《题阴铿诗》：右阴铿诗。铿与何逊齐名，世号阴何。今何逊集五卷，其诗清丽简远，正称其名；铿诗至少，又浅易，无他奇。其格律乃似隋唐间人所为，疑非出于铿。虽然，自隋唐以来，谓铿诗矣，故录之。

吴均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吴均集》二卷。　　晁氏曰：梁吴均叔宰也，史称均。博学才俊，体清拔，有古气，好事效之，谓之吴均体。有集二十卷。唐世搜求，止得十卷。今又亡其七矣。旧题误曰吴均，均乃唐人，此诗殊不类，而其中有赠柳贞阳、周兴嗣辈诗，固已知其非均。又有萧子云赠吴朝请入东诗，盖在武帝时为奉朝靖，则知为均也，无疑矣。萧子云诗八，萧子显朱异平筠王僧孺诗各一附。颜子推讥均，集中有破镜赋，今已亡之。

九百五卷

江淹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江淹诗集》十卷。

何逊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何逊集》二卷。　　晁氏曰：梁何逊仲言也。东海人，终水部员外郎。逊少能诗。州举秀才。范云见其文，嗟赏曰：“观文人质则过懦，丽则伤俗，能清浊古今，见之何生矣”。沈约谓：“每读卿诗，一日三复，犹不能已。”与刘孝绰俱以文章见重于世，谓之何刘，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，今亡逸不全。　　陈氏曰：本传集八卷。馆阁书目。今所传止此。

庾开府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庾开府集》二十卷。晁氏曰：周庾信子山也。南阳人，梁元帝时为散骑常侍，聘西魏，遂留长安。孝闵时终司宪大夫。信在梁与徐陵文并绮丽，世号徐庾体。有卣“滕王辶序”。　　陈氏曰：信，肩吾之子，仕梁及周，其在扬都，有集四十卷，及江陵又有三卷，皆兵火不存。今集止自入魏以来所作，而《哀江南赋》，实为首冠。

薛道衡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薛道衡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隋内史侍郎河东薛道衡元卿撰。诗凡十九篇。本集三十卷。所存止此。大抵隋以前文集存全者亡几多，好事者于类书中抄出，以备家数也。　　史言道衡每至构文必隐空齐，蹋壁而卧，闻户外人声便怒，其沉思如此。

宋之问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宋之问考功集》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宋之问延清也。汾州人。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，谄事太平公主，为考功员外郎。睿宗初贬钦州赐死。自魏建安讫江左诗律屡变，至沈约庾信，以音韵相婉附，属对精密。及之问期，又加靡丽，回忌声病，约句准篇，如锦绣成文，学者宗之，号“ 沈宋”。徐坚常论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，无施不可。其为当时所重如此。

沈期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沈期集》五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沈期云卿也，相州人。及进士第，由协律郎累迁弘文馆直学士，常侍中宗宴舞回波，为弄辞以悦帝，还赐牙绯。　　陈氏曰：自沈约以来，始以音韵对偶为诗，至期之问益加靡丽，学者号“ 沈宋” 。唐律盖始于此二人。皆以附二张进之问尤无行。　　石林叶氏曰：黄大临云，鲁直晚喜期宋之问诗，以为与杜审言同时，老杜五言不惟出其家法，参得二人之妙也。责宜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州，并不以书同行，箧中惟有《期集》一部。然鲁直文字中未尝及，当是不示人以朴也。吾尝问大临诗中所甚爱者，举“海外逢寒食，春来不见饧，洛阳新甲子，何日是清明”一篇，以为二十字中婉而有味，如人序百许言者然。今历论节气，有清明无寒食，流俗但以清明前为寒食，既不知清明，安能知寒食，此不可解也。

杜审言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杜审言集》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：杜审言必简也。襄阳人。预之后裔。擢进士。博才傲世，尝对武后赋《欢喜诗》，后叹重其文。与李峤、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，集有诗四十余篇而已。　　又《杜必简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著作郎襄阳杜审言必简撰，工部之祖也。唐初沈宋以来，律诗始盛行，然未以平仄失眼为忌。审言诗虽不多，句律极严，无一失粘者，甫之家传有自来矣。然遂欲衙官屈送宋，则不可也。　　杨诚斋序略曰：必简尝为吉州司户，今户曹赵君彦清，旁搜远摭得其诗四十二首，将刻枣以传好诗且以为户厅之宝玉大弓，属予集之。余观必简之诗，若“牵丝紫蔓长”，即“水荇牵风翠带长”之句也；若“鹤子曳童衣”，即“儒衣山鸟怪”之句也；若“云阴送晚雷”，即“雷声忽送千峰雨”之句也；若“风光新柳报，宴赏落花催”，即“星霜玄鸟变，身世白驹催”之句也。予不知祖宗之相似，其有意乎？抑亦偶然乎？至“如往来花不发，新旧雪仍残”，如“日气抱残虹”，如“愁思看春不当春，明年春色倍还人”，　如“飞花揽独愁，”皆佳句也。三世之后，莫之与京宜哉！

王维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王右丞集》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王维摩诘也。太原人。开元九年进士。终尚书右丞。维幼能属文，工草隶，善画，名盛。安禄山反，陷贼中，贼大宴凝碧池，赋诗痛悼，诗闻行在，后得免死。代宗访维文章于弟缙，裒集十卷上之。李肇记维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，”以为窃李嘉• 者。今嘉• 集无之。岂肇厚诬乎！　　陈氏曰：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，多异于他处本，而此集编次尤无伦。维诗清逸，追逼陶谢，辋川别墅图画，摹传至今，常与裴迪同赋，各二十绝句，集中又有与迪书图略曰，夜登华子冈，辋水沦涟，与月上下，寒山远火，明灭林外，深巷寒犬，吠声如豹，村墟夜舂，复与疏锺相间。此时独坐，僮仆静嘿，每思曩昔携手赋诗，

九百五卷

当待春中卉木蔓发，轻出水，白鸥矫翼，露湿青皋，麦雉朝句佳，倘能从我游乎。余每读之，使人有飘然独往之兴。迪诗亦佳，然他无闻于世，盖亦高人也。辋川在蓝田县西南二十里，本宋之问别图，维后表为清源寺，终墓其西。

王昌龄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王昌龄诗》六卷。《江宁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王昌龄少伯也，江宁人，开元十五年进士，为秘书郎又中宏词。不护细行，贬龙标尉。以世乱归乡里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。昌龄工诗，缜密而思清，时谓王江宁云。

孟浩然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孟浩然诗》一卷。《襄阳集》三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孟浩然也，襄阳人。工五言诗。隐鹿门山。年四十乃游京师。一日诸名士集秘省联句，浩然句曰：“ 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”。众皆钦伏。张九龄、王维，雅称道之。维私邀入禁林，遇玄宗临幸。浩然匿床下，维以闻。上曰：“素闻其人” 。因召见，命自诵所为诗，至“ 不才明主弃”之句。上曰：“ 不求进而诬朕弃人”，命放归。所著诗二百一十首。宜城处士王士源序次为三

卷，今并为一。又有天宝　纟　序。陈氏曰：唐进士孟浩然撰。宜城王士源序之。凡
中韦　　舀　二百

十八首，分为七类。太常　纟 舀　为之重序。　　东坡谓浩然诗韵高而才短，如造内
卿韦　　法酒

手，而无材料耶。

张燕公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张燕公集》三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张说道济也，洛阳人。永昌元年贤良方正策第一，累迁凤阁舍人。睿宗时兵部侍郎平章事。开元十八年终，左丞相，燕国公。说为文精壮，长于碑志，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。常典集贤图书之任，论撰国史，晚谪岳州，诗益凄惋，人谓得江山助。　　陈氏曰：说与苏廷贞号燕许大手笔，家未有苏许公集。

崔颢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崔颢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司勋员外郎崔颢撰。开元十年进士。才俊无行，黄鹤楼诗盛传于世。

崔国辅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崔国辅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集贤直学士礼部员外郎崔国辅撰。开元十三年进士。应县令举为许昌令，天宝中加学士，后以王鲁共近亲坐贬。诗凡二十八首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临海李氏本，后又得石林叶氏本，多六首。

綦毋潜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綦毋潜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待制集贤院南康綦毋潜孝通撰。南康，今赣州。

储光羲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储光羲诗集》五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监察御史鲁国储光羲撰。与崔国辅綦毋潜皆同年进士。天宝末，仍伪官贬死。顾况为集序。

常建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常建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常建也，开元十五年进士。欧阳永叔尝爱“ 竹迳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之句，乃建诗也。

杜牧之诗

【黄庭坚豫章集】《跋杜牧之冬至日寄阿宜诗》。　　眉人史彦柏，饱经史而能文，然有秦汉间侠气。平居矫矫，常欲立于万夫之表，求余书杜牧之诗以教其子。牧之语虽径庭，要为有益于小学诸生。至其论崔李，积钱百屋，无补于子孙，此救世之药石也，故欣然为之书。

【袁起岩东塘集】《跋杜牧之九日登齐山诗》：右唐池州刺史杜牧之九日登齐山诗，吟咏嗟叹之意，殆与风雅同也。后世骚人逸士，诵其诗者，悟真趣而销忿欲，岂特为是邦故事而已哉！后三百四十年，而某来为郡，诣学而拜遗像，访左史洞而观留题，慨然思古，为之三叹。因得李王所书公诗，刻置山寺。庶几梦想高躅，希万一焉。

李太白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翰林集》二十卷　　晁氏曰：唐李太白所作也。白集旧十卷，唐李阳冰序。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，凡歌诗七百七十六篇。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。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献及唐魏方所纂白诗，又裒唐类诗洎石刻所传者，通李阳冰乐史集，共一千一篇，杂著六十五篇。曾子固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，云，白蜀人。天宝初至长安，明皇召为翰林供奉，顷之不合去。安禄山反，明皇在蜀，永王节度东南，白时卧庐山，迫致之。败，坐繁浔阳狱，崔涣宋若思验治白，以为罪薄，释白囚，使谋其军。乾元元年，终以污事长流夜郎，以赦得释。过当涂以卒。始终更涉如此。此白之诗书所自序可考者也。旧史称白山东人，为翰林待诏。又称白在宣城谒见永王，遂辟为从事。而新书又称

九百五卷

白流夜郎，还浔阳，坐事卜狱，宋若思释之者，皆不合于白之自序，盖史误也。予按杜甫诗，亦以白为山东人。而苏子瞻尝恨白集为庸俗所乱，则白之自序，亦未可尽信，而遂以为史误，近蜀本又附入左绵邑人所裒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，尤为浅俗。白天才英丽，其辞逸荡隽伟，飘然有超世之心，非常人所及，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也。　　陈氏曰：《唐志》有《草堂集》二十卷，李阳冰所录也。今按阳冰序文，但言十丧其九，而无卷数。又乐史序文称《李翰林集》十卷，别收歌诗十卷，校勘为二十卷，又于馆中得赋序书表赞颂等，亦为十卷，号为《别集》。然则三十卷者，乐史所定也。家藏本不知何处。本前二十卷为诗，后十卷为杂著，首载阳冰、史及魏颢、曾巩四序，李华、刘全白、范传正、裴敬碑志。卷末又载新史本传、而姑孰十咏、笑矣悲来、草书三歌行亦附焉。复著东坡辩证之语，其本最为完善。别有蜀刻大小二本，卷数亦同，而首尾专载碑序。余二十三卷歌诗，而杂著止六卷，有宋敏求后序，言，旧集歌诗七百七十六篇，又得工溥及唐魏万本同裒唐类诗诸编洎石刻所传广之。无虑千篇，以别集杂著附其后。曾巩盖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。以校旧藏本篇数，如其言，然则蜀本即宋本也耶！末又有元丰中毛渐题云：以宋公编类之勤，曾公考次之详，而晏公又能镂板以传于世。乃晏知止刻于苏州者。然则蜀本盖传苏本而苏今不复有矣。李阳水撰《太白诗集序》：李白，字太白。陇西成纪人。凉武昭王九世孙，蝉联组，世为显著。中叶非罪，谪居条支，易姓与名。然白穷蝉至舜，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，亦可叹焉。神龙之始，逃归于蜀，复指李树而生伯阳。惊姜之夕，长庚入梦，故生而名白，以太白字之。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。不读非圣之书，耻为郑卫之作，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。凡所著述，言多讽兴，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，驰驱屈宋，鞭挞扬马，千载独步，唯公一人。故王公趋风，列岳结轨，群贤翕习，如鸟归凤。卢黄门云：陈拾遗横制颓波，天下质文，翕然一变。至今朝诗体，尚有梁陈宫掖之风，至公大变，扫地并尽。今古文集遏而不行，唯公文章，横被六合，可谓力敌造化欤！天宝中，皇祖下诏徵就金马，降辇步迎，如见绮皓，以七宝床赐食，御手调羹以饭之。谓曰：“卿是布衣，名为朕知，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！”置于金銮殿，出入翰林中，问以国政，潜草诏诰，人无知者。丑正同列，害能成谤，格言不入，帝用疏之。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。咏歌之际，屡称东山。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，谓公谪仙人。朝列赋谪仙之歌，凡数百首，多言公之不得意。天子知其不可留，乃赐金归之。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，请北海高天师授道于齐州紫极宫，将东归篷莱，仍羽人，驾丹丘耳。阳冰试弦歌于当涂，心非所好，公遐不弃我，乘扁舟而相顾。临当拄冠，公又疾极，草藁万卷，手集未修，枕上授简，俾余为序。论关雎之义，始愧卜商；明春秋之辞，终惭杜预。自中原有事，公避地八年。当时著述十丧其九，今所存者，皆得之佗人。马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。又乐史《后序》：李翰林歌诗，李阳水纂为《草堂集》十卷。史又别收歌诗十卷，与《草堂集》互有得失，因校勘排为二十卷，号曰《李翰林集》。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，亦排为十卷，号曰《李翰林别集》。翰林在唐天宝中，贺秘监闻于明皇帝，召见金銮殿，降步辇迎，如见绮皓。草和蕃书，思若悬河。帝嘉之，七宝方丈，赐食于前，御手调羹。于是置之金銮殿，出入翰林中，其诸事迹，《草堂集序》、范传正撰新墓碑亦略而详矣。史又撰《李白传》一卷，事又稍周，然有三事，近方得之。开元中，禁中初重木芍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药，即今牡丹也。开元天宝花木记云：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也。得四木，红、紫、浅、红、通白者。上因移植于兴废池东，沉香亭前。会花方繁开，上乘照夜车，太真妃以步辇从，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，得乐一十六色。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，手捧檀板，押众乐前，将欲歌之。上曰："赏名花对妃子，焉用旧乐辞焉！"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《清平调》辞三章。白欣然承诏旨，由若宿酲未解，因援笔赋之。其一曰："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，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"其二曰："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。"其三曰："名花倾国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"龟年以歌辞进，主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，遂促龟年以歌之。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，酌西凉州蒲萄酒，笑领歌辞，意甚厚。上因调玉笛以倚曲，每曲偏将换，则迟其声以媚之。太真妃饮罢，敛绣巾重拜。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。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，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辞，力士曰："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，何翻拳拳如是邪？"太真妃因惊曰："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？"力士曰："以飞燕指妃子，贱之甚矣。"太真妃颇深然之。上尝三欲命李白官，卒为宫中所捍而止。白尝有知鉴，客并州，识汾阳王郭子仪于行伍间，为脱其刑责而奖重之。及翰林坐永王之事，汾阳功成，请以官爵赎翰林，上许之，因而免诛。翰林之知人如此，汾阳之报德如彼。白之从弟令闻，常目白曰："兄心肝五脏皆锦绣邪？不然何开口成文，挥翰雾散尔！"传中漏此三事，今书于序中。白有歌云："吟诗作赋北窗里，万言不及一杯水。"盖叹乎有其时而无其位。呜呼以翰林之才名，遇玄宗之知见，而乃飘零如是！宋中丞蔫于圣真云："一命不，四海称屈，得非命欤！"白居易赠刘禹锡诗云："诗称国手徒为尔，命压人头不奈何！"斯言不虚矣。凡百有位无自轻焉。撰集之次。聊存梗概而已。时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。又，宋敏《后序》：唐李阳冰，序李白《草堂集》十卷。云"当时著述，十丧其九"。咸平中，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，合为《李翰林集》二十卷，凡七百七十六篇。史又纂杂著为《别集》十卷。治平元年，得王文献

九百五卷

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秩，凡广一百四篇，惜遗其下秩。熙宁元年，得唐魏万所纂诗集二卷，凡广四十四篇。因裒唐类诗诸编，洎刻石所传，别集所载者，又得七十七篇，无虑千篇，沿旧目而正其汇次，使各相从，以别集附于后。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，合为三十卷。同舍吕缙叔出《汉东紫阳先生碑》而残缺间莫能辨，不复收云。夏五月晦，常山宋敏求题。又曾巩《后序》李白集三十二卷，旧歌诗七百七十六篇，今千有一篇，杂著六十五篇者，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。次道既以类广白诗，自为序，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。余得其书，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。盖白蜀郡人，初隐岷山，出居襄汉之间，南游江淮，至楚，观云梦。云梦许氏者，高宗时宰相圉师之家也，以女妻白，因留云梦者三年。去之齐鲁，居徂来山竹溪，入吴，至长安。明皇闻其名，召见，以为翰林供奉。顷之，不合，去。北抵赵魏燕晋，西涉岐 ，历商於，至洛阳，游梁最久。复之齐鲁，南游淮泗，再入吴，转徙金陵，上秋浦寻阳。天宝十四载，安禄山反。明年，明皇在蜀，永王节度东南。白时卧庐山，迫致之。军败丹阳，白奔亡至宿松，坐系寻阳狱。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，以为罪薄宜贳。而若思军赴河南，遂释白囚，使谋其军事。上书肃宗，荐白才可用，不报。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。乾元元年，终以污事长流夜郎，遂泛洞庭，上峡江，至巫山，以赦得释，憩岳阳江夏。久之，复如寻阳，过金陵，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。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。白过之，以病卒，年六十有四。是时宝应元年也。其始终所更涉如此，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。刘全白为白墓志，称白偶乘扁舟，一日千里，或遇胜景，终年不移。则见于白之自叙者，盖亦其略也。旧史称白山东人，为翰林待诏，又称永王节度扬州，白在宣城谒见，遂辟为从事。而新书又称白流夜郎，还寻阳，坐事下狱，宋若思释之者，皆不合于白之自叙，盖史误也。白之诗连类引义，虽中于法度者寡，然其辞闳丽隽伟，殆骚人所不及，近世所未有也。旧史称白有逸才，志气宏放，飘然有超世之心。余以为实录，而新书不著其语，故录之，使览者得详焉。南丰曾巩序。又毛渐后序。临川晏公知止，字处善，守苏之明年，政成暇日，出李翰林诗以授于渐，曰：“ 白之诗历世浸久，所传之集率多讹缺。予得此本，最为完善，将欲镂板以广其传” 。渐切谓李诗为人所尚，以宋公编类之勤，而曾公考次之详，世虽甚好不可得而悉见。今晏公又能镂板以传，使李诗复显于世，实王公相与成始而成终也。元丰三年夏四月，信安毛渐校正谨题。斌又萧士贝撰《李白诗序》：唐诗大家，数李杜为称首。古今注杜诗者号千家，注李诗者，曾不一二见，非诗家一欠事欤？仆自弱冠，知诵太白诗，时习举子业，虽好之，未暇究也。厥后乃得专意于此，间趋庭以求闻所未闻，或从师以靳解所未解。真思遐想，章究其意之所寓；旁搜远引，句考其字之所原。若夫义之显者，概不赘演或疑其赝作，则移置卷末，以俟其眼者自择焉。此其例也。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锦所刊春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，惜其博而不能约，至取唐广德以后事，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，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东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，亦引用焉。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，择其善者存之，注所未尽者，以予所知附其后，混为一注。全集有赋八篇。予见本无注，此则并注之。标其目曰：《分类补注李太白集》吁！晦庵朱子曰：“太白诗从容于法度之中，盖圣于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诗者。”则其意之所寓，字之所原，又岂予寡陋之见所能知，乃欲以意逆志于数百载之上，多见其不知量矣。注成，不忍弃置，又从而刻诸枣者，所望于四方之贤友是正之，发明之，增而益之，俾笺注者由是而十百千焉，与杜注等，顾不美欤！其毋诮以注虫鱼，幸甚。至元辛卯中秋日，章贡金精山北冰人粹斋萧士斌粹可。

【苏东坡集】《书李太白诗》今太白集中有《归去来乎》《笑矣乎》，及《赠怀素草书》数诗，决非太白作，盖唐末五代间学贯休齐已辈诗也。余旧在富阳，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，过彭泽唐兴院，又见太白诗亦非是，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。集中往往有临时卒然之句，故使妄庸敢尔。若杜子美，岂复有伪撰者耶？

【黄裳演山集】《书李太白对月诗后》：人惟不足，所以有声，始求其言，犹生于不足使然而然者也。及俄而舞乃出于不知自然而然者也。泯三不足，混一不知，入乎天德而为一乐，不亦至乎。谪仙之歌，未尝不继以舞，世俗之见以为太白牵于纵逸之才思而已，此知谪仙之小者也。故明于诗后。

【黄庭坚豫章文集】《题太白诗草后》：余评李白诗，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，无首无尾，不主故常。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。吾友黄介，读《李杜优劣论》曰：“ 论文不当如此。”余以为知言。及观其藁书，大类其诗，弥使人远想慨然自在。开元至德间，不能以书传，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，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？

【元吴徵支言集】《题李太白二诗后》：太白诗中之圣，其语有似乎天仙，此二诗尤超逸。然其指归，不过籍醉以遣累耳。太白尝见司马子徽，亦闻所谓坐忘者乎。偿得闻之，虽不饮一滴而百虑俱消，岂必如刘伯伦阮嗣宗哉！惜乎其有仙才而未闻道也。陆游《跋李太白诗》此本颇精，今当涂本，虽字大可喜，然极谬误，不可不知也。

【周益公大全集】《书太白庐山诗记》庐山之南，有寻真冲虚观，古名咏真《道书真诰》述三十六洞天，而咏真为第八，七十二福地，庐山为元辰福地，是观即咏真洞天，五老峰正在其后。唐正元间，女冠蔡寻真居之，因以名观。后有白龙潭飞瀑注焉，旧史云：汉武帝过九江，筑羽章馆于屏风叠，下临相思涧。今五老一峰叠石如屏障，盖其故地。潭上有绿净亭，右见熙宁中陈令举贤良庐山记。乾道丁亥十月己未，予来游宿焉，明日登采访使

者阁，望叠石峰仅在百步间。相连即师子峰。石山无草木，晓日下照，宛如赤城，奇姿巧势，不可名状。乃取李太白“ 屏风九叠云锦张”之句，题其榜曰：云锦阁。龙潭在观后里许，水作琉璃色，其中数尺正黑。知观汤善翔云，深数十丈，相传为洞天之门，未知然否。潭上有灵泽龙祠，殆绿净亭基耶？淳熙已酉秋，舣舟南康，略来山南，不暇再往，惟一至折桂，登黄云观而归。回首旧游，垂三纪矣。明年道录皇甫居中以事来庐陵，求予书太白诗，将刻之观中，欣然许之。黄云正倚五老，虽晚出，然登览最远，前守朱元晦所创。其名亦出此诗云。

杜甫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杜工部诗集注》三十六卷。《校定集》二十二卷。　　陈氏曰：蜀人郭知达所集九家注，世有称东坡杜诗故事者，随事造文，一一牵合，而皆不言其所自出，且其辞气首末出一口，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。书坊辄巢力入集注中，殊败人意。此本独削

九百五卷

去之。福清曾噩子肃刻板五羊漕司，字大宜老，最为善本。宋子京赞唐兴诗人，承陈隋风流，浮靡相矜，至宋之问沈期等，研揣声音，浮切不差，而号律诗，竞相沿袭，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。然恃华者质反，好丽者壮违，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。至甫浑涵汪茫，千汇万状，兼古今而有之。李人不足，甫乃厌余，残膏剩馥，沾丐后人多矣。故元稹谓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。甫又善陈时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言不少衰。世号“诗史”。昌黎韩愈于文章少许可，至歌诗独推曰：“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”。诚可信云。

【杜工部集】：王洙撰《杜工部诗史旧集序》叙曰：杜甫，字子美，襄阳人，徙河南巩县。曾祖依艺巩令。祖审言，膳部员外郎。父闲，奉天令。甫少不羁，天宝中献三赋，召试文章，授河西尉，辞不行，改右卫率府胄曹。天宝末，以家避乱　。独转陷贼中。至德二载，窜归凤翔，谒肃宗，授左拾遗，诏许至　迎家。明年收京，扈从还长安。房• 罢相，甫上疏论• 有才，不宜废免，肃宗怒，贬•　州刺史，出甫为华州司功。属关辅饥乱，弃官之秦州，又居成都同谷，自负薪采木吕，饣甫不给。遂入蜀，卜居成都浣花里，复适东川。久之，召补京兆府功曹，以道阻不赴，欲如荆楚。上元二年，闻严武镇成都，自阆挈家征焉。武归朝廷，甫浮游左蜀诸郡。往来非一。武再镇两川，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，赐绯。永泰元年夏，武卒。郭英代武，崔旰杀英，杨子琳柏贞节举兵攻旰，蜀大乱，甫逃至梓州。乱定归成都，无所依。乃泛江游嘉戎，次云安，移夔州。大历三年春，下峡至荆南。又次公安，入湖南，沂沿湘流，游衡山，寓居耒阳，尝至岳庙，阻暴水旬日。不得食。耒阳聂令知之，自具舟迎还。五年夏，一夕醉饱卒，年五十九。观甫诗与唐实录，犹概见事迹，比新书列传，彼为驳。传云：召试京兆兵曹。而集有《官定后戏赠》诗，注云：初受河西尉，辞，改右卫率府胄曹。传云：遁赴河西，诣肃宗于彭原，而集有《喜达行在》诗，注云：自京窜至凤翔。传云：严武卒，乃游东蜀，依高适，既至而适卒。按适自东川入朝，拜省散骑常侍，乃卒。又集有《忠州闻高常侍亡》诗。传云：扁舟下峡，未维舟，而江陵乱，乃游襄衡。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诗至多。传云：甫永泰二年卒。而集有《大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寄诗》及别题大历年者数篇。须溪先生云：甫诗最可考。而旧史疏　至此。他不可考，奈何！甫集初六十卷，今秘府旧藏、通人家所有，称大小集者，皆亡逸之余，人自编摭，非当时第叙矣。搜裒中外书，凡九十九卷。古本二卷，蜀本二十卷，集略十五卷，樊晃序小集六卷，巢光宪序二十卷，郑文宝字少陵集二十卷，别题小集二卷，孙仅一卷，杂编三卷。除其重复，定取千四百有五篇。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，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，视居行之次，若岁时为先后，分十八卷。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，合二十卷。意兹未可谓尽。它日有得，尚副益诸。宝元二年十月，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王洙原叔记。又王安石《序》：序曰：予考古之诗，尤爱杜甫氏作者，其辞所从出，　莫知穷极，而病未能学也。世所传已多，计尚有遗落，思得其完而观之。每一篇出，自然人知，非人之所能为，而为之者，惟其甫也，辄能辨之。予之令鄞，客有授予古之诗，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，观之，予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，其文与意之著也。然甫之诗，其完见于今者，自予得之。世之学者，至乎甫而后，为诗，不能至，要之，不知诗焉尔。呜呼！诗其难，惟有甫哉！自《洗兵马》下，序而次之，以示知甫者。且用自发焉，皇• 壬辰五月日，临川王安石序。须溪先生云：辞极节制，颇以老吏判语。

【刘将孙养吾集】《新刊杜诗序》有杜诗来五百年，注者以二三百数，然无善本，至或伪苏注，谬妄钳劫可笑，自或者谓少陵诗史，谓少陵一饭不忘君，于是注者深求而僵附，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句句字字必传会时事曲折，不知其所谓史所谓不忘者。公之于天下，寓意深婉，初不在此。诗有风有隐，工部大雅与三百篇相望，讵有此心胸哉。此岂所以为少陵。第知肤引以为忠爱，而不知陷于险薄，凡注诗尚意者，又蹈此弊，而杜集为甚诸。后来忌诗，妒诗，疑诗，开诗祸皆起此。而莫之悟此，不得不为少陵辨者也。先光君于须溪先生，每浩叹学诗者各自为宗，无能读杜诗者，类尊丘垤而恶睹昆仑。平生娄看杜集既选为兴观，他评泊尚多，批点皆各有意，非但谓其佳而已。高楚芳类粹刻之，复删旧注无稽者，泛滥者，特存精确必不可无者，求为序以传。坡公谓杜诗似史记，今闻者特以坡语大不敢异，竟无知其所以似史记者。予欲著之，此义似评杜诗为僭，独为注本言之。注杜诗如注庄子，盖谓众人事、眼前语，一出尽变事外意、意外事，一语而破无尽之书，一字而含无涯之味。或可评不可注，或不必注，或不当注，举之不可偏，执之不可著，常辞不极于情，故事不给于弗也。然讵能尔！是本净其繁芜，可以使读者得于神，而批评[才票]掇，足以灵悟，固草堂集之郭象本矣。楚芳于是注，用力勤，去取当，校正审，览他本草草，藉吾家名以欺者甚远，相之者吾门刘郁云。

【杜工部集】：王琪《增修王原叔编次杜诗后记》：近世学者，争言杜诗，爱之深者，至剽括句语，迨所用险字而模画之，沛然自以绝洪流而穷深源矣。又人人购其亡逸，多或百余篇，少或数十句，藏去矜大，复自以为有得。翰林王君原叔，尤嗜其诗，家素畜先唐旧集，及采秘府名公之室，天下士人所有得者，悉编次之，事具于记，于是杜诗无遗矣。子美博闻稽古，其用事，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，然缺久矣。后人妄改而补之者众，莫之遏也。非原叔多得其真，为害大矣子美之诗词，有近质者，所谓转石于千仞之山，势也。学者尤效之而过甚，岂远大者难窥乎？然夫子之删《诗》也，至于桧曹小国，寺人女子之诗，苟中法度，咸取而弦歌。善言诗者，岂拘于人哉！原叔虽自编次，余病其卷帙之多，而未甚布，暇日与苏州进士何君、丁君修，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诸集，聚于郡斋而参考之，三月而后已。义有兼通者，亦存而不敢削，阅之者固有浅深也。而又吴江邑宰河东裴君煜取以覆视，乃益精密，遂镂于板，庶广其传。或俾余序于篇者，曰：如原叔之能文，称于世，止作记于后。余窃慕之。且余安知子美哉？但本末不可阙书，故概举以附于卷终。原叔之文，今迁于卷首云。嘉• 四年四月望日，姑苏郡守太原王琪后记。

【华镇云溪居士集】《题杜工部诗后》：余喜读杜工部诗，渐老目力不逮，大书一部，以便观览。旧集虽五言七言，古诗近体，各以类聚，然编次随岁月先后，长篇短阕，参错不伦。今因韵数由少及多以为叙，亦自便之一端。元丰间，王文公在江宁，尝删工部、翰林、韩文公、欧阳文忠诗，以杜李欧韩相次，通为一集，目曰四选。此中用丹晕其题首者，皆四选之所录。或一诗数章，止取一二，则晕其首句，以志王公之去取。大观戊子七月八日，会稽华镇题。

【方丘先生集】《题杜甫诗本》：子美诗两秩，吾褚中旧藏。两客东南，往返四万里，此书无一日不在几桉。官蜀泮之一年，即失其一，来天彭复得之，已坏数板矣。仍缉而新之，其既失而复得者抑自有数耶！此细字过目，宛如十余年前不改，此书之未忍弃我而复归耶！

【黄长睿集】《跋洛阳所得杜少陵诗后》：政和二年夏在洛阳，与法曹赵来叔因检校职事同出上阳门，于道北古精舍中避暑，于法堂壁间弊箧中得此帙。所录杜子美诗，颇与今

九百五卷

行椠本小异，如“ 忍对江山丽” ，印本“ 对” ，乃作“ 待”，“ 雅量涵高远”，印本“ 涵”乃作“ 极”，当以此为正。若是者尚多，予方欲借之，寺僧因以见与。遂持归，校所藏本，是正颇多，但偶忘其寺名耳。六年二月十一日，舟中偶翻旧书，见之，因题得之所自云。山阳还丹阳，是夕宿扬州郭外。长睿父题。

【草堂集】：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跋》：少陵先生博极群书，驰骋今古，周行万里，观览讴谣，发为歌诗，奋乎国风雅颂不作之后。比兴相侔，哀乐交贯，揄扬叙述，妙达乎真机；美刺箴规，该具乎众体。自唐迄今，余五百年，为诗学之宗师，家传而人诵之。故元徽之志其墓曰：“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。”信斯言矣！况我国家祖宗肇造以来，设科取士，词赋之余，继之以诗，诗之命题，主司多取是诗。惜乎世本讹舛，训释纰缪，有识恨焉，梦弼因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，圭复参校，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先生用舍之行藏，作诗岁月之先后，以为定本。每于逐句本文之下，先正其字之异同，次审其音之反切，方作诗之义以释之。复引经子史传记，以证其用事之所从出，离为五十卷，目曰《草堂诗笺》。凡校雠之例，题曰樊者，唐润州刺史樊冕小集本也；题曰晋者，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也；曰欧者，欧阳永叔本也；曰宋者，宋子京本也；王者，乃介甫也；苏者，乃子瞻也；陈者，乃无已也；黄者，乃鲁直也。刊云一作某字者，系王原叔、张文潜、蔡君谟、晁以道及唐之顾陶本也。又如宋次道、崔德符、鲍钦止暨太原王禹玉、王深父、薛梦符、薛苍舒、蔡天启、蔡致远、蔡伯世，皆为义说。其次如徐居仁、谢任伯、吕祖谦、高元之暨天水赵子栎、赵次翁、杜修可、杜立之、师古、师民瞻亦为训解。复参以蜀石碑，诸儒之定本，各因其实以条纪之。至于旧德硕儒，间有一二说者，亦两存之，以俟博识之决择。是集之行，俾得之者手披目览，口诵心惟，不劳思索而昭然义见，更无纤，毫凝滞。如亲聆少陵之謦[亥欠]，而熟睹其眉宇，岂不快哉！太宋嘉泰天开甲子正月谷旦，建安三峰东塾蔡梦弼传卿谨识。又胡宗愈《草堂诗碑序》：序曰：草堂先生，谓子美也。草堂，子美之故居，因其所居而号之曰草堂先生。先生自同谷入蜀，遂卜成都浣花江上万里桥之西为草堂以居焉。唐之史记前后抵捂，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。其后，先生寄题草堂云：“ 经营上元始，断手宝应年。”然则先生之来成都，殆上元之初乎！严武入朝，先生送武至巴西，遂如梓州，蜀乱乃之阆州，将游荆楚。会武再镇两川，先生乃自阆州挈妻子归草堂。武辟先生为参谋。武卒，蜀又乱，先生去之东川，移居夔州，遂下荆湖，沅湘，上衡山，卒于耒阳。先生以诗鸣于唐，凡出处去就，动息劳佚，悲欢忧乐，忠愤感激，好贤恶恶，一见于诗。读之可以知其世，学士大夫谓之“ 诗史。其所游历，好事者随处刻其诗于石，及至成都则阙然。先生之故居，松竹荒凉，略不可记。今丞相吕公镇成都，复作草堂于先生之旧址，绘先生之像于其上。宗愈假符于此，乃录先生之诗，刻石置于草堂之壁间，先生虽去此，而其诗之意有在于是者，亦附其后。庶几好事者，于以考先生去来之迹云。元• 庚午，资政殿学士中大夫知成都军府事胡宗愈序。

【东观余论】《杜子美诗笔次序辨》董君新序，称甫为《淑妃皇父碑》在开元二十二年，

最少作也。予案是年，甫才二十四岁，宜为少作，然案碑文，妃卒、葬皆在二十年。然此碑乃其子婿郑潜耀令甫作，未必在是年。碑末云：“ 甫忝郑庄之宾客，游窦主之园林。以白头之嵇阮岂独步于崔蔡，野老何知，斯文见托。”若其葬年所作，岂得序称白头嵇阮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与野老何知哉！及其铭曰：“ 日居月诸，丘垅荆杞。列树拱矣，丰岂缺然。”则其立碑盖在葬后六年，非甫年二十四，当开元二十三年皇甫葬时所作也。盖董君不考立碑年，但考其葬年，故误尔。董君新序称：永泰元年，严武移山南，崔旰乱，甫避秦川，定后还成都，即浮江东，欲适吴楚。按武卒于成都，故有《哭仆射诗》，则武未尝移镇山南也。又有《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》，当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，非崔旰乱之后，此二事舛讹。又至　迎家，后收京，扈从还长安。董于归　，便言移华州，漏还京一节。王原叔集杜诗古诗，甫《与章梓州诗》，及《游惠义寺》等，皆武初尹之前，律诗则在初尹之后，二者必有一误。据王序、武归朝廷，甫浮游左蜀，往来非一，则律诗所序是也。古诗《田父美严中丞》一篇，次序误矣。原叔以召补京兆功曹不赴，欲如荆楚，在严公初尹前，非是盖律诗《寄巴州》注云：时甫除功曹在东川。在武初尹之后，故误也。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观杜集二序，因正之。

【黄庭坚豫章集】《刻杜子美巴蜀诗序》：自予谪居黔州，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，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，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。而日前所见，录录不能办事，以故未尝发于口。丹棱杨素翁拿扁舟，蹴犍为，略陵云，下郁鄢，访余于戎州，闻之欣然。请攻坚石，募善工，约丹棱之麦三食新而毕，作堂以宇之，予因名其堂曰大雅，而悉书遗之。此西州之盛事，亦使来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。

【清江三孔集】《书杜子美〈哀江头〉诗后》昔唐文宗尝诵杜甫诗，至“ 江头宫殿锁千门，细柳新蒲为谁绿” ，于是曲江四面为行宫台殿以壮之。其笃信子美诗至于如此。尝窃评之，自晋宋以来，诗人气质萎弊，而风雅几绝，至唐之诸公，磨濯光耀，与时争出，凡百余年。而后子美杰然自振于开元天宝之间。既而中原用兵，更涉患难，身愈困苦，而其诗益工。大抵哀元元之穷，愤盗贼之横，褒善贬恶，尊君卑臣，不琢不砻，暗与经会，盖亦骚人之伦，而风雅之亚也。自甫之没，其诗益重，故能感悟文宗，而使之有所更新。然其施为改易，不见之于政事，惟嬉游是广，台榭是增，是岂子美之意哉！吾于斯见子美之穷，已死而犹不遇也。余固喜诗，愿以子美为诗者，又尝诵其《哀江头》之作，故感而书其后焉。亦以见观诗如文宗者，不为知子美也。

注杜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晁氏曰：唐杜甫子美也，审言之孙。玄宗朝，献太清宫享庙及郊奏赋三篇，使待制集贤院，宰相试文，再迁右卫率府胄曹，终于剑南参谋检校工部员外。旷放不自捡，

好论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。少与李白齐名，时号“ 李杜”。数当寇乱，挺节无污，为歌诗伤时桡弱，情不忘君，人怜其忠云。集有王洙原叔、王琪君玉序，本朝自原叔以后，学者喜观甫诗，世有为之注者数家，率皆鄙浅可笑，有托原叔名者，其实非也。吕徵仲在成都时，尝谱其年月。近时有蔡兴宗者。再用年月编次之。而赵次公者，又以古律诗杂次第之，且为之注。两人颇以意改定其误字云。　　陈氏曰：按《唐志》六十卷，小集六卷，王洙原叔搜裒中外书九十九卷，除其重复，定取千四百五篇，古诗三百九十九，近体千有六，起太平时，终湖南所作，视居行之次，若岁时为先后，别录杂著为二卷，合二十卷，宝元二年记，遂为定本。王琪君玉，嘉• 中刻之姑苏，且为后记，元稹墓铭亦附第

九百五卷

二十卷之末。又有遗文九篇，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。蜀本大略同，而以遗文入正集中，则非其旧也。世言子美诗集大成而无韵者几不可读。然开元以前文体，大略如此，若《三大礼赋》，辞气壮伟，又非唐初余子所能及也。

【工滹南先生集】《跋注杜诗》：世所传十注杜诗，其间有曰：新添者四十余篇。吾舅周君德卿尝辨之云：唯《瞿唐怀古》、《呀鹘行》、《送刘仆射惜别行》，为杜无疑，自余皆非本真，盖后人依仿而作，欲窃盗以欺世者。或又妄撰其所从得，诬引名士以为助，皆不足信也，东坡尝谓：太白集中，往往杂入他人诗，盖其雄放不择，故得容伪，于少陵则决不能。岂意小人无忌惮如此！其诗大抵鄙俗狂瞽，殊不可读，盖学步邯郸失其故态，求居中下且不得，而欲以为少陵，真可悯笑！《王直方诗话》既有所取，而鲍文虎、杜可间为注说，徐居仁复加编次，甚矣！世之识真者少也。其中一二，虽稍平易亦不免蹉跌，至于《逃难》、《解忧》、《送崔都水》、《闻惠子过东溪》、《巴西观涨》及《呈窦使君》等，尤为无状。洎余篇大似出于一手，其不可乱真也，如粪丸之在隋珠，不待选择而后知，然犹不能辨焉，世间似是而相夺者，又何可胜数哉！予所以发愤而极论者，不独为此诗也。吾舅自幼为诗，便祖工部，其教人亦必先此。尝与予语及新添之诗，则[山颠]蹙曰：“ 人才之不同，如其面焉。耳目鼻口相去亦无几矣，然谛视之，未有不差殊者。诗至少陵，他人岂得而乱之哉！公之持论如此” ，其中必有所深得者，顾我辈未之见耳。表而出之，以俟明眼君子云。

王季友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王季友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王季友撰，元结《篋中集》有季友诗二首，今此集有七篇，而《篋中》二首不在焉。杜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者，意即其人也耶？

岑嘉州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岑嘉州集》八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嘉州刺史南阳岑参撰，文本之曾孙，天宝三载进士，为补阙左史郎官，与杜甫唱和。

李嘉· 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嘉· 诗》二卷。　　又集一卷。陈氏曰：唐台州刺史李嘉· 从一撰。天宝七载进士，亦号《台阁集》，李肇称其“ 水田飞白鹭，夏木啭黄鹂”之句，王维取之以为七言。今按此集无之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李嘉· 别名从一，赵州人，天宝七年进士，为秘书正字，袁、台二州刺史，善为诗，有绮靡婉丽，齐梁之风，时以比吴均何逊云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郎士元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郎士元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郎士元字君胄，中山人，天宝十五载进士，为郢州刺史，与钱起俱有诗名，而士元尤更清雅，时朝廷公卿出牧奉使，若两人无诗祖行，人以为愧。

包佶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包佶集》一卷。　　《唐史艺文志》何、佶，皆包融之子。兄弟齐名，世称二包。融与储光羲，皆延陵人。曲阿，有余杭尉丁仙芝、缑氏主簿蔡隐丘、监察御史蔡希周、渭南尉蔡希寂、处士张彦惟张湘、校书郎张晕、吏部常选周、长洲尉谈[贡戈]；句容有工府参军殷遥、硖石主簿樊光、横阳主簿沈如筠；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、处士徐延寿、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、武尉申堂。十八人皆有诗名。殷蟠汇次其诗，为《丹阳集》者。　　陈氏曰：唐秘书监包佶，选天宝六载进士，兄何，后一年。

钱考功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钱考功集》二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钱起徵之父，吴郡人，天宝中举进士。初从乡荐，客舍月夜，闻人哦于庭曰：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，起摄衣从之，无所见矣。及就试诗题，乃湘灵鼓瑟也。“ 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，主文李晖深嘉之，擢至高第，释褐授校书郎。终考功，与郎士元齐名。时曰“ 前有沈宋，后有钱郎” 。

韩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韩友集》五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韩君平，南阳人。天宝十三载进士，淄青

侯希逸，宣城李勉。继辟幕府。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，终于中书舍人。诗兴致繁富，朝野重之，陈氏曰：“ 以春城飞花之句，受知德宗。”

【李璧雁湖集】《跋唐韩诗后》：尝观唐德宗擢韩事，唐于是失政矣。大官之重而轻以用之如此。好事者顾以为美谭，何哉？此诗，未为甚佳，又以为坡所书，吾疑之。

顾况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顾况集二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顾况字逋翁，苏州人，至德二年江东进士。善为歌诗，性谐谈。德宗时柳浑辅政，以秘书郎召况善李秘，及𢍰相，自谓当得达官。久迁著作郎，及𢍰卒，有调笑语，贬饶州司户，卒。集有皇甫　序。陈氏曰：　尝言吾，自为顾况作序，未尝许他人，况在唐盖为人推重也。集本十五卷，今止五卷，不全。

九百六卷

永乐大典卷之九百六　　二支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诗　诸家诗目二

韦应物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韦苏州集》十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韦应物，京兆人，天宝时为三卫，后作洛阳丞，京兆府功曹，知滁江二州，召还，或娼其进，媒孽之出为苏州刺史。诗律自沈宋以后，日益靡漫，锼章刻句，揣合浮切，虽音韵谐婉，属对丽密，而闲自雅平淡之气不存矣。独应物之诗驰骤，建安以还，得其风格云。韩子苍曰：苏州少以三卫郎事玄宗，豪纵不羁。玄宗崩，始折节务读书，故其逢杨开府诗曰：少事武皇帝，无赖恃恩私，身作里中横，家藏亡命儿。朝持樗蒲局，暮窃东邻姬。司隶不敢捕，立在白玉墀。一字都不识，饮酒肆顽痴。云云然余观其人，为性高洁，鲜食寡欲，所居扫地焚香而坐，与豪纵者不类。其诗清深妙丽，虽唐诗人之盛，亦少其比，又岂以晚节把笔学为者，岂苏州自序之过欤？徐师川云：韦苏州诗，人多言其古淡，，乃是不知言。自李杜以后，古人诗法尽废，惟苏州有六朝风致，最为流丽。

【刘须溪集】《韦苏州诗序》诗难评，观诗亦复未易忆与陈俞舜卿诵韦苏州一二语，高处有山泉极品之味，共恨未见全集，偶郡有京递，舜卿附急足，半月得之，报予，共读中读数首辄意倦，再看复然。复取前选语，视上下殊不逮，因不敢复论。予后得此本，卧起与俱，久而形神相入，欲就舜卿语，而故人不可得矣。今人尝诵“ 兵卫森画戟，燕寝凝清香”，政尔无谓。惟朱韦裔举诸生时“ 列坐共爱风满林” ，乃能令人意消，颇有悟入。然全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集若此无数，诗经评泊，别是眉目。如“ 白日淇上没，空闺生远愁”，正似不著一字，坐见魂销。“ 逍遥无 事，松风入南轩” ，此起此结，复在比兴之外，岂可以心力为之？苏州五字已多，即他乡到是归，是他人几许，造次能道及其春容。若佳人亦携手，再往今不同，“其含情欲诉，乃在数字之后” 。风澹意伤春，池寒花敛夕，襟怀眼景，郁折如此，又岂更道哉！后来非无富健如古文，痛快如口语者，亦犹唐书瘦硬，宋帖跌宕，望而可爱，然去八法愈远。王[illegible]在诸作中最疏拙，然简淡别有风韵者，以其未失八法也。苏州佳致，不数二谢，独不知有学韦诗如[illegible]帖者否？皎然空学其外，未得其内。

【陵阳文集】《题韦苏州诗》苏州少时，以三卫郎事玄宗，豪纵不羁。玄宗崩，始折节务读书。然余观其人，为性高洁，鲜食寡欲，所居扫地焚香而坐，与豪纵者不类。其诗清深妙丽，虽唐诗人之盛，亦少其比。又似晚节把笔学为者，岂苏州自序之过欤？然在天宝间不闻苏州诗，则其诗晚乃工，为无足怪。高适年四十始学诗，亦遂名家，非其才本绝人，莫能尔也。少时不知有韦苏州，晚读其诗，清深妙丽，在陶柳之间，恨见之晚。然余少时，豪气未除，就令见之，未必能爱。乃知学者读书，当自有次第也。本朝以文名世者多矣，然柳州苏州，自欧阳公尚未之爱。宋景文作《唐书文艺传》， 举唐之能文者皆在。至于苏州，则以为史家轶其行事，故不书，此岂知史法哉！

李端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端司马集》三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李端，赵州人，大历五年进士，为校书郎，卒官杭州司马。郭暖尚升平公主，贤明，招纳士类，故端等皆客之。当坐上赋诗，奇甚。主大加称叹。钱起曰：素为之，请赋起姓，端立献一篇云：“ 新开金埒看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。”起乃服，主喜，厚赐之。

卢纶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卢纶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卢纶，与韦应物、韩、钱起、司空曙、苗发、崔炯、耿纬、夏侯审、李端，皆能诗，齐名，号“ 大历十才子”。纶，字允言，累举进士不第。

李益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益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李益君虞，姑臧人，大历四年进士，调郑县尉，幽州刘济辟从事。宪宗雅闻其名，召为集贤殿学士，负才凌籍，士众不能堪，暴其献济诗《不上望京楼》之句，以涉怨望。诏降秩，俄复旧。益少负词藻，长于歌诗，与宗人贺齐名。每作一篇，乐工以赂求取被声歌，供奉天子。《征人早行》诗，天下皆施之图画。今集有《从军诗》五十首，而无此诗，惜其放逸多矣。　　陈氏曰：益宰相揆之族子，旧史《本传》，指其少有痴疾，防闲妻妾，过于苛酷，有散灰扁门之谈闻于时，故时谓之妒痴为李益疾。按世传《霍小玉传》，所谓李十郎诗：“ 开廉风动竹，疑是故人来”

九百六卷

者，即益也。旧史所载如此，岂小玉将死诀绝之言果验耶？抑好事者因其有此疾，遂为此说以实之也？

韩愈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韩昌黎集》四十卷。

【黄庭坚豫章集】《书韩退之符读书城南诗后》绍圣五年五月戊午，上荔枝滩，极热，又舟中敖兀，无以为娱，聊以笔砚忘暑，因书此诗赠陈德之。此字极似蔡君谟简扎。所恨未能与颜杨比肩耳。又书：眉山石信道，请余书《符读书城南》，将　诸家学，以为后生击蒙之器，其意甚美。故为之书。或谓韩公当开后生以性命之学，不当诱之以富贵荣显，涪翁曰：此熙宁元丰间大儒之过也，又何学焉！孔子曰：齐景公有马千匹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；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韩公之言，其于劝奖之功异趣而同归也。黄口小儿得食未知饥饱，而使之谈天人之际，此何异孺子学步，遂责之佩玉中和鸾采茨哉！信道归刻之，勿疑空腹让食之论可也。又书《赠孟东野诗后》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失，故书孟东野诗遣之。时以观览，可用乱思而纾哀。竟观物理，其实如此，大概因果耳。退之救世弊，故并因果不言，然此一段文意，乃是涅中佛语尔。退之言，不能无所不读，未有能成大儒者，其佛能信矣乎！

【唐仲友说斋集】《辨元和圣德诗》韩公《元和圣德诗序》曰：东定青徐积年之叛。按新书本记，贞元十六年，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卒，其子自称知军事，建封传。元和初以疾求代，召为工部尚书，以王绍节度武宁，谓定其叛可也。淄青李师古，以元和元年闰月壬戌卒，其弟师道自称留后。宪宗以方讨刘辟，含垢授之。其后擅选卒抵寿春，欲授蔡，遣客烧河阴漕院，贼宰相武元衡，伤中丞裴度，遣訾喜珍门察及东都盗斩建陵戟。及闻李光颜拔凌云栅，始惧，遣使归命蔡平，犹逗挠不朝，卒用大师，一年而后平之。乃元和十四年也。诗作在平刘辟后，谓定积年之叛，殊不可晓。岂以师道上书，奉两税守盐法，请吏朝廷，亦足为小定耶！公书法谨严，未诛师道，意不应遽以为定，识者当能辨之。

孟郊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孟东野诗集》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孟郊，东野湖州人，贞元十二年进士，调溧阳尉，辟为兴元参谋，卒。郊少隐嵩山，性介寡合，韩愈一见为忘形交，为诗有理致，然思苦涩，李观论其诗曰：高处在古无上，平处下顾二谢云。张籍谥为贞曜先生，集宋次道重编，先时世传汴吴镂本五卷，一百二十四篇，周安惠本十卷，三百三十一篇，别本五卷，三百四十篇。蜀人蹇用退之赠郊句，纂《咸池集》二卷，一百八十篇，自余不为编秩，杂录之。家家自异次，道总拾遗逸，摘去重复，若体制不类者，得五百十一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篇，四十联句不与焉，一赞二书附于后，郊集于是始有完书。　　颖滨苏氏曰：唐人工于为诗，而陋于闻道，孟郊尝有诗曰：“ 食荠肠亦苦，强歌声无欢，出门如有碍，谁云天地宽。”郊耿介之士，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，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尤，是以卒穷以死。而李观盛称之，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，甚矣！唐人之不闻道也。孔子称颜子在聘陋巷，卷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与郊异矣。

朱仿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朱仿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朱仿，字长通，襄阳人。隐居剡溪。嗣曹王皋镇江西，辟节度参谋，贞元初召为拾遗，不就。

长孙佐辅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长孙佐辅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长孙佐辅撰，按《百家诗选》云：“德宗时人，其弟公辅为吉州刺史，往依焉。”当必有所据也。其诗号《古调集》。

柳子厚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柳宗元诗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柳宗元撰，子厚诗在唐，与王摩诘、韦应物相上下，颇有陶谢风气。古律绝句，总一百四十五篇，在全集中，不便于观览，因抄出别行。

【黄庭坚豫章集】《跋书柳子厚诗赠王观复》：予友先王观复，作诗有古人态度，虽气格已超俗，但未能从容中玉佩之音，左准绳，右规矩尔，意者读书未破万卷，观古人之文章未能尽得其规摹。及所总览笼络，但知玩其山龙黻黼成章耶？故手书柳子厚诗数篇遗之，欲知子厚如此学陶渊明，乃为能近之耳。如白乐天自云效陶渊明数十篇，终不近也。

【元遗山集】《跋龙岩书柳子厚独览一诗》：龙岩此卷大字学东坡，而稍有敛束，故步仍在。末后四行二十二字，如行云流水，自有奇趣，唯其在有意无意之间，故如出两手耳。

【苏东坡集】《记书柳子厚诗》：元符已卯闰九月，琼士姜君来儋耳，日与予相从。庚辰三月乃归，无以赠行，书柳子厚《饮酒》《读书》二诗，以见别意，子归，吾无以遣日，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。二十一日书。

张籍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张籍诗集》五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张籍文昌，和州人，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，终国子司业。籍姓狷急，为诗长于乐府，多警句。元和中，与白乐天、孟东野，歌词天下宗之，谓之元和体，一本才三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张洎所编钱公辅名《木铎集》，与他本相出入，亦有他本所无者。凡一十二卷，近世汤中季庸，以诸本校定，为《张司业

九百六卷

集》八卷，且考订其为吴郡人，魏峻叔高刻之平江。续又得《木铎集》，凡他本所无者，皆附其末。

王建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王建集》十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陕州司马王建仲和撰。建长于乐府与张籍相上下。大历十年进士，历官昭应县丞。太和中为陕州司马，尤长宫词，在集中第十卷，录出别行。　　《渔隐丛话》：余阅王建宫词，选其佳者，亦自少得，只世所脍炙者数词而已。其间杂以他人之词，如“ 闲吹玉殿昭华管，醉折黎园缥蒂花。十年一梦归人世，绛缕猎封击臂纱。”“ 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，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并杜牧之诗也；“ 泪满罗巾梦不成，夜深前殿按歌声，红颜未老恩先断，斜倚薰笼坐到明” ，此白乐天诗也；“宝仗平明金殿开，暂将纨扇共徘徊。玉颜不及寒鸦色，犹带朝阳日影来。”此王昌龄诗也。建词凡百有四篇，又逸词九篇，或云元微之亦有词杂于其间，余以元氏长庆集检寻却无之，或者之言误矣。　　《旧跋》：王建，太和中为陕州司马，与韩愈、张籍同时，而籍相友善，工为乐府歌行，思远格幽，初为渭南尉，与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，因过饮相讥戏，守澄深憾曰：“ 吾弟所作宫词，禁掖深邃，何以知之！将奏劾，建因以诗解之曰：“ 先朝行坐镇相随，今上春宫见长时。脱下御衣偏得着，进来龙马每教骑。尝承密旨还家少，独奏边情出殿迟。不是当家频向说，九重争遣外人知。” 事遂寝。宫词凡百绝，天下传播，效此体者虽有数家，而建为之祖也。

李贺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长吉集》四卷，《外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李贺长吉，郑王之孙。七岁能词章，韩愈皇甫　闻之，过其家，使赋诗，援笔辄就，自目曰《高轩过》。二人大惊，年二十七终协律郎。贺词尚奇诡，为诗未始先立题，所得皆警迈，远去笔墨畦迳，当时无能效者。乐府十数篇，云韵工合之弦管云。或说贺卒后，不相悦者，尽取其所著投圊中，以故世传者不多。《外集》予得之梁子美家。姚铉颇选载《文粹》中。

【唐杜牧樊川集】《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》：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时，舍外有疾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呼传缄书者，某曰：“ 必有异，亟取火来。”及发之，果集贤学士沈公子明书一通，曰：“我亡友李贺，元和中义爱甚厚，日夕相与起居饮食，贺且死，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，离为四编，凡若千首，数年来东西南北，良为已失去。今夕醉解，不复得寐，即阅理箧帙，忽得贺诗前所授我者，思理往事，凡与贺话言嬉游，一处所，一物候，一日一夕，一觞一饭，显显焉无有忘弃者。不觉出涕。贺复无家室子弟，得以给养恤问，常恨想其人，咏其言止矣。子厚于我，与我为《贺集序》，尽道其所来由，亦少解我意。”某其夕不果，以书道其不可。明日就公谢，且曰：世谓贺才绝出于前。”让居数日，某深惟公曰：“ 公于诗为深妙奇博，且复尽知贺之得失短长，今实叙贺不让，必不能当君意，如何？”复就谢，极道所不敢叙贺。公曰：“ 子固若是，是当慢我。”某因不敢辞，勉为贺叙，然其甚惭。皇诸孙贺，字长吉。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。云烟绵联，不足为其态也；水之迢迢，不足为其情也；春之盎盎，不足为其和也；秋之明洁，不足为其格也；风樯阵马，不足为其勇也；瓦棺篆鼎，不足为其古也；时花美女，不足为其色也；荒国残殿，梗莽丘陇，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；鲸鳌掷，牛鬼蛇神，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。盖《骚》之苗裔，理虽不及，辞或过之。《骚》有感怨刺怼，言及君臣理乱，时有以激发人意。乃贺所为，无得有是？贺复能探寻前事，所以深叹恨今古未尝经道者，如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， 《补梁庾肩吾宫体谣》，求取情状，离绝远去笔墨畦迳闲，亦殊不能知之。贺生二十七年死矣。世皆曰：使贺且未死，少加以理，奴仆命《骚》可也。贺死后凡十五年，京兆杜某为其序。

庐仝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庐仝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庐仝，范阳人，隐少室山，号玉川子。征谏议不起。《唐史》称韩愈为河南令，爱其诗厚礼之。尝作《月蚀诗》以讥元和逆党，愈称其工。按其诗云元和庚寅，盖五年也。宪宗遇弑，在十五年，后十岁也。岂追托庚寅岁事为诗乎？不然则史诬也。后死于甘露之祸。　　陈氏曰：凡三卷，其诗古怪，而《女儿曲》、《小妇吟》、《有所思》诸篇，辄妩媚艳冶，其第三卷号《集外诗》，凡十首。庆历中有韩盈者为之序，川本止前二卷。胡如埙《月蚀诗书》：唐庐仝居洛城之玉川，自号玉川子，旧史无传，新史不载其事。韩愈作诗寄之，谓其宰相未许终不仕，“ 则其人可知矣。有《玉川集》行于世。《月蚀诗》， 盖宪宗元和五年所作也。新史谓其诗讥切元和逆党。洪兴祖作《韩愈年谱》，及胡仔《渔隐丛话》，皆谓新史之误。盖元和十五年，宪宗方遇弑，此诗不容先时而作也。然五臣注韩文年谱，载江子我之说，曰：“元和五年时，杜佑裴[上白]李藩权德舆为平章事，其他在朝类多贤俊，独假宦官权大重，又往往出于闽岭。《玉川诗》云：‘ 才从海窟来，便解缘青冥’，盖专讥宦官也。《玉川》诗固不为无意，史臣只合以讥刺宦者言之，必预指之为元和逆党，是以不免后人之议也。”今考玉川之诗，其始杂阴阳老子之说，而专指蟆精之罪；其中极言蟆精之罪，而深诘众星不救之奸；其终则不以众星之原赦为幸，而以一蟆之独诛磔为喜也。盖虾蟆以微物托于月，而为月之害，正犹宦官以微类托于君，而为君之害。东坡云：玉川子《月蚀诗》，谓蚀月者，月中之虾

蟆。梅圣俞《日蚀诗》谓蚀日者，三足之乌，比因俚说以寓意，然《战国策》曰：日月雕辉于外，其贼在内，则俚说亦高矣。子我

九百六卷

之言正此意也。况宪宗即位之初，宦官吐突承璀，最为得志，至封国公。而诗中所谓郦定进之死，亦承璀之罪。承璀固四闽人，而传中又载当时诸道岁进阉儿，闽岭最多，后皆任事，时人谓闽为宦官区薮，则子我之言，信得之矣。新史谓其讥切元和逆党，盖亦表玉川之先见。而伤其祸之卒至于此耳。不然，篇首明年新天子即位五年，宋景文公岂至误指为末年事邪？《玉川集》中，别有一《月蚀诗》云：“ 东海出明月，清辉照毫发，朱弦初罢弹，金兔至奇绝，三五与二八，此时光满埒。颇柰虾蟆儿，吞我芳桂枝。顾我明镜洁，尔乃痕翳之。尔且无六翮，马得升天涯。方寸有白刃，无由扬清辉。如何万里光，遭尔小物欺。却吐天汉中，良久素魄微。日月尚如此，人情良可知。”辞意尤简严，因并录于此。《又序》：诗何为而作乎？其有美刺乎？无与乎美刺而言诗，君子所以叹后世之不古也。以盛德成功而有颂，以异政殊俗而有变风变雅，《大序》言之详矣。然功之成，德之盛，写之声歌，播之金石，时君世主何怒焉。政之异，俗之殊，则下之人嗟叹之，讽诵之，而上之人往往不乐闻之，诗之作始有不难于美，而难于刺者矣。《故诗》之言六义，以比兴赋，与风雅颂兼言之。盖托物以寓意，有隐然之规，而无扞格不可堪之辞。古诗之流，惟《离骚》庶几乎风雅之变也。唐文章起八代之弊，若《中兴诵》、《圣德诗》、《平淮雅》，可谓善于美者；《茅屋歌》、《杜鹃行》、《冰柱雪车》诗，则亦善于刺者也。惟玉川子《月蚀诗》，卓然独见于当时，而百世之下，读之者为之兴起，岂特其畦迳之绝，声韵之豪，足以耸观听哉！恸天眼之亏，而愤蟆精之孽，诘海窟之奸，而干天皇之诛，其风刺之忠诚，盖有真得于古者矣。宋景文公修新史，独能以意逆志，而谓其讥切元和逆党，盖伤其志之不获伸，使其祸兆于元和之初，而炽于元和之末也。余尝纟白绎其诗，爱其殖风雅之根，换离骚之骨，因铢较而寸量之。其感伤变异，则“ 十月之交” ，同一宏规；其排击星宿，则“ 维天有汉” ，同一微意；闵黔娄而斥董秦；犹所谓“ 西人之子，粲粲衣服”也；留北斗以相北极，犹所谓“ 不遗一老，俾守我王也。屈；反顾以流涕，而玉川涕泗下焉；屈长跪以敷衽，而玉川心祷再拜焉；寄小心风之词，非后飞廉使奔属之词乎？越排阊阖之句，非倚阊阖而望予之句乎？唤皋陶问之说，又非指苍天以为正，命皋陶使听直之说乎？昌黎予之，而东坡复予之，二公非妄许可者也。余犹病其贯穿之不易穷，而句读之猝难理，暇日因考订之，以玉川本集及《文粹》为祖，不得已，则以韩集所附及观澜文所录参定之，间亦以已意正其所未然者。三复以还，仅得其十之七八，因编以授之童孙，且序其说，图其象，而冠之篇首，其间阙疑，以俟君子吁！有唐宦寺之祸，基于元宗之赏力士，识者忧之，盖久涓涓不息将成江河，宪宗始初之清明，玉川盖有望焉。使此诗而获用，则元和末年之事不复见矣。至甘露之祸，而玉川亦为之不免。君子未尝不叹息于斯，嘉定庚午，庐陵福塘胡如埙伯和序。又孙士彪题。　　读胡伯和所注玉川子《月蚀诗》，一句一字，必详其所自出。杜子美所谓“ 更觉良工心独苦”，岂伯和之谓耶！前辈但能诵此诗，已见赏异，况章分指别，钩玄探秘，用力如许哉！余闻伯和之父至文，好修笃学，著书满家，乡人尊之曰孝友先生，艮斋谢公尝铭其墓，比之以河汾王氏。余窃以为伯和可谓于至文为孝子，于玉川子为忠臣。嘉定癸酉腊，临川李氏书于长沙帅治之广咨轩，先大父冰壶先生耆书不停披，多所训释，《月蚀诗》盖晚年所注也。家君在义郴，尝广其传矣。尚恨家无刊本，敬锓梓以寿其后，嘉熙丁酉冬至后五日，孙乡贡进士彪题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刘义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刘义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刘义，少尝仗侠杀人，后更折节读书。善歌诗，客韩愈门，作《冰柱》、《雪车》二诗，出庐仝李贺右，归齐鲁，不知所终。今集二十余篇，不载二诗。　　陈氏曰：凡二卷，义，附见《新史韩愈传》，不知何处人。其《冰柱》、《雪车》二诗，狂怪，诚出庐仝右，然岂风人之谓哉！

杨巨源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杨巨源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杨巨源，字景山，河中人。贞元五年第进士，为张弘靖从事。自秘书郎擢太常博士，迁礼部员外郎，出为凤翔少尹，复召除国子司业。巨源在元和中，诗韵不造新语，体律务实，用功颇深，旦暮摇首微咏不辍。年老成疾，尝赠弘靖诗，叙其世家云：“ 伊陟无闻祖，韦贤不到孙，”时人称之。年满七十，丐归。时宰惜其去，以为其乡少尹，不绝其禄。太和以官寿卒。　　陈氏曰：凡五卷。按韩退之有《送杨少尹序》。盖自司业为少尹，称其都少尹者，乃其乡里也。《艺文志》乃云太和河中少尹，误。第三卷末二十余篇，有目无诗。

武元衡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武元衡《临淮集》两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武元衡伯苍，河南人。建中四年进士，元和二年以门下侍郎平章事，出为剑南节度，八年复秉政。明年，早朝遇盗害之。元衡工五言诗，好事者传之。被于管弦，尝夏夜作诗曰：夜久喧暂息，池台唯月明。无因驻清景，日出事还生。翌日遇害，旧有《临淮集》七卷。此其二也。议者谓唐世工诗宦达者，唯高适，宦达诗工者，唯元衡。　　陈氏曰：初用莆田李氏本传录，后以石林氏本校益六首，及李吉甫唱酬六首，川本作二卷。

张碧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张碧歌诗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张碧太碧撰。《艺文志》云，贞元时人。集中有览贯休上人诗，或剿入之也。

羊士鹗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羊士鹗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羊士鹗，贞元元年进士第，顺宗时为宣歙巡官，王叔文所恶，贬汀洲宁化尉。元和初，李吉甫知奖，擢监察御史，掌制诰，尝出为资州刺史。　　陈氏曰，窦群引士鹗为御史，共倾李吉甫。

九百六卷

鲍溶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鲍溶诗》五卷。　晁氏曰，唐鲍溶，字德源，元和四年进士，集中有《别韩博士愈诗》云：“不知无声泪，中感一顾厚。”盖退之所尝推激也。张荐谓溶诗气力宏赡，博识清度，雅正高古，众才无不备具。鲁子固亦爱其诗，以史馆本及欧公所藏，互校得二百三十三篇，今本有一百九十二篇，余逸。　南丰曾氏曰：《鲍溶诗集》六卷，史馆书旧题云鲍防集五卷，《崇文总目》叙别集亦然。知制诰宋敏求为臣言，此集诗见《文粹》、《唐诗类选》者，皆称鲍溶作，又防之杂感诗最显，而此集无之，知此诗非防作也。臣以《文粹》、《类选》及防杂感诗考之，敏求言皆是。又得参知政事欧阳修所藏《鲍溶集》，与此集同，然后知为溶集决也。史馆书五卷，总二百篇，欧阳氏书无卷，第才百余篇，然其三十三篇，史馆书所无，今别为一卷附于后，而总题曰，《鲍溶诗集》六卷。盖自先王之泽熄而诗亡，晚周以来作者，嗜文辞抒情思而已。然亦往往有可采者，溶诗尤清约谨严，而违理者少，亦近世之能言者也。故既正其误谬，且著其大旨以传焉。

贾岛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贾长江集》十卷。　晁氏曰，唐贾岛浪仙诗，共三百七十九首。《唐书》称：岛，范阳人。初为浮屠，名无本，后从韩愈，遂去浮屠，举进士不第。文宗时坐飞谤，谪长江主簿。会昌初终普州司仓参军。今长江祠堂中有石刻大中九年墨制。大中，宣宗年号，与传不合，《摭言》又载武帝时谪去，尤差误。　陈氏曰，韩退之有《送无本诗》，即其人也。后返初，举进士不第，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，会昌初以普州参军卒。本传所载如此。今遂宁刊本，首载《大中墨制》云：“比者礼部奏卿风狂，遂且养疾关外，今却携卷轴潜至京城，遇朕微行，闻卿讽咏，观其志业，可谓屈人，是用显我特恩，赐卿墨制，宜从短簿，别俟殊科。”与《传》所称飞谤不同。盖宣宗好微行。小说载岛应对忤旨，好事撰此制以实之，安有微行而显著训词？首称奏卿风狂，尤为好笑，当以本传，亦据其墓志也。唐贵进士科，故志言责授长江。如温飞卿亦谪方城尉，当时谓乡贡进士，不博上州刺史，则簿尉固宜谓之责授，欲使今世进士得罪，而责授簿尉，则惟恐责之不早耳。

姚合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姚少监集》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姚合也，崇曾孙，以诗闻，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举进士，历武功主簿，富平万年尉，宝应中监察殿中御史，户部员外，历金杭二州刺史，为刑户二部郎中，谏议大夫，给事中，陕虢观察使，开成末终秘书监，世号姚武功云。　　陈氏曰，川本卷数同，编次异。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李涉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涉歌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李涉，渤之弟也。早从陈许辟，一再谪官夷陵，大和中为太学博士，自号清溪子，渤三诗附。

雍陶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雍陶诗》五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雍陶国钧，大和八年进士，大中六年自国子毛诗博士出刺简州，《唐志》集十卷，今亡其半。

李绅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绅追游昔集》三卷。晁氏曰，唐李绅公垂也，亳州人，元和元年进士。补国子助教，穆宗召为翰林学士，累进中书舍人。武宗即位，拜中书侍郎平章事。绅为人短小精悍，于诗最有名，号“短李”。与李德裕元稹同时，号“三俊”。“追游昔”者，盖赋诗纪其平生所游历，谓起梁汉，归谏署，升翰苑，及播越荆楚，逾岭峤，上高安，移九江，过钟陵，守滁阳，转寿春，留洛阳，廉会稽，分务东周，守蜀镇梁也。开成戊午八月自为之序。　　陈氏曰，皆平生历官及迁谪所至，述怀纪游之作也。余尝书其后云：读此篇见其饰志矜能，夸荣殉势，益知子陵、元亮为千古高人。

温庭筠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温庭筠《金筌集》七卷。《外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温庭筠，本名岐，字飞卿。宰相彦博之裔，诗赋清丽，与李商隐齐名，时号“温李”。能逐弦吹之音，为侧艳之辞。为行尘杂，由是累年不第。终国子助教，宣宗尝作诗赐宫人，句有“金步摇”，

遣场中对之，庭筠对以玉跳脱，上喜其敏，欲用之。而尝作诗忤时相令孤• 。终废斥云。

九百六卷

张· 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张• 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张• ，字承吉，清河人，乐高尚客，淮南杜牧为度支使，善其诗，尝赠之诗曰：“ 何人得似张公子，千首诗轻万户侯。”尝作《淮南诗》，有“ 人生只合扬州死，禅智山光好墓田”之句。大中中，果终丹阳隐舍。人以为谶云。

许浑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许浑《丁卯集》二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许浑，字用晦，围师之后。大和六年进士，为当涂、太平二令，以病免。起润州司马。大中三年，为监察御史，历虞部员外，睦、郢二州刺史。尝分司于朱方。丁卯间，自编所著，因以为名，贺铸本跋云：按浑

自序集三卷五百篇。世传本两卷，三百余篇，求访 十年，得沈氏曾氏本， 拟玄
并取《

集》校正之，共得五百四十四篇。予近得浑集完本，五百篇皆在，然止两卷。《　　唐• 艺文

志》亦言浑集两卷，铸称三卷者，误也。

薛莹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薛莹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，唐薛莹撰，号《洞庭集》。文宗时人，集中多蜀诗，其曰壬寅岁者，在前则为长庆四年，后则为中和二年，未知定何年也。

薛逢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薛逢歌》诗二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薛逢陶臣，河东。会昌元年进士，终秘书监。持论鲠切，以谋略高自标显，与杨收王铎同年登第，而逢文艺最优，收作相逢有诗云："谁知金印朝天客，同是沙堤避路人" 。铎作相逢又有诗云：" 昨日鸿毛万钧重，今朝山岳一毫轻"二人皆怒，故不见齿。

赵嘏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赵嘏《渭南诗》三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赵嘏，承• 也，会昌四年进士，终渭南尉。杜紫微读其早秋诗云：" 残星几点雁横塞，长笛一声人倚楼" ，因谓之" 赵倚楼"云。

薛许昌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薛许昌集》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薛能，字大拙。汾州人。会昌六年登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进士第，大中末书判中选，补周至尉，辟太原陕虢河阳从事。李福镇滑，表署观察判官，历御史都官刑部员外郎，福徙西蜀，奏以自副。咸通中摄嘉州刺史，造朝，迁主客度支刑部郎中，俄刺同州，京兆尹温漳贬，命权知尹事，出帅咸化，入授工部尚书，复节度徐州，徙忠武。广明元年，徐军戍[illegible]水经许，能以军怀旧惠，馆之城中，许军惧见袭，大将周岌乘众疑，怒逐能，据城自称留后，因屠其家。能政严察，绝私谒，癖于诗，日赋一章。晚节惑浮屠法，奉之唯谨，然资骜倨，故佻轻以忤物。及为藩镇，尤易武吏。尝命其子属橐[illegible]雅拜新进士，或问其故，曰："与渠销弭灾咎云。" 《容斋洪氏随笔》曰，能，晚唐人。诗格调不甚高，而妄自尊大。其《海棠诗》、《荔枝诗》、《折杨柳》十诗序可见，而所作皆无过人。又别有《柳枝词》五首，最后一章曰：刘白苏台总近时，当初章句是谁推。纤腰舞尽春杨柳，未有侬家一首诗。"自注云，"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，皆赋《杨柳枝词》，世多传唱。虽有才语，但文字太癖，宫商不高耳。"其大言如此，但稍推杜陵，视刘白以下蔑如也。今读其诗，正堪一笑。刘之词云："城外春风吹酒旗，行人挥袂日西时。长安陌上无穷树，唯有垂杨管别离。"白之词云："红枝江桥青酒旗，馆娃宫暖日斜时。可怜雨歇东风定，万树千条各自垂。"其风流气概，岂能所可仿佛哉！ 后村刘氏曰：能自称举太过，五言云："空余气长在，天子用半人。"不但自誉其诗，又自誉材。然位历节镇，不为不用矣，卒以骄恣凌忽，偾军杀身。其材安在？妄庸如此。乃敢妄议诸葛，可谓小人之无忌惮者。

李群玉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群玉诗》一卷。 晁氏曰：唐李群玉文山，澧州人。旷逸不乐仕进。专以吟咏自适。诗笔研丽，才力迈健，好吹笙，美笔翰，亲友强赴举，一上而止。裴休廉察湖南延郡中。大中八年来京师，进诗三百篇，休复论荐，授弘文馆校书郎。集后附其进诗表并除官制。《太平广记》所载黄陵庙事甚异，其绝句在焉。陈氏曰，裴休以处士荐，集后有乞假归别业及朝士送行诗。

郑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郑《津阳门诗》一卷。 晁氏曰，唐郑，字宾先，大中五年进士，津阳即华清宫之外阙。开成中过之，闻逆旅主人道承平故实，明日马上裁刻成长句一千四百言，自有序云。陈氏曰，或作愚者，非也。愚尝为岭南节度，好着锦半臂，非此郑。

李郢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郢端公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李郢，楚望也。大中十年进士，诗调清丽。居余杭，疏于驰竞。为藩镇从事，兼侍御史。

陈蜕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陈蜕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陈蜕，未详其行事，集有《长安十五

九百六卷

咏》，自序云：“蜕生长江淮间，以诗句从赋，仅十余年矣。今我后抚运，泽及四海，蜕复得为太平人云云。盖肃代间人也。

柳郯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柳郯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柳郯。集有与李端、庐纶辈相酬赠诗，大历间进士也。《断金诗集》：【文献通考】《断金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李逢吉、令狐楚自未第至贵显所唱和诗也。后逢吉卒，楚编次之，得六十余篇，裴夷直名曰《断金集》，为之序。

孟达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孟达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孟达，字叔之。平昌人。会昌五年，陈商下及第。

司空图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司空表圣集》十卷。　　陈氏曰，唐兵部侍郎司空图表圣撰。咸通十年进士。别有仝集，此集皆诗也。其子永州刺史荷为后记。

林宽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林宽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，唐林宽撰。与李频许棠皆同时，集有送二人

诗。

郑谷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云台编》三卷，《宜阳外编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郑谷，字守愚，宜阳人。光启二年擢高第，迁右拾遗。历都官郎中，乾宁四年归宜春，卒于别墅。其集号《云台编》者，以其扈从华山下观居所编次云。谷诗属思颇切于理，而格韵凡猥，语句浮俚，不竞不为，议者所多。然一时传讽，号郑都官，而弗名也。欧阳氏《诗话》曰：郑谷诗，名盛于唐末，号《云台编》。而世俗但称其官为郑都官，其诗极有意思。亦多佳句，但其格不甚高。以其易晓，人家多以教小儿，余为儿时犹诵之。今其集不行于世矣。

周朴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周朴诗》二卷。　　唐处士周朴撰，欧公《诗话》曰：唐之晚年，诗人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无复李杜豪放之格，然亦务以精意相高，如周朴者，构思尤艰，每有所得，必极其雕琢，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，未及成篇，已播人口，其名重当时如此。而今不复传矣。余少时犹见其集，其句有云：“风暖鸟声碎，日高花影重” ，又云：“ 晓来山鸟闹，雨过杏花稀”。诚佳句也。

【文苑英华】：林嵩撰《周朴诗集序》颜子圣声与日月而不尽，黔娄贫誉等江海而共存。呜呼先贫俱足，亦颜黔之流。而能于诗，惜哉不雍容金马门。宣尼户。乾符七年，闽城殒贼，悲夫！先生名朴，字见狱族素。生于钓台而长于瓯闽，与李建州频方处士干为诗友。一篇一咏，脍炙人口。鸟鸟屈轶，祥瑞皇家，迂避而贫，聋瞽不重，高傲纵逸林观宇宙，视富贵如浮云，蔑璋如草芥。惟山僧钓叟，相与往还，蓬门芦户，不庇风雨。稔不抗，歉不变，晏如也。诗人张为尝贻先生诗曰：“到处只闭户，逢君使展眉。”闽之廉问杨公发李公诲，中朝重德，羽翼词人，奇君之诗，召而不往。或曰：“ 达寮怜才，而子避之，何也？”先生曰：“ 二公怜才，吾固不往。苟或见之，以吾之贫，恐以摄假之牒见黑宛耳。”亦接舆于陵未能加也。松蟠鹤翅。泥曳龟尾，一丘一壑，宽于天地。先生为诗思迟，盈月方得一联一句，得必惊人。未暇全篇，已布人口。有僧楼，浩亭人也。与先生善，捃拾先生遗文，得诗一百首，中和二年冬十月，携来访余，且惊且喜，余欲先生之文，与方干斋集毕，遂为之序。小子以词赋博桂投，疑作枝文非所业，但直举其美文腼作者。

韩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韩诗二卷》， 《香奁集》一卷。 晁氏曰：唐韩致光，京兆人。龙纪元年进士，累迁谏议大夫翰林学士。昭宗幸凤翔，进兵部侍郎承旨，朱全忠怒，贬濮州司马荣懿尉。天• 初，挈族依王审知而卒。《香奁集》，沈括《笔谈》以为和凝所作，凝既贵，恶其侧艳，故诡称者，或谓括之言妄。《许彦周诗话》，高秀实言元微之诗，艳丽而有骨，韩《香奁集》丽而无骨，李端叔意喜韩诗，诵其序云：咀五色之灵芝，香生九窍、咽三危之瑞露，美动七情。秀实云劝不得也。石林叶氏曰：在闽所为诗，皆手自写成卷，嘉• 间裔孙奕，出其数卷示人，庞颖公为漕，取奏之，因得官。时文气格不甚高，吾家仅有其诗百余篇。世传别本，有名《香奁集》， 《唐书• 艺文志》亦载其辞，皆闺房，不雅驯。或谓江南韩熙载所为，误以为。若然何为录于《唐志》乎？熙载固当有之。然吾所藏诗中，亦有一二篇绝相类，岂其流落亡聊中姑以为戏？然不可以为训矣。又曰：《韩传》自贬濮州司马后，载其事，即不甚详。其再召为学士，在天• 二年，吾家所藏诗虽不多，然自贬后，皆以甲子历历自记其所在，有《乙丑年在袁州，得人贺复除戎漕依旧承旨》诗，即天• 二年也。昭宗前一年巳弑，盖哀帝之命也。末句云：“若为将朽质，犹拟杖于朝，”固不往矣。其后又有《丁卯年正月间，再除戎漕，依前充职》诗，末句云：“岂独鸱夷解归

去，五湖鱼艇且[乍市]糟。”天• 四年也。是尝两召皆辞，《唐史》止书其一。是岁四月仝忠篡。其召命白哀帝之世，白后复召则癸酉也。南安县之作，即梁之乾化二年。时全忠亦已被弑。明年梁亡。其两召不行，非特避祸，盖终身不食梁禄，其大节与司空表圣略相等，惜乎《唐史》不能少发明之

九百六卷

也。

张螟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张螟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伪蜀张螟，字象文。清河人。唐乾宁中进士，为校书郎，栎阳尉，犀浦令，建丌国，拜膳部员外郎，后为金堂令。王衍与徐后游大慈寺，见壁间书："墙头细雨垂纤草，水面回风聚落花"。爱之，问知螟句。给札，令以诗进，螟以二百首献，衍颇重之。将召为知制诰，宋光嗣以其轻傲，止赐白金而已。螟生而颖秀，幼能为诗，作《登单于台》，有"白日地中出，黄河天外来"之句，为世所称。

王贞白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灵溪集》七卷。　　陈氏曰，唐校书郎上饶王贞白有道撰。乾宁二年进士，其集有自序，永丰人，有藏之者，洪景庐得而刻之，诗虽多，在一时侪辈未为工也。

庐延让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庐延让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，伪蜀庐延让子善也。范阳人。唐光化九年进士。朗陵雷满辟满败归王建，及僭号，授水部员外郎。累迁给事中，卒官终刑部侍郎。延让师薛能，诗不尚奇巧。人多诮其浅俗，独吴融以其不蹈袭，大奇之。

牛峤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牛峤歌诗》三卷。　　晁氏曰，伪蜀牛峤，字延峰。陇西人。唐相僧孺之

后，博学有文，以歌诗著名，乾符五年进士。历拾遗补阙尚书郎，王建镇西川，辟判官，及开国，拜给事中，卒。集本三十卷。白序云：“窃慕李长吉，所为歌诗辄效之。”

周贺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周贺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，唐周贺撰，尝为僧，名清塞。后友初，故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别本又号《清塞集》。　　晁氏曰，清塞字南卿，诗格清雅，与贾岛无可齐名，宝历中姚合为杭，因携书投谒，合闻其诵《哭僧诗》云：“ 冻须亡夜剃，遗偈病中书”，大爱之，因加以冠巾，为周贺云。

李洞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洞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李洞，字才江，诸王之孙。慕贾岛为诗，铜铸其像，事之如神，时人多诮其僻涩，不贵其奇峭，唯吴融称之。昭宗时不第，游蜀，卒。　　陈氏曰：与张乔同，时称余杭明经潘熙载编。

曹唐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曹唐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曹唐，字尧宾。桂州人。初为道士，感通中为府从事，卒。作游仙诗百编，或靳之曰：“ 尧实尝作鬼诗。”唐曰“ 何也？”“ 井底有天春寂寂，人间无路月茫茫，非鬼诗而何？”唐乃大哂。今集中不见，然他诗及神仙者尚多。　　陈氏曰：唐有人小游仙诗。

任藩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任藩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任藩撰，或作“ 翻客居天台，有宿蛤帻山”绝句，为人所称。今城中巾子山也。　　后村刘氏曰：唐任藩诗存者五言十首而已。然多佳句，“ 众鸟已归树，旅人犹过山。”赠僧云“ 半顶发根白，一生心地清。”居然可爱。今人动千百首而无一可传者。

方干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方干诗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方干，字雄飞。歙人。唐末举进士不第，隐镜湖上。徐凝有诗名，一见于器之，授以诗律。其貌寝陋，又兔阙而喜凌侮，尝谒廉帅，误三拜，人号方三拜。将荐于朝而卒。门人谥玄英先生，其甥杨，与孙编次遗诗，王赞为序，又为《玄英先生传》附。

王德舆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王德舆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王德舆集。有次韵和郑畋诗，知其懿僖间人也。

九百六卷

沈彬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沈彬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南唐沈彬，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，居高安，集中有《与韦庄杜光庭贯休诗》，唐末三人皆在蜀，疑其同时避乱，尝入蜀云。上李山水图诗在焉。

熊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熊《屠龙集》五卷。　　晁氏曰：晋熊，后唐清泰二年进士。为延安刘景岩从事。天福中说景岩归朝。擢右司谏，坐累，黜上津。今集有陶谷序，陈沆赏早梅云：“ 一夜欲开尽，百花犹未知”。曰，太妃容德于是乎在。　　陈氏曰：集中多下第诗。盖老于场屋者。

杜荀鹤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杜荀鹤《唐风集》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，唐杜荀鹤，池州人。大顺二年进士。善为词句切理，宣州田君页重之，尝以笺问，至梁祖荐为翰林学士主客员外，恃势侮易缙绅，众怒欲杀之而未及。天• 初病卒。有顾云序荀鹤，自号九华山人。　陈录作三卷。《幕府燕谈》：杜荀鹤诗鄙俚近俗，惟宫词为唐第一。云：“ 早被婵娟误，欲妆临镜慵。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为容。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。年年越溪女，相忆采芙蓉” 。故谚云，“杜诗三百首，惟在一联中，正谓“ 风暖日高”之句。此句《欧公诗话》以为周朴诗。

咏史诗

【杨龟山集】《谢君咏史诗序》：君子种学绩文。稽诸前言往行。参以古今之变，非徒侈

闻见而已，将以畜德而广业也。昔在尧舜之为君，禹稷皋陶之为臣，相与都俞庙堂之上，共熙帝载。亦惟稽古耳。况其下者乎！然自汉魏而来，更五代之季，述史者皆有善善恶恶之意。然而论不诡于圣人者无几矣。士之欲稽古者，将安取正乎？杨子曰：好书而不要之仲尼，书肆也。信哉是言。古之人，度在身，操之以验物则审矣；镜在心，故物来而明之，妍媸无逃焉。夫不知明善以诚身，而欲以一言订古人之是非，未有能者也。娄川居士谢君，一日走仆致书踵吾门，以其书著咏史诗，合二编，属予为序，予闻谢君积十年之勤，穷探博取而成此诗。其用力多矣。夫自溷于闾阎阡陌之中，与编户齐民为伍，乃独超然远览，究知前世兴衰治乱，贤人哲士之终始，与世之老师宿儒并驱争先，岂易得哉！故予喜其为人而乐为之道也。其诗词遒丽可观，与夫是非褒贬，览者当自有得也。

【黄文献公集】《徐氏咏史诗后序》：孟子曰：王者之迹熄而诗亡，诗亡然后春秋作。盖古昔盛时之为诗，荐于郊庙，则有以见其盛德。于朝廷，则有以知其政之废兴。施于邦国乡人，则出于上而被于下者，又有以为教。及其衰也，先王之政教号令虽不行，而流风遗俗有未尽泯，是以风雅之变，往往陈古以刺今。至于王泽竭尽而无余，其诗始不足以使人创艾而兴起，故曰诗亡。圣人不得已，因鲁史作《春秋》，褒善贬恶以示劝戒，是则诗已亡，而其可使人创艾兴起者赖《春秋》而犹存也。后之君子有作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于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《春秋》无取焉。仁人志士，览其事而有慨于心，莫不为之发愤壹郁嗟叹而咏歌之。然或因一人，或因一事以为言，若王仲宣曹子建之于三良，张景阳之于二疏，谢宣远之于张子房，虞子阳之于霍将军是已。惟左太冲所赋，颇及战国秦汉事，未有穷搜极讨，上下古今，备究其得失而无遗者。唐之诗人，间有兴怀陈迹，章联句续，至于累百而止。顾其言多卑近，徒以资儿童之口耳，于名教何预乎？兰溪徐公，夙有闻家庭所传先儒道德性命之说。而尤精于史学。凡司马氏《资治通鉴》所纪君臣事实，可以寓褒贬而存劝戒者，人为一诗，总若干首，大义炳然，一本乎圣经之旨，诚有功于名教者也。《春秋》作于诗之既亡，而诗之能使人创艾兴起者，乃复见于《春秋》绝笔。千百年之后，岂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，诗与《春秋》，固可迭相为用乎？公殁已久，仲子津始出其诗来。许先生谦，张君枢为序，以传不鄙，谓某盍为后序。某窃观先师朱子感兴之作，提前史之要领，为言至约而有关于名教甚大。朱子尝谓学不可徒博，亦不可径约，今也学者不由公之博，何旬以入朱子之约乎！是用志诸末简，以谂于同志，其亦以为然否？公讳金，字秉国。其父兄师友源流之懿见于前序者。此不具。

【卫宗武秋声集】《题柯提干咏史诗》：诗自苏李而降，为曹刘，为颜谢，颜谢已失之纤丽矣。嗣是以下。浸不古若。孔圣删诗，存者三百五篇，岂特以其辞章之美，而为声歌之饰哉！礼义所止，风化所关。诵之者有所感发，则油然易直子谅之心生，涣然鄙悖之气释。繇其美刺，审其得失，则为国者知所以恐惧修省，故曰可以兴可以观。”后之为诗者，研一韵以为工，一语以为巧，华靡相先，浮夸取胜，徒务窃区区之名，而无补于世教。前代论者，以“ 深心主卉木，远致极风云”讥之。而谓之淫辞破典，可以其说为非欤！若夫即前史纪述古人出处云为，而其邪正是非臧否，或因已著之详，或究未发之蕴，而敛之章句，严笔削于只字，剪繁芜于片辞，表善伐恶而情靡隐遁，言足劝惩。则岂不愈于雕镂物象，娱弄光景者哉？仝愚柯君出示咏史百绝，其间去取固虽有当否，而言议要不乖乎正，毫端予夺，清风激杨，可使德人节士，益自奋厉。而顽懦之夫以廉以立，是岂泛泛之吟，可同日语邪？窃闻续笔四倍其加多，胡曾当辟易下风矣。恨未及隽，永焉此编，披玩已久，叹尚之余，爰书此以复归之。

【葛胜仲丹阳集】《跋胡待制舜陟咏史诗》：阅史者病文字闳阔，不能博记，闵爽之士则能记矣，又未必能习复品藻，以裨。　　史阙，而示劝戒。故士以史学著称者几希。新安胡公汝明，自其先君子以淹贯众史闻缙绅，故公目濡耳染，有殚见洽闻之誉。所论著甚丰，间以余意，为咏史三百篇。而所存者什四，数千载间臣主行事，出新意以泾渭之，迥超众儒议论之表，信一代之佳笔也。昔之风人固多咏史，若谢宣远之赋子房，左太冲之述荆轲，曹子建之赋三良，卢谌之赋蔺相如，皆辞费而意穷。全若立已意以称贬，势若倾五河而不出二十八字，非老于文学者能之乎？公自御史府南榻出帅方面，推移数道，谙练兵法，遭时艰危，懔然有班超傅介子之志。而阆外之寄，未颛其用，故小诗中，每致意焉。绍兴甲寅，偶同寓宝溪，蒙示诗编俾题其末，既熟观而归其书胡氏。

九百六卷

罗隐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罗江东集》十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罗隐昭谏撰。

刘沧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刘沧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刘沧，字蕴灵。大中八年进士。诗颇清丽。句法绝类赵嘏。

曹松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曹松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曹松，梦徵也。舒州人。学贾岛为诗。天复元年，与王希羽、刘象、柯崇、郑希颜同登第。年皆七十余，号五老榜。时以新平内难闻放进士喜，特敕授校书郎而卒。　　陈氏曰：别本与印本互有详略，但别本《大远仙》十三首，乃曹唐诗也。

罗虬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罗虬氏《红儿诗》一卷。晁氏曰：唐罗虬撰，皇朝方性天注。虬词藻富赡，与其族人隐、邺齐名，时号“三罗”。从州李孝恭，籍中有杜红儿者善歌，常为副使者属意，副使聘邻道，虬请红儿歌，赠之以彩。孝恭不令受，虬怒，拂衣起，诘旦手刃之。既而追其冤，作绝句诗百篇，借古人以比其艳，盛行于世。

唐彦谦诗

【文献通考】：唐彦谦《鹿门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唐彦谦，字茂卿，并州人。咸通末进士。中和王仲荣表河中从事，历节度副使，晋、绛二州刺史。仲荣遇害，贬汉中掾。兴元杨守亮留署判官，迁副使阆壁刺史卒。彦谦才高负气，无所摧屈，博学多艺，尤能七言诗。师温庭筠，故格体类之，世称“ 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”盖彦谦句也。自号“ 鹿门先生”。有薛廷序。　　后村刘氏曰：杨刘诸人，师李义山可也。又师唐彦谦。唐诗虽雕琢对偶，然求如“ 一杯三尺”之联，惜不多见。五言叙乱离云：“ 不见泥涵谷，俄惊火建章。剪茅行殿湿，伐柏旧陵香。”语犹浑成，未甚破碎。若《西昆酬唱集》，对偶字面虽工，而佳句可录者殊少，宜为欧公所厌也。

永乐大典卷之九百七　　二支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诗　诸家诗目三

唐　　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唐诗》三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崔道融撰。皆四言诗。述唐中世以前事实，事为一篇，各有小序。凡六十九篇。

【王景初兰轩集】《唐诗》序　　诗缘情而作。情感物而动，其浅深高下，则系于王泽之厚薄，风俗之淳漓矣。故三百篇，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，乐而不淫，敦柔润泽，雍容纡余，极于忠厚而后止。有以见王泽之厚，风俗之醇，而人心之天理全焉。自王泽一斩于东迁之季，诗亡，而出于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，则不以古今而存亡也。楚之骚，汉之谣，魏晋六代之篇章，其皆诗之变已。惟其世道愈下，是以正音愈衰，故韩昌黎讥之曰“ 其声清以淫，其节数以急。”有由然矣。唐兴三百年，用文治，雄才大笔，其气高接乎三代。而其诗律精切，尤非他文之比。是以后世宗之而无改焉。今所选近四百篇，专取七言四韵，若夫星日之相辉，雷霆之相薄，江河之相荡，造化之相推，吁！至矣哉！虽然，本盛而末茂，源深而流长，雅而正者诗人之实，才而辩者词人之华，去古益远，余姑无望其王泽之厚，风俗之醇。至于仁义以养其心，忠孝以作其气，《国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以止其情，《离骚》《九歌》以深其思，要当先此而后彼。有志之士，试相与求之。

【牧莱脞语】《唐诗序》唐以诗取上，亦以诗名家。韵人才士，露影奇，或若冰霰，或腻“ 若瑚琏，或苍古若岩柏，或眩怪若海涛，或绮丽缜密若• 帐流苏。千载而下，嚅哜涵泳，竟莫闯其藩。世人观盛唐诗，云：是一种言语：晚唐又别是一种。一代制作，果异乎哉？家以诗名，诗以家异。李豪、韩赡、韦澹、柳遒、白通俗、杜浑成、杲杲行世，户刻人诵。它有长篇短联，擅长吟囿，浩如烟海，编缀类刊。人自为集，俾得与诸老

九百七卷

并行宇宙间。饮水知冷暖，当知各为一大家数。

【刘将孙养吾集】：唐诗亡虑数百家，往往特中唐以后所传。荆公因宋次道家本选之，称百家固未备。世谓三司吏人乱标贴，非初本。先君子须溪先生点校熟复。疑荆公别有选者。然唐诗浩繁杂袭，得此本读之者，亦胜如尽读诸集也。尝见荆公集句，凡唐诗中闲篇剩语，用之如串，想见此老胸次诸家美恶烂然。何不毕具，亦何待篇章反复去取，如吾等今所观哉？古人赋诗犹断章见志，无不可以取节。况大宗师之所识鉴，虽未免失真，然岂无什四五存者？选文章难，诗尤难，评得选意，选得作意，愈难。选者各自有意，众共称好者，作者或不谓然，见之无味。而中有可感者，乃倍觉深长，固有本语本意。若不及此，而触景动怀，别有激发，予尝以此通于古今之评论，如有感也。何独唐诗然哉！三百篇经圣笔，然谓无所遗，不可谓尚有可删，亦可论来有定也。此本，经先子论订提掇，特

欲以启后学之机。古云谭见心诗，称能品，先子深赏爱之，已而名士，刻雅南者多选其作，取吾家荆公选诗木刻之。寄声为序，予惧夫览者徒能疑于是编，乃上下论之。非曰辩其不然，聊以广或者之意，虽不必如荆公所谓，观此而足，抑以此选此评而观唐诗，不亦可哉！

【赵了昂文集】《左丞郝公注唐诗鼓吹序》鼓吹者何？军乐也。选唐诗而以是名之，名何譬之于乐，其犹鼓吹乎？遗山之意则深矣。中书左丞郝公，当遗山先生无恙时，尝学于其问，其亲得于指授者，盖非止于书而已。公以经济之才坐庙堂，以韦布之学研文字。出其博洽之余，探隐发奥，人为之传，句为之释。或意在言外，或事出异书，公悉取而附见之，使诵其诗者知其人，识其事物者达其义，览其词者见其指归，然后唐人之精神情性，始无所隐遁焉。嗟夫！唐人之于诗美矣！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；遗山之意深矣，非公不能发比兴之蕴。世之学诗者，于是而之绎之，压之饮之，则其为诗，将见隐如宫商，铿彡由

如金石。进而为诗中之韶矣。此政公惠后学之心，而亦遗山裒集是编之初意也耶！公命为序，不敢辞，谨序其大意云。

裴说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裴说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裴说撰，天• 三年进士状头。唐盖将亡矣。说后为礼部员外郎，世传其《寄边衣》古诗甚丽，此集无之，仅有短律而已。非全集也。其诗有“避乱一身多”之句。

刘德仁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刘德仁诗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刘德仁，公主之子。长庆中以诗名。五言清莹，独步文场者。开成后，昆弟皆居显仕，独自苦于诗，举进士二十年，竟无所成。尝有寄所知诗云：“外族帝王恩，中朝亲故稀。翻令浮议者，不许九霄飞。”及卒，

诗僧栖白以绝句吊之，　忍苦为诗身到此，冰魂雪魄已难招。直教桂子落坟上，生得一曰“

枝冤始销。”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邵谒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邵谒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国子生曲江邵谒撰。集后有胡宾工者为之序，言其没后，降巫赋诗，自称邵先辈，殆若今世请大仙之类耶！

【温庭筠榜】：国子监，右前件进士所纳诗篇等，识略精微，堪裨教化，声词激切，曲备风谣。标题命篇，时所难著，灯烛之下，雄词卓然。诚宜榜示众人，不敢独专华藻，并仰榜出，以明无私，仍请中堂并榜礼部。咸通七年十月六日，试官温庭筠榜。《胡宾王序》：邵谒，韶州翁源县人。少传闻为县厅吏客至，令怒不楮床，逐去。遂截髻著县门，发愤读书。书堂距县十余里，隐起水心。谒平居，如里中儿未冠者发，苦吟繇是工古调。寻抵京师隶国子，时温庭筠主试，悯擢寒苦，乃榜前三十余篇，以振公道，已而释褐，后赴官，不知所终。他日县民祠神者，持帻自舞铃，忽自称邵先辈降，即曰："邵先辈异时号工歌咏者，能强为我赋诗乎？"以为巫偶妄言，意欲苦之耳。巫略不经思，即成二十八字，词韵凄苦。虽老笔不逮，乡老中晓声病者至为感泣咨叹！噫！昔锺仪操土风激生前之恋。今邵子托巫语启殁后之思，异时同契，有足悲者。今录其词，附之卷末。安定胡宾王序。

李仁用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推官披沙集》六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李仁用撰。其八世孙兼孟达居宛陵，亦能诗，尝为台州出其家集，求杨诚斋作序。诚斋序略曰：推官公诗，如"见后却无语，别来长独愁"，如"危城三面水，古树一边春。"如"明月千峤雪，滩急五更风。"如"烟残偏有焰，雪甚却无声。"如"春雨有五色，洒来花旋成。"如云藏山色晴还媚，风约溪声静又回。"如"未醉已知醒后忆，欲开先为落声愁"。盖征人凄苦之情，孤愁窈眇之声，骚客婉约之灵，风物荣悴之英。所谓周礼尽在鲁矣。读之使人发融冶之欢于荒寒无聊之中，动惨戚之感于笑谈方惮之后。国风之遗音，江左之异曲，孰谓其果弦绝欤！

黄御史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黄御史集》。　　诚斋序略曰：“ 诗至唐而盛，至晚唐而工。御史黄公之诗尤奇。如《闻雁》“ 一声初解梦，半白已侵头。余灯依古壁，片月下沧洲。”如《游东林寺》“ 寺寒三伏雨，松偃数朝枝。”如《退居》“ 青山寒带雨，古木夜啼猿。”此与韩致光吴融辈并游，未知何人。徐行后长也。永丰君自言其集久逸，其父考功公始得之，仅数卷而已。其后永丰又得诗文五卷于吕夏卿之家，又得逸诗于翁承赞之家，又得铭碣于浮屠老子之宫，而后御史公之文复传于二百年之后。按《唐・ 艺文志》，御史讳滔，字文江。光启中为四门博士。其集旧曰《黄滔集》云。

九百七卷

刘商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刘商胡笳十八拍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刘商撰。汉蔡邕女琰，为胡骑所掠，因胡人吹芦叶以为歌，遂翻为琴曲。其辞占淡，商因拟之，以叙琰事，盛行一时。商、彭城人。擢进士第，历台省为郎，好道术，隐义兴胡父渚，世传其仙去。

李雄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雄鼎国诗》三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后唐李雄撰，雄，洛巩人，庄宗同光甲中岁，游金陵、成都、邺下，各为咏古诗三十章。以三国鼎峙，故曰鼎国。

李有中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李有中诗》二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南唐李有中，尝为新涂令，与水部郎中孟宾于善，宾于称其诗如方干贾岛之徒。宾于，晋天福中进士也。有中集中，有赠韩张徐三舍人诗，韩乃熙载，张乃洎，徐乃铉也。《春月诗》云：“ 乾坤一夕雨，草木万方春”，颇佳，他皆称是。

刘一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刘一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似唐末五代人。《艺文志》不载，其诗怪而不律，亦不工。

释皎然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皎然杼山集》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僧皎然，字清昼，吴兴人。谢灵运十世孙，攻篇什，德宗诏录本纳集贤院，集前有于[内页]序，并《赠昼上人诗》。　　陈氏曰：颜鲁公为刺史，与之酬倡，其后刺史为作集序。所居龙兴寺之西院，令天宁寺是也。又尝居杼山寺在妙喜。　　《唐史·艺文志》：颜真卿为刺史，集文士撰《韵海》，敬原预其论著。贞元中集贤御书院，取其集藏之。　　石林叶氏曰：唐诗僧皎然，居湖妙喜，今宝积寺是其故庐，自言谢灵运后，诗祖其家法，自许甚高。颜鲁公为守时，与张志和、陆鸿渐皆为客，意其人品亦必不凡。吾尝至妙喜访其遗踪，无复有。但山颠坟存耳。其诗十卷尚行于世，无甚令人喜者，以为优于唐诗僧可也。观其诗评亦贬驳老杜。论《送高三十五书记诗》云：“ 崆峒小麦熟，且愿休王师。请君问主将，安用穷荒为。”以为四句已前不见题，则其所知可见矣。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灵彻诗文

【文献通考】《僧灵彻诗集》一卷。　　澈姓汤，序源澄，越州人。刘梦得序曰：如《芙蓉园新寺诗》云：“经来白马寺，僧到赤乌年。”《谪汀州》云：“青蝇为吊客，黄耳寄家书。”可谓入作者阃域，岂特雄于诗僧间耶？《雪浪斋日记》：灵彻诗僧中第一。如“海月生残夜，江春入暮年。窗风枯砚水，山雨慢琴弦。”前辈评此诗云转石下千仞江。

宝月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宝月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僧贯休撰，字德隐，姓姜氏，婺州人。后入蜀，号“禅月大师”。初，莫融为之序。其弟子昙域削去，别为序引。伪蜀乾德中献之。

碧云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碧云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僧虚中诗也。司空图尝以诗赠之云：“十年太华无知已，只得虚中一首诗。”

薛洪度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薛洪度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薛涛，字洪度。西川乐妓，工为诗。当时人多与酬赠。武元衡奏校书郎，太和中卒。李肇云：乐妓工诗者，涛亦文妖也。　　陈氏曰：号薛校书，世传奏授，恐无是理。殆一时州镇褒借为戏，如今世白贴借补之类耶？涛得年最长，至近八十。

花蕊夫人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花蕊夫人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伪蜀孟昶爱姬，青城费氏女，幼能属文，长于诗，宫词尤有思致。蜀平，以俘输织室，后有罪赐死。

九百七卷

续古文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续古文诗文苑英华集》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僧惠净撰，辑梁武帝大同中，会三教篇，至唐刘孝孙《成皋望河》之作。凡一百五十四人。歌诗五百四十八篇，孝孙为之序。

珠英学士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珠英学士集》五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武后朝赏诏武三思等修《三教珠英》一千三首卷预修书者，凡四十七人，崔融编集其所赋诗，各题爵里，以官班为次，融为之序。

丽则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丽则集》五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李氏撰，不著集名，《文选》以后至唐开元词人诗，凡三百二十首，分门编类。贞元中郑余庆为序。

李商隐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梁词人丽句》一卷。陈氏曰：唐李商隐集梁明帝而下十五人诗，并鬼诗童谣。

玉台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玉台后集》十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李康成撰。　　后村刘氏曰：郑左司子敬家有《玉台后集》，天宝间李康成所选，自陈后主、隋炀帝、江总、庾信、沈、宋、王、杨、卢、骆而下，二百九人。诗六百七十首。汇为十卷，与前集等，皆徐陵所遗落者，往往其时诸人之集尚存。天宝间，大诗人如李、杜、高适、岑参辈迭出，康成同时，乃不为世所称，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篇，则许多佳句失传矣。中间自载其诗八首，如“ 自君之出矣，弦吹绝无声。思君如百草，掩乱逐春生” 。似六朝人语。如《河阳店家女长编》一首，押五十二韵，若欲与《木兰》及《孔雀东南飞》之作方驾者。末云“ 因缘苟会合，万里犹同乡。运命倘不谐，隔壁无津梁。”亦佳。

篋中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篋中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元结次山录沈千运、赵微明，孟云卿、张彪元、季川、子游、王季友七人诗二十四首，尽篋中所有次之。荆公《诗选》，尽取不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遗。唐中世诗，高古如此。今人乃专尚季末，亦异矣。《馆阁书目》，以为作自，入“ 别集门”非是。

国秀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国秀集》三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国子进士丙挺章集李峤至祖咏九十人，诗二百二十首。天宝三载国子进士楼颖颖为序。

搜玉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搜玉小集》一卷。陈氏曰：自崔　至崔融三十七人，诗六十一首。

联珠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窦氏联珠集》五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褚藏言所存窦氏兄弟五人诗，各有小序。曰：国子祭酒常中行、国子司业牟贻周，容管经略群州列、婺州刺史庠胄卿，武昌节度使巩友封，皆拾遗叔向子也，五人惟群以处士荐入谏省，庠以辟，余皆进士科。　　《容斋洪氏随笔》曰：窦氏联珠序云，五窦之父叔向，当代宗朝，善五言诗，名冠流辈，时属正懿皇后山陵，上注意哀挽，即时进三章。内考首出传诸人口，有“ 命妇羞频叶，都人插奈花。禁兵环素帝，宫女哭寒云”之句，可谓佳唱。而略无一首存于今，荆公《百家诗选》亦无之，是可惜也。予尝得故吴良嗣家所抄唐诗，仅有叔向六篇，皆奇作。念其不传于世，今悉录。诗见四笔第六卷。叔向，字遗直。仕至拾遗，出为溧水令，《唐书》亦称其以诗自名云。

御览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唐御览诗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翰林学士令狐楚纂刘方平而下迄于梁　，凡三十人，诗二百八十九首，一名《唐新诗》，又名曰：《选进集》，又名《元和御览》。

河岳英灵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河岳英灵集》二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进士殷• 集常建等诗二百二十四首。

九百七卷

极玄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极玄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姚合集工维至戴叔伦二十一人诗一百首。曰：此诗家射雕手也。”

中兴间气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：《中兴间气集》三卷。晁氏曰：“唐高仲武辑至德迄大历中钱起以下二十六人诗，自为序，以为天宝叛涣，述作中废；至德中兴，风雅复振，故以名。仍品藻众作，著之于首云。或又题孟彦深纂。　　陈氏曰：所选诗一百三十二首，各有小传，叙其大略。且拈题其警句，而议论文辞皆凡鄙。

南薰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南薰集》三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窦常撰集韩雄至皎然三十人约三百六十篇，凡三卷，其序云：“欲勤上中下，则近于褒贬，题一二三，则有等衰，故以西掖南宫外台为目，人各系名系赞。

本事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本事诗》一卷。晁氏曰：唐孟撰纂历代词人缘情感事之诗，叙其本事凡七类。

唐诗类选

【文献通考】《唐诗类选》二十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太子校书郎顾陶集，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，自为序。大中丙子岁也。陶，会昌四年进士。

【文苑英华】《顾陶唐诗类选序》。　　在昔乐官采诗，而陈于国者，以察风俗之邪正，以审王化之兴废，得刍荛而上达，萌治乱而先觉，诗之义也大矣，远矣！肇自宗周，降及汉魏，莫不由政治以讽谕，系国家之盛衰，作之者有犯而无讳，闻之者伤惧而鉴诫，宁同嘲戏风月取欢流俗而已哉！宋诗人不失雅正，直言无避，颇遵汉魏之风。逮齐梁陈隋，德祚浅薄，无能激切于事，皆以浮艳相夸。风雅大变，不随流俗者无几。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，王泽竭而诗不作。吴公子听五音知国之兴废，匪虚谬也。国朝以来，人多反古，德泽广被，诗之作者继出，则有李杜回生于时，群才莫得而问。颖其亚则昌龄、伯玉、云卿、千运、应物、益、适、建、况、鹄、当、光羲、郊、愈、籍、合十数家。李白、杜甫、王昌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龄、陈伯玉、孟云卿、沈千运、韦应物、李益、高适、常建、顾况、于鹄、畅当、储光羲、孟郊、韩愈、张籍、姚合。挺然颓波，间得苏李刘谢之风骨。多为清德之所讽览，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，宜矣。爰有律体，祖尚清巧，以切语对为工，以绝声病为能，则有沈、宋、燕公、九龄、严、刘、钱、孟、司空曙、李端、二皇甫之流，实系其数。沈期、宋之问、张说、张九龄、严维、刘长卿、钱起、孟浩然、司空曙、李端、皇甫曾、皇甫冉。皆妙于新韵，播于当时，亦可谓守章句之范，不失其正者矣。然物无全工，而欲篇咏盈千，尽为绝唱，其可得乎？虽前贤纂录不少，殊途同归。如《英灵》、《间气》、《正声》、《南薰》之类，朗照之下，罕有孑遗；而取舍之时，能无小误？未有游诸门而英菁毕萃，然成卷而贴类全无。诗家之流，语多及此。岂识者寡，择者多，实以体词不一，憎爱有殊，苟非通而鉴之，焉可尽其善者！由是诸集悉阅，且无情势相托，以雅直尤异成章而已。或声流乐府，或句在人口，虽靡所纪录而阙疑作关切时病者，此乃究其姓家无所失之；或风韵标特，讥兴深远。虽已在他集而汩没于未至者，亦复掇而取焉。或词多郑卫，或音涉巴俞欠，苟不亏六义之要，安能间之也？既历稔盈篋，搜奇略罄，终恨见之不遍，无虑选之不公。始自有唐，迄于近殁，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，分为二十卷，命曰《唐诗类选》。篇题属兴类之为伍，而条贯不以名位卑崇、年代远近为意。骚雅绮丽，区别有可观，宁辞披拣之劳，贵及文明之代，时大中景子之岁也。又《后序》。　　余为类选三十年，神思耗竭，不觉老之将至，今大纲已定，勒成一家，庶及生存，免负平昔。若元相国稹，白尚书居易，擅名一时，天下称为“元白”，学者翕然，号元和诗。其家集浩大，不可雕摘，今共无所取，盖微忘存焉。所不足于此者，以删定之初，如相国令狐楚、李凉公逢吉、李淮海绅、刘宾客禹锡、杨茂卿、卢仝，沈亚之，刘猛、李涉、李、陆畅、章孝标、陈罕等十数公诗，犹在世。及稍沦谢，即文集未行，纵有一篇一咏得于人者，亦未称所录。僻远孤儒，有志难就，粗随所见，不可殚论，忠愧力不及心，庶非耳目之遏也。近则杜舍人牧、许鄂州浑、泊张• 、赵嘏、顾非熊数公、并有诗句，播在人口，身没才二三年，亦正集未得，绝笔之文，若有所得，别为卷轴，附于二十卷之外，冀无见恨。若须待见全本，则撰集必无成功；若但泛取传闻，则篇章不得其美。已上并无采摭，盖前序所谓终恨见之不遍者矣。唯歙州敬方，才力周备，兴比之间，独与前辈相近。亡殁虽近，家集已成，三百首中间录律韵八篇而已。虽前后　接，或畏多言；而典刑具存，非敢遐弃。又前所谓无虑选之不公者矣。嗟乎！行年七十有四，一名已成，一官已弃，不惧势逼，不为利迁，知我以类选起序者天也。取舍之法二十通在，故题之于后云耳。

九百七卷

古诗选唐

【国朝苏平仲太史集】《古诗选唐序》：诗之有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、也，犹乐之有八音六律六吕也。八音、六律、六吕，乐之具也；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，诗之具也。是故乐工之作乐也，以六律六吕而定八音；诗人之作诗也，以赋比兴而该风雅颂。诗人作诗之初，因事而发于言；不若乐工作乐之初，先事而为之制焉耳。于戏！韶箫也，大夏也，大武也，以至于秦、魏、齐、诸国，其乐之作也，陈之以八音，和之以律吕，未尝不同也，而其音则未尝同也；商也，周也，鲁也，以至于邶、庸阝、卫诸国，其诗之作也，经之以风雅颂，纬之以赋比兴，未尝不同也，而其音则未尝同也。乐音之有治有忽，不系八音六律六吕，而系世变；诗音之有正有变；系风雅颂赋比兴，而不系世变哉？夫惟诗之音系乎世变也，是以大小雅十三国风出于文武成康之时者，则谓之“正雅”、“正风”，出于夷王以下者，则谓之“变雅”、“变风”。风雅变而为骚些，骚些变而为乐府，为选，为律，愈变而下。不论其世而，论其体裁，可乎？李唐有天下三百余年，其世盖屡变矣。有盛唐焉，有中唐焉，有晚唐焉。晚唐之诗，其体裁非不犹中唐之诗也；中唐之诗，其体裁非不犹盛唐之诗也。然盛唐之诗，其音岂中唐之诗可同日语哉？中唐之诗，其音岂晚唐之诗可同日语哉？昔襄城杨伯谦，选唐诗为《唐音录》，蜀郡虞文靖公序之，慨夫声文之成，系于世道之升降，而终之以一言曰：“吾于伯谦之录，安得不叹大知言之难也！”盖不能无憾焉。无他，文之日降，譬如水之日下，有莫之能御者。故唐不汉，汉不秦，秦不战国，战国不春秋，春秋不三代，三代不唐虞。自李唐一代之时观之，晚不及中，中不及盛，伯谦以盛唐中唐晚唐别之，其岂不以此乎！然而盛时之诗，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；衰世之诗，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。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，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也。其亦异乎大小雅、十三国风之所以为正为变者矣。诗与乐固一道也，不审音，不足以知乐；不知乐，则何以知诗？伯谦之于音如此，则其于诗也可见矣。此文靖之所以不能无憾也欤！平阳林敬伯，蚤岁诵文靖之序，深有概乎其衷，乃游国学，质诸博士贝廷琚、刘子宪，而知唐音去取，其嗜好也。其主蒙阴县簿，暇日乃更选焉，非有风雅骚些之遗韵者不取也。得七百六首，随其世次，厘为六卷，以所选皆五七言古诗，故目为《古诗选唐》。敬伯之言曰：窃闻诗缘情而作者也。其部则有风雅颂，其义则有赋比兴，其言或三或四，或五或六或七，其篇或长或短，初曷尝拘拘于其间哉！又曷尝曰：我为风为雅为颂也，因事而作，出于国人者，则曰“风”；出于朝廷者，则曰“雅”；用之宗庙郊社者，则曰颂。又曷尝曰：我为赋为比为兴也，成章之后，直陈其事则曰赋；取彼譬此则曰比；托物起意则曰兴。如斯而之矣。柰何律诗出而声律对偶章句拘拘之甚也。诗之所以为诗者，至是尽废矣。故后世之诗，不失古意，惟有古诗。而今于唐诗。亦惟选古，律以下则置之。而况唐之诗近古而尤浑噩，莫若李太白杜子美。至退之，虽材高欲自成家，然其吐辞暗与古合者，可胜遏哉！而《唐音》乃皆不之录，今则不敢不录焉。余伟其论之确、识之　、而选之精也。是以备著之。于戏！此诗选盛于唐音远甚，使文靖复生而见之，宁不快于其意，必有以发挥敬伯之用心者矣！惜乎几原莫作，顾使余序其篇端也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题襟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汉上题襟集》二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唐段成式、温庭筠、崔皎、余知古、韦蟾、徐商等唱和诗什，往来简牍，盖在襄阳时也。

松陵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松陵集》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唐皮日休与陆龟蒙酬唱诗，凡六百五十八首。龟蒙编次之，日休为序，松陵者，平江地名也。

奇章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奇章集》四卷。　　中兴艺文志：集唐李林父至崔　百余家诗奇警者，集者不知名。

续本事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续本事诗》二卷。　　晁氏曰：伪吴处常子撰。未详其人。自有序云：比览孟初中《本事诗》，辄搜箧中所有，依前题七章，类而编之，皆唐之，皆唐人诗也。

冠准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冠忠愍诗》三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冠准，字平叔。华州人。太平兴国中登进士科，淳化五年参知政事，定策立真宗为皇太子。景德元年拜平章事。契丹入寇，决亲征之策，凡三入相。真宗不豫，皇后预政，准白上请太子监国，因令杨亿草制，且进仪以代丁谓。诘朝，准被酒漏言，累贬雷州司户，徙衡州司马，卒。仁宗时，赠中书令，谥忠愍。尝封莱国公。初笃学，喜屡文，尤长诗什，多得警句。在相位，论议忠直，不顾身谋，仇邪媒孽，既以谪死，或又谤之云：在相位时，与张齐贤相倾，朱能为天书降乾• ， 准知而不言。曾子固明其不然，曰：“ 审如是，丁谓拂须，固足以悦之。”司马温公《训俭文》，亦言其奢侈，子孙丐于海上。然以史考之，莱公盖无子也。集有范雍叙，其二百四十首。《野水无人渡》及《江南春》二首皆在，独“ 到海只十五”之诗已亡其全篇矣。　　陈氏曰：《巴东集》三卷。公初以将作监丞，知巴东县，自择其诗百余篇，且为之序。今刻于巴东。《忠愍公集》三卷，乃河阳守范雍得公诗二百首为三卷，今刻板道州。

张刑部诗

【临川先生集】《张刑部诗》刑部张君诗若干篇，明而不华，喜讽道而不刻切。其唐人

九百七卷

善诗者之徒欤！君并杨刘生，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。学者迷其端原，靡然穷日力以摹之。粉墨青朱，颠错丛庞，无文章黼黻之序。其属情籍事不可考据也。方此时，自守不污者少矣。君诗独不然，其自守不污者邪？子夏曰：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观君之志，然则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？岂惟其言而已！畀予诗而请序者，君之子彦博也。彦博，字文叔。为抚州司法。还自杨州，识之，日与之接云。庆历三年八月序。

魏野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魏仲先草棠集》二卷。　　《钜鹿东观集》二卷。　　晁氏曰：魏野，字仲先。陕州人。志清逸，以吟咏自娱，忘怀荣利。隐于陕之东郊，手植竹木，绕以流泉，凿上袤丈，曰“乐天洞。”前立草堂。为诗清苦，句多警策。与冠准、王旦善，每往来酬唱。祀汾阴岁召不起。卒赠著作郎。集有薛曰序。《钜鹿东观集》，乃野之子闲集其父诗四百篇，以赠著作，故以东观名集。

潘逍遥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潘逍遥诗》三卷。　　晁氏曰：皇朝潘阆，字逍遥，大名人。通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尤以诗知名。太宗尝召对，赐进士第。将官使之不就。王继恩与之善。继恩下狱捕阆甚急，久之弗得。咸平初，来京师，尹收系之。真宗释其罪，以为滁州参军。后卒于泗上。与王禹称、孙何、柳开、魏野交好最密，集有祖无择序，钱易、张达皆碣其墓，附于集后。苏子瞻少年时过一山院，见壁上有句云“夜凉知有雨，院静若无僧。”而不知何人诗，今集有此联，乃阆《夏日宿西禅院》诗也。小说中谓阆坐卢多逊党，尝追捕，非也。　　陈氏曰：阆尝赐及第，后坐追夺，变姓名，僧服入中条山，卒于泗州。又有严陵刻本同，但少卷末三首。

滕白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滕工部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滕白撰。篇首《寄陈搏》，知为国初人，又有《右省怀山中》及《台中寄朱从事》诗，则其杨历清要亦多矣。史传亡所见未有考也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王岩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工岩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工岩撰，集中有《春日感怀》。《上滕白郎中》，盖亦国初人。又有《圣驾亲征河东》及有“ 甲午避寇，全家欲下荆南”之语，则是李顺乱蜀之岁，岩盖蜀人也耶？

王初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王初歌诗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王初撰，未详何人，有《延平天庆观》诗，当是祥符后人也。

甘棠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甘棠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知制诰上蔡孙仅邻几，咸平元年进士第一人，后其兄何一榜，尝从何通判陕府，以所赋诗集而序之。首篇曰“ 甘棠思循史” ，故以名集。仅兄弟皆不寿，故不大显。

钱易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钱氏曰歌诗》二卷。　　陈氏曰：翰林学士吴越钱易希白撰。废王　之子，咸平二年进士第二人，景德二年制科。初，钱氏归国，群从皆补官，独易与兄昆不见录。遂刻志读书，皆第进士，昆至谏议大夫，易子彦远、明逸，又皆以贤良方正入等。宋兴，父子兄弟制举登科者，惟钱氏一门。易有集百五十卷，未见，家止有此及《滑稽集》四卷而已。

林和靖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林和靖诗》三卷。　　晁氏曰：林逋，字君复。杭州钱塘人。少刻志为学。结庐西湖之孤山。真宗闻其名，诏郡县常存遇之。善行书，喜为诗。其语孤峭澄淡。临终作一绝曰：“茂陵他日求遗稿，犹喜初无封禅书。”或刻石置之其墓中。赐谥曰“ 和靖先生”。

【豫章文集】《书林和靖》诗。　　欧阳文忠公极赏林和靖“ 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之句，而不知和靖别有《咏梅》一联云“ 雪后园林才半树，水边篱落忽横枝。”似胜前句。不知文忠公何缘弃此而赏彼。文章大概亦如女色，好恶止系于人。李之仪《书林逋处士诗后》：西湖风物固不迁，但无和靖辈人物尔。览之怅然。姑溪老农。

【黄文献公集】《跋林和靖诗》：子尝见先生手书诗一卷，多集中所载，此三诗则皆有

九百七卷

之，而亦不尽同。窃意集中，是后来所改定也。

石曼卿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石曼卿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石延年，字曼卿，南京宋城人。举进士不中，为三班奉职，改太常寺太祝，迁秘阁校理，气貌雄伟，喜论事，善书札，纵酒不羁，世多传其仙去。其诗如“ 春阴红梅”及“ 乐意相关禽对语，生香不断树交花。”“ 莺声不逐春光老，花影常随日脚流”之句，至今讽咏焉。　　陈氏曰：其诗自为序，石介复为作序，其仕以三举进士，为三班奉职，出处详见欧公所作墓志。　　欧公《诗话》曰：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，其气貌伟然，诗格奇峭。又工于书笔，画遒劲，体兼颜柳，为世所珍。余家尝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纸，曼卿为余以此纸书其《筹笔驿》诗，诗，曼卿平生所自爱者，至今藏之，号为三绝，真余家宝也。曼卿卒后，其故人有见之者云，恍惚如梦中，言我今为鬼仙也。所主芙蓉城，欲呼故人往游不得，忽然骑一素骡，去如飞。其后又云，降于亳州一举子家，又呼举子去不得，因留诗一篇与之。余亦略记其一联云“ 莺声不逐春光老，花影长随日脚流。”神仙事怪不可知，其诗颇类曼卿平生语，举子不能道也。

【苏东坡集】《书曼卿诗稿后》：范文正公　　祭曼卿文，其略曰：“曼卿之才，大而无媒，不登公卿，善人是哀；曼卿之诗，气豪而奇。大爱杜甫。酷能似之；曼卿之笔，颜筋柳骨，散落人间，宝为神物；曼卿之心，浩然无机，天地一醉，万物同归。不见曼卿，忆兮如生，希世之人，死为神明。”方此时，世未有言曼卿为神仙事，后十余年乃有芙蓉之说，不知文公偶然言之呼，抑有以知之也。

【黄文献公集】《书石曼卿馆直诗后》：曼卿仕凡再入馆，康定二年二月四日，以秘阁校理，卒于官。距作此卷时，仅四浃旬耳。安知非曼卿绝笔耶？呜呼！曼卿之卓然不可朽，固不必在是。欧阳子所谓轩昂磊落，突兀峥嵘者，览卷犹可概见也。

【李端叔姑溪集】《跋石曼卿二墓诗》。　　曼卿跌荡不羁，剧饮尚气节，视天下无复难事，不为小廉曲，谨以投瓦合，非独不为而已。一有相值，藐然不少降意，若此等辈，终身不敢辄窥藩篱也。方时天下无事，尝感慨论列，引物连类，一切取律古人，君相心奇之，而适以多事为戒，故不果用。虽在秘书，不屑夜游，浮沉里巷间，见者如遇于烟云中。与

所善饮酒家，其命至无算，竟席不交一语，引去。至今指其地为神仙所降。方大醉开省西门，卧大庆庑下，卫士前呵问，已而知为曼卿也。率辟易，以手加额上，嗟恻而去，年才五十余，竟死于小官，大鹏尺晏鸟，九万里而图南与夫自抉于枪榆枋者，固不可同日语。横海之•，目见目见于蹄涔杯杓之间，欲求合于一辙，盖难矣。安得不丛惊聚骇，或讥且骂邪？要亦如吾所素而无愧焉可也。文词翰墨，乃其余事，既不得用，聊复剪剪所好，姑玩胜日。而流传相夸，览之亦足以仿佛其平生尔。崇宁三年八月一日。

【晁无咎鸡肋集】《跋曼卿诗刻》：右石公曼卿诗，自书曼卿与苏公子美齐名。两人皆欧阳文忠公所畏。《澄心堂诗》所谓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。又曼卿墓表，其略曰：曼卿先世幽州人，少以气自豪，读书不治章句，独慕古人奇节伟行、非常之功。顾不合于时，乃一混以酒，文章劲健，称其意气云。文忠公一代儒宗，曼卿于补之辈行阔四五，诗工字妙，不当从补之议，当如文忠公语也。曼卿以天圣四年来令金山，故诗为此邑人作者多，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刘君一也。如题张氏园亭诗云“ 乐意相关禽对语，生香不断树交花。”尤为佳句。其地在邑东郭，近秦城古寺，盖太宗时御史张公穆之别业园，诸子之所营也。逮补之寓此，盖七十年。而荒墟废址，狐鼠之所跳嗥，独两大桧苍然犹在。其枝半死半生，蟠惊奇怪，想见山阴品汇之盛，微咏奇句，为之大息归。御史曾孙大方曰：尝试复之，崎立两亭，当为子名之，以其语一曰“ 乐意。”一曰“ 空香。”以记曼卿尝醉此，亦知子先世与曼卿厚，今不可得也。大方曰：唯岁再春，大方率清晓出郭门，或问之曰：东园壅培事，恐后会大方，犹子刍与同里郭方，又以曼卿此诗刻石，欲补之书数字石上，乃摭文忠公诗文，并附题园亭诗事。其末为夫后来益远，前辈奇伟有如石公，至不知其名字志行，终始何如人，故详出之。大方字廷贤，刍字尧询，方字进道，皆里良士，而尧询自云藏曼卿书诗犹十数。大观二年三月已巳。颖川晁补之无咎题

【李昭玘乐静集】《跋石曼卿诗后》：右石曼卿诗二篇，为侍御史高公作也，高公初自御史，以言事忤丁晋公，出守淄川。天圣三年擢户部判官，坐试进士擅不如格，左迁监兖州酒。三年复官知单州，时曼卿为济州金乡宰，驰此诗寄之。高公志大气刚，学贯今古。论天下事有理，勇于自任，虽屡谪逐，志愈不屈，文章雅重有法度，作诗务高古，语健而志深，一时望人也。曼卿以豪伟自许，独深知其为人，执弟子礼敬事之。其诗引贾谊韩愈杜甫，以见不得其志。才不下古人，区区冀复用以发于事业。以此观之，上君子气节相与，又不可苟合，必欲致身于功名之会，惟恐汩汩以死，非特言辞取悦而已。未几，高公再入为盐铁判官，属大河决澶渊，乃疏利害。议者不喜，罢去，知陕府，卒于官。后十年，曼卿自海州通判迁秘阁校理，上书陈西夏十事，不报。既而元昊犯吾圉，边邑骚动，天子稍思其言，方试一事，不幸病且死。呜呼！高公终身力行而三蹶，曼卿才一进武而遂殒厥身，窃读此诗，良可叹云。大观戊子仲秋朔，乐静堂题。

吕夷简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吕文靖集》五卷。　　陈氏曰：丞相许国文靖公寿春吕夷简坦夫撰。文靖不以文鸣，而其诗清润和雅，未易及也。

陈亚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陈亚之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陈亚，字亚之，性滑稽，喜赋药名诗，仕至司封郎中。药名诗始于唐人张籍。有“ 江阜岁暮相逢地，黄叶霜前半下枝”之诗。人谓起于亚，实不然也。　　陈氏曰：咸平五年进士，有集三卷。药名诗特其一休耳，如“马嘶曾到寺，犬吠乍行村，吏辞如贺日，民送似迎时。”皆佳句，不在此集也。【苏东坡集】《书陈亚之诗后》：故三司副使陈公，某不及见其人。然少时所识一时名卿胜士多推尊之尔。后前前雕丧略尽，能称颂公者，渐不复见。得其绪言遗事，当记录宝

九百七卷

藏，况其文章乎！公之孙师仲录公之诗二十五篇以示，其三复大息，以想见公之大略云。元符四年十月二十三日，眉阳苏某书。

【豫章文集】《书陈亚之诗后》：岷山之发江，仅若瓮口，淮岳桐柏，力能泛觞，卒之成川注海，以其所从来远也。学问文章，震耀一世，考其祖曾，发源必有自。陈氏昆仲多贤，是中将有名世者，观吏部公之诗可谓源清矣。

金陵览古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金陵览古诗》三卷。　　陈氏曰：虞部员外郎杨备撰，亿之弟也。

苏才翁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苏才翁集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苏舜元，字才翁，子美兄也。工草隶，诗章豪丽。

晁君成诗集

【文献通考】《晁君成集》十卷，《别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新城令晁端友君成撰。东坡为作序。补之，其子也。《东坡序》略曰：晁君成，君子人也。吾与之游三年，知其为君子，而不知其能文与诗，而君亦未尝一语及此者。其后君既没，其子补之出君之诗三百六十篇，读之而惊曰：嗟呼！诗之指虽微，然其美恶高下，犹有可以言传而指见者。至于人之贤不肖，其深远茫昧难知，盖甚于诗。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诗，则其所谓知君之为君子者，果能尽知之乎？君以进士得官，所至民安乐之，惟恐其去，然未尝以一言求于他人，凡从事二十三年，而后改官以没。由此观之，非独吾不知，举世莫知之也。君之诗清厚静深，如其为人。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，宜为人所共爱。其势非君深自覆匿，人必知之。而

其子补之，于文无所不能，博辩俊伟，绝人远甚，将必显于世。吾是以知有其实而辞其名者之必有后也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杜师雄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杜师雄诗》一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宋朝杜默，字师雄，徂徕人。石介作《三豪篇》，所谓歌之豪者。苏子瞻颇陋之。

邵尧夫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击壤集》二十卷。　　晁氏曰：宋朝邵雍尧夫，隐居洛阳。熙宁中与常秩同召，力辞不起，邃于易数，始为学至二十年，不施枕榻睡，其精思如此。歌诗盖其余事，亦颇切理，盛行于时。卒谥康节，集自为序。　　《朱子语录》：康节之学，其骨髓在《皇极经世书》，其花草便是诗。

【刘静修集】《书康节诗后》：物齐也，齐之则不齐矣。犹之东西也，东自东而西自西，固不齐也。然东人之西，则西人之东也。是曰东亦可，曰西亦可，则是未始不齐也。然东西之形既立，指其西而谓之曰东，则为东者必将起而争之，而不齐者出矣。不齐之，则物将自齐而平矣。东也，西也，吾立于中而制其东西焉，如是则谓之无所著可也。一有所著，则不西而东矣。谓之无所著可乎？彼空将无所著也。一倚于空，独非著乎？此程子深有取于邵子之言也。然彼为其说者曰：是不足以破吾说也，吾曰齐固未尝齐夫物也，吾曰空，固未尝著夫空也。噫！悠谬辗转，愈遁而愈无实也。

【魏鹤山大全集】《跋康节诗》：理明义精，则肆笔脱口之余，文从字顺，不烦绳削而合。彼月锻季炼于词章，而不知进焉者，特秋虫之吟，朝菌之媚尔。　　又《跋康节逢春诗》：先生妙极道数，从容于义理之会。虽形诸余事，无问精粗，莫非实理。秦汉以来，诸儒鲜能及之，此所谓豪杰之士也。陵阳牟君铉，得其所书《逢春》诗，尝以遗临邛魏某，辞不敢有，仍书而归诸。　　又《跋康节与韩康公唱和诗》：惟古于文必已出，而先生此诗全用韩文《公送李愿序》意，岂人心之所同，固不嫌于相袭耶？先生虽不为公卿得时行道，而发明先后天之奥，约之于事，心践于形，所以淑时贤而启来哲，为斯世冶理之助，其为公卿不既多乎？

韩持国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韩持国诗》三卷。　　晁氏曰：韩维，字持国，亿之子也。与其兄子华王汝，俱位宰相。持国最能诗，世传其《酴醾绝句，他多称是。

王荆公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临川诗选》一卷。　　注荆公诗十五卷。　　陈氏曰：汪藻彦章，得半山别集，皆罢相山居时老笔，过江失之，遂于《临川集》录出。又言有表启十余篇，不存一字。　　又曰：参政眉山李壁季章撰。谪居临川时所作。助之者曾极景建，魏鹤山作

九百七卷

序。

【刘将孙养吾集】《王荆公诗序》：洛学盛行而欧苏文如不必作。江西派接而半山诗几不复传。诸老心相服各有在，而世俗剽耳附声者，往往可叹也！庆元参政雁湖李氏，独笺《临川诗》于共惩荆舒之后。与象山记祠堂，磊磊恨意相似。文章行义，固各有必不可概掩者，然东南仅刻两本，眉久废抚亦落。士大夫或白首不及见，以是藏本极少，亦牵联没没至此。李笺比注家异者，间及诗意。不能尽脱窠臼者，尚袭常眩博，每句字附会。肤引常言常语，亦跋涉经史。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诗喜荆公，尝点评李注本，欲删其繁，以付门生儿子，未暇也。安成王士吉，往以少俊及门有闻，日以书来汀清白刻荆公诗。以评点附句下，以雁湖注意与事确者类篇次，愿序之。于是荆公诗，当粲然行世矣。公诗为宋大家，非文人诗而具用文法。抑光耀以朴意，融制作为裁体。陶冶古今而呼吸如令，精变尘秕而形神俱妙。其也，如老吏之约三尺；其丽也，又如一笑之可千金。历选百年，亦东京之子美也。独其不得如子美之称于唐者，相业累之耳。呜呼！使公老翰林学士，甚然一代词宗，亦何必执政耶！论诗文与论人物异，论行事竟见又异，雁湖笺此诗尚以《明君怨》置议论，盖共正之。然彼咏明君耳，何与人节而刺　　之？因士吉刻本，记先君子所尝为荆公感叹者于此。而非敢评公诗也。

【叶水心集】《题荆公诗后》。　　或言苏公书荆公高下数家村诗武陵句为不工，且云也是别无好韵。审是则欲宿　桑门，当又疑矣。

【陆游渭南集】《跋荆公诗》：右荆公手书诗一卷。前六首赠黄庆基，后七首赠邓铸，石刻皆在临川。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。陆某谨题。

【江藻浮溪集】《跋半山诗》：《半山别集》有诗百馀首，表启十馀篇。乃荆公罢相居半山时邓笔也。祝邦直作淮南学事司属官时，摹印甚精。德兴建节乡人周彦直。旧从荆公学，亦用此集印行。余皆宝之。过江以来二十年，求之莫获。顷见徐师川云："黄鲁直读此诗。"句句击节。公器之不可掩也如此。近观临川前后集，犹识其在集中者数十首，因择出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录之。而表启不存一字，可惜也。然录者极多舛误。非不知其非真。但不敢擅下雌黄耳。今人谓荆公诗皆其少作。而此老笔无人辨之。尤怅然也。

【魏鹤山大全集】《临川诗注序》：国朝列局修书。至崇观政宣而后尤为详备。而其书则经、史、图、牒、乐书、礼制、科条、诏令、记注故实、道史内经，臣下之文，鲜得列焉，时惟临川王公遗文，获与编定。薛肇明诸人实董其事。虽曰出于一时之好尚，然其锻炼精粹，诚成文人之巨擘。以元佑诸贤与公异论者，至其为文，则未尝不推许之。然肇明诸人所编，卒以靖康多难，散落不存，今世俗传抄，已非当时善本，故其后先舛差，简帙间脱，亦有他人之文淆乱其间，虽然，未足多辨者。而公博极群书，盖自经子百史以及于凡将急就之文，旁行敷落之教，稗官虞初之说，莫不牢笼搜览，消释贯融。故其为文，使人习其读而不知其所由来。殆诗家所谓秘密藏者。今石林李公，曩居临川，嗜公之诗，息游之馀，遇与意会。往往随笔疏于其下。涉日既久，命史纂辑，固已粲然盈编。会某来守眉山，得与寓目，见其窥奇摘异，抉隐发藏，盖不可以一二数，则为之舍然叹曰：“ 是岂世所谓训故者乎？训故之病。党枯护朽，守阙保残，有不非郑服之陋，无是正左班之忠，今石林之于公，则有不然。其丰容有馀之词，简婉不迫之趣，既各随义发明，若博见疆志，词险韵，则又为之证辨钩折，俾览者皆得以开卷了然。公之学亦时有专己之癖焉。石林于此，盖未始随声是非也。《明妃曲》之二章曰：“ 汉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” ，则引范元长之语，以致其讥；《日出堂上饮》之诗，其辞曰：“ 为客当酌酒，何预主人谋”。则引郑氏考之误，以寓其贬；《君难托》诗曰：“ 世事反覆那得知，谗言入耳须庚离”，则明君臣始终之义理，以返诸正。自馀类此者尚众，姑摘其一二以明之。则诗注之作，虽出于肆笔脱口，若不经意之馀，而发挥义理之正，将以迪民彝，厚世教，夫岂训故云乎哉？石林常参预人政，今以洞霄之禄里居，其门人李西，极醇儒，必欲以是书板行。而属某叙所以作，乃书以授之。

东坡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注东坡诗》四十二卷。　　司谏吴兴施元之德，初与吴郡顾景蕃共为之。元之子宿从而推广，且为年谱以传于世。陆放翁作序，颇言注之难。盖其一时事实，既非亲见，又无故老传闻，有不能尽知者。噫！岂独坡诗哉？注杜诗者非不多，往往穿鉴附会，皆臆决之过也。

【陆游渭南集】《东坡诗序》：唐诗人最盛，名家者以百数，惟杜诗注者数家，然概不为

识者所取。近世有蜀人任渊尝注宋子京、黄鲁直、陈无已三家诗，颇称详赡。若东坡先生之诗，则援据闳博，指趣深远，渊独不敢为之说。某顷范公至能会于蜀，因相与论东坡诗，慨然谓余："足下当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，以遗学者"。某谢不能。后二十五年，某告老居山阴，吴兴施宿武子，出其先人司谏公所注数十大篇，属某作序。司谏公以绝识博学名天下，且用工深，历岁久，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，则于东坡之意，盖几可以无憾矣。

【王灼顺堂集】《跋苏子送宋使君诗》：元佑丁卯，宋使君为尚书郎，以便亲，丐乡郡，得彭州。二苏先生为作送行诗，非荣其归也，喜其获奉亲之乐耳。然竟以内艰不之官。而

九百七卷

二诗已为好事者刻石于守居之西湖。后六十年，使君之孙泰发将母通守益昌，出先生笔迹相示，灼读数过，窃叹曰：使君之孝，传了若孙，宋氏家声不坠矣。又《跋送顾子敦使河朔诗》：顾子敦，躯干丰伟，当时有顾屠之号，先生两诗，前辈雅戏也。今世士大夫喜治边幅，事文律，面谄相悦之，不暇一语，稍涉忌讳，两家之难不解，求见前辈诚实风流，岂复得耶？

【李庄简公文集】《跋东坡双泉诗》：东坡先生，绍圣庚辰六月十七日，北归过琼，作《双泉诗》，盖有讥焉。先生度岭海，虽黎童蛮妇，亦如爱敬，而士大夫或致厚薄爱憎于去来之间，故其诗曰“ 一瓶之中，有滗有淄” 。又曰“ 岂弟君子，江海是仪”，虽先生旷怀雅量，亦未能忘情于此时也。今四十有六年矣。先生亲笔，以为好事者取去。绍兴乙丑，予谪海南，儿子孟博、孟坚，更来视予，双泉旧有亭宇，因葺居之。暇日，偶书先生诗，复揭之亭上。庶几先生雄词英气，千古不泯，抑使后来者有考焉。绍兴丙寅八月五日，上虞李某题。

【李端叔姑溪集】《跋东坡玉盘盂诗后》：东坡守东武，得异花于芍药品中，既已名之，又即席赋二诗，以志其事。异时闻其语，并得其诗，花则未之见也。崇宁四年冬至后七日，阳翟人傅君仲训，偶出花图相示。而东坡小楷二诗于其下，盖当日本也。予得此花，又见其字，泫然流涕，因次其韵。

【元遗山集】《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》：东坡和陶气象。只是坡诗，如云“ 三杯洗战国，一斗消强秦”渊明决不能辨此“ 独恨空怀亦尝持”之句，与论无弦琴者自相矛盾。别一诗云“ 二子真我客，不醉亦陶然” ，此为佳。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题。

【余谦一丈安家集】《跋苏东坡松江风字韵诗》。吴松，天下之绝景也。前之岁，公与子野，公择六人饮焉，自杭守密时也。今之岁，与太虚参寥四客又饮焉，由除移时也。垂虹亭上，落日酒酣，分韵赋诗，立如双壁。人与境俱胜矣。蜀笺厚如皮，颜楷大如掌，想见挥毫落笔时，所谓吞五湖三江者。山谷不得为虚语。

【豫章文集】《跋子瞻木山诗》：往尝观明允木假山记，以为文章气旨似庄周韩非，恨不得趋拜其履舄间，请问作文关纽。及元佑中，乃拜子瞻于都下，实闻所未闻也。今其人万

里在海外，对此诗为废卷竟日。又《跋子瞻送二侄归眉诗》：观东坡二丈诗，想见风骨岩，而接人仁气粹温也；观黄门诗，颀然峻整，独立不倚，在人眼前。元佑中每同朝班，余尝目之为成都两石笋也。

【朱晦庵集】《跋东坡书李杜诸公诗》：东坡此卷，考其印章，乃绍兴御府所藏，不知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何故流落人间。捧玩再三，不胜敬叹。但其所写李白《行路难》，阙其中间八句，道子胥屈原陆机李斯事者，此老不应有所遗忘，意其删去，必当有说。《老翁井诗》，在老苏送蜀僧去尘之前，必非它人之作，然不见于嘉• 集，亦不省其何说也。彼欲井中老翁，改颜易服，不使人知，而后篇遽有嫌瘦废弹之叹，何耶？然其言怨而不怒独百世，以俟后贤而不惑，则其用意亦远哉！庆元丁己十月丁丑，新安朱熹观玉山汪季路所藏，而识其后如此云。

【晁景迂集】《题东坡诗》：柳子厚诗与陶渊明同流，前乎东坡，未有发之者。《檀弓》，则又东坡窥之以学为文章者。靖康内午仲冬二十二日，箕山晁说之题。

【周益公大全集】《题东坡颍州诗》：东坡以元• 六年秋到颍州，明年春赴维扬，作此诗。题曰《西湖月夜泛舟》，今集序以《赵德麟饯饮湖上，舟中对月》为题是也。案公在颍仅半年，集中自放鱼长韵而下，凡六十馀诗，历考坡所至岁月，惟颍为少，而留诗反多。盖陈传道、履常、赵德麟、欧阳叔弼、季默适聚于颍，故临别诗云“ 五君从我游，倾泻出怪珍” 。又中间刘景文特来送行，诗云：欧阳赵陈皆我有，岂谓夫子驾复迁。迩来又见二黜柳，共此暖热餐毡苏”自注云：郡中日与叔弼、景贶、履常相从，而景文复至，不数日，柳戚之亦见过，宾客之盛，顷所未有。乃知摅发妙思，罗列于此，抑有由也。堂名聚星，今古相望，使有俗物败人意，如坡所云，其能尔乎？冯吴江轸远示真迹，敬题其后。嘉泰癸亥孟夏九日。

【黄庭坚豫章集】《书东坡与蔡子华诗后》：余来青衣，当东坡诗后十一年，三老人悉已下世，或见其儿孙甥侄耳。此邦士人恂恂犹有忠厚之气，盖以前辈多老成耶！子华之孙汝砺持此诗来，时东坡犹在零陵，使人拊卷太息。元符二年九月庚辰天少晴，又欲雨，涪翁书。

【吕祖俭大愚叟集】《书东坡访子由倡酬诗，送子长弟行，题其后》：栾城谪居此邦，东坡自黄移汝，由兴国迂道来访栾城，为十日留。兄弟叔侄倡和之诗具皆可考。今相距百馀年，父老犹相传以为盛事，固以人为重，亦以至情所感，自有所不能忘也。予自庐陵蒙恩徙筠，子长第南康秩满，疋马相过，适会予迁居大愚，相与周览二苏墨刻。顾予之兄弟，虽未能仰企前修，然当中和佳时，无官事以相萦，得以携手近郊。而其所留之日，复逾两旬，则其幸会，视昔人益有过焉。其返也，既不能作为诗章以追前作，姑手书东坡来途自兴国归途至奉新，及子由所赋以送之。子由送东坡诗有云“ 此行千里隔江河，何人更问维

摩疾” 。自念衰病，寄迹江乡，生还之期，未敢有觊。第归先庐，洒扫松揪，扶持门户，时以尺书，访予死生。庶笃一时相见之情，且慰别后相思之意云。庆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，东莱吕子约父书于大愚僧舍。

黄山古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山谷集》十一卷。《外集》十一卷，《别集》二卷，《山谷编年诗集》三十卷。　　陈氏曰：黄庭坚鲁直撰，江西所刻诗派，即豫章前后集中诗也。《别集》者，庆元中莆田黄汝嘉增刻。又曰：山谷诗文，其甥洪氏兄弟所编。断自进德堂以后，今《外集》所载数卷，有晚

九百七卷

年删去者，故任子渊所注，亦惟取《前集》而已。监丞黄　子耕者，其诸孙也。即会粹别集，复尽取其平生诗，以岁月次第编录，且为之谱，今刊板括苍。

【黄文献公集】《跋山谷赠元大师诗》：元符二年，公在戍州有《寄题祖元大师》《此君轩诗》明年公自戍州放还，以十二月抵江安。又明年，是为建中靖国元年，公以正月发江安，元师自荣州来送之，故有是作。其诗今载《别集》中，而蜀刻小本，以为祖无大师，盖传录者以元为无，故又讹而为无。幸真迹尚在，可证其误也。

【韩元吉南涧集】《跋山谷送徐隐父二诗草》：聂长乐藏山谷二诗，虽属草笔力遒健不苟，前篇用邑令事，后用徐姓事尔，淳熙甲辰，二月既望颍川韩某观。

【朱晦庵集】《跋黄山谷诗》：杜子美诗小序有言，虎搪突夔人藩篱者，夔人正谓夔州人耳。而山谷诗乃有虎夔藩之语，今此颂又用触字。按见《灵光殿赋》，自为龙劫貌，元无触义，不知山谷何所据。此卷词笔精丽，而指意所属，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见讥于王荆公者，览者亦可以发深省矣。

【国朝宋濂集】《跋黄山谷赠祖元师诗后》：黔安居士书自绍圣乙亥谪黔中之后，得藏真自序于石扬休家，落笔，顿觉超异，此卷乃召还时所书，居士年已五十七矣。其为妙绝，有不容言者。至若其诗，则为祖元大师而赋。师、和义人、族王氏，能用五行书察人休祥，性尤嗜琴，学之二十年弗厌。构霜钟堂，畜推琴十馀，遇嘉宾至，辄欣然鼓一二曲。或坐此君轩，对竹啸咏。居士尝寄诗题轩中。及闻东还，师自三荣追至泸川饯之。居士嘉其勤，因叠前韵赠焉，夫居士之在中朝卞辈平日以士大夫自居，反不相容。至于摈延斥五溪蛮虫之乡，而师以一浮屠氏，乃能不远七百里而送之，则其尊贤尚德为何如？要不止精于琴学而已也。诗中第五句有“ 孤臣蒙恩已三命”之言，案居士辞免吏部员外郎，状元符，庚辰自戍州起废。五月复宣德郎监鄂州盐税，十月改奉议郎，签书宁国军节度判棘官，十二月发火道。建中靖国辛巳三月出峡州，始改朝奉郎知舒州。或疑居士之赋是诗，棘在于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，当时仅授二阶，不应前两月遽云三命殊不知，火道初发之时，已闻有守舒之擢，第未尝被诏命尔。不然，其和丹杨皓诗，亦未出峡所作，何以有“ 老作同安守”之句耶？此盖不难知者也。诗序云：并简周彦公。周彦名庠，皇• 进士梦易之子，师之群从弟程遵诲之门人，七岁能文，后举八行大司成，考定为天下第一，诏旌其门，授潼川府教授。辞，殁谥贤节先生。东坡颍滨及范忠宣公，皆称其人。所著　有《冰壶集》二十卷，亦一知名之士。谩附及之。非惟见居士择友之精，而师之昆季清标雅望，足以承居士崇奖

之重，庶几览之者有所发哉！杨子云之杨。文宜从手，今改而从木者，其偶误耶？抑或别是一个人耶？

【释大□蒲室集】《释大□题黄山谷诗后》：苏子瞻荐鲁直，有曰：瑰伟之文妙绝当世，孝友之行追配古人，平生尽书之。其诗与字画，特馀事尔。后鲁直参禅老晦堂，闻桂香悟道，故超然于患难死生之表，而视子瞻之论，又大有径庭矣。因观《答任道教授诗》，评之如此。使鲁直复生，必以予言为然。

【李壁鹰湖集】《书山谷秋怀八诗后》：山谷此书遒劲而娟秀，与诗皆得意之作也。独未知吕虢州指何人，屡考而莫得云。眉山李某书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陈后山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后山集》六卷《外集》五卷。《注后山诗六卷》：陈氏曰：陈思道无已撰，亦于正集中录出入诗派，江西宗派之说，出于吕本中。居仁前辈固有议其不然者矣。后山虽曰：见豫章之诗，尽弃其学而学焉。然其造诣平澹，真趣自然，实豫章之所阙也。　　又曰：新津任渊子渊注，鄱阳许尹为序。大抵不独注事而兼注意，用工为深。二集皆取前集，陈诗以魏衍集记冠焉。

卢载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卢载杂歌诗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卢载厚元撰，集中有与胡则、钱惟演往来诗。

李有庆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琴轩集》一卷。　　陈氏曰：题南荣浪翁李有庆撰，与石昌言、任师中同时。卷末赠答十二绝，阙其六，其曰癸已岁者，殆皇• 中耶？

元章简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元章简诗集》十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参政元绛厚之撰。

刘景文诗

【文献通考】《刘景文集》十卷。　　陈氏曰：左藏库使知隰州刘季孙景文撰。环庆死事将平之子也。东坡尝荐之。坡在杭，李孙寄诗，有“ 四海共知霜鬓满，重阳曾插菊花无”之句。其诗慷慨有气，如其为人。

【豫章文集】《书刘景文诗后》：刘景文枢密副使，盛文肃公之婿，于先妣安康郡君，尚为丈人行。然景文不以尊属，临我以翰墨文章，见谓亲友。余尝评景文“ 胸中有万卷书，笔下无一点俗气”。往岁东坡先生守馀杭，而景文以文思副使为东南第三将，东坡尝云“ 老来可与晤语者，凋落殆尽惟景文可慰目前耳”。身后图书漂散，余亦鬓发尽白，今对此诗，令人气塞。

【苏东坡集】《题刘景文诗后》：景文有英伟气，如三国时陈元龙之流。读此诗，可以想见其人。以中寿没于中州，哀哉！昙秀，学道离爱人也，然出诗与余，相对泣下。丁丑正月六日谨题。

九百十七卷

永乐大典卷之九百十七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师　太师二

【宋眉山唐子西集】《代谢蔡太师启》：始缘力请，得返弊庐；终赖仁私，尽还旧物。岂惟铭佩，亦复兢惶。某屏迹累年，无识面者；阖门度日，将终身焉。自收老大之心，遂绝进升之望。未甘扶杖，起居虽健于管宁；久已饰巾，志意自同于陈。忽奉昭回之迹，大推滂霈之恩。旧恶宿愆，一时荡涤；前侯故将，以次甄收。顾惟朽钝之躯，屡费陶熔之手。终蒙记录，不忍弃捐。谓其尝任宰司，故优其班序；谓其久安田里，仍处以虚闲。就使自为之谋，想亦不过如此。静循其本，敢不知归？此盖伏遇某官，以工佐之才，值圣人之运，将令四海尽蒙比屋之封，肯使一夫犹掩向隅之泣。致兹衰退。亦极宠荣。食既愈浮，宁有小言之补；位非所称，得无大耋之忧。辞受之间，莫知所措。

【李曾伯可斋集】《代蜀总贺史丞相拜太师魏国公启》大庭播告，上衮登庸。定鼎相成，师礼重周公之德；分圭启魏，国名嘉毕万之封。昭宗臣佐策之勋，示明主报功之宠。古今盛事，中外欢心。窃以六典作姬，首三公而始置；百官表汉，非一职以为称。自尚父得于溪，而子房奋于黄石。寥寥千载，落落几人。迄我皇朝，尤为旷典。惟淳化真人之绍述，礼赵普以勋劳；至元佑天子之幼冲，拜路公以年德。中兴而后，未见如斯。考国史之所闻，独会稽之先烈。然在孝庙十年庚戌之旦，始疏魏社之封；迄于光星三月甲寅之辰，初演师桓之命。非以钦崇于旧学，则由拥佑于重光。方蔚为宝训之首称，况继金瓯之全美。超前越后，仅有绝无。恭惟某官，社稷重臣，国家元老。正权纲于圣化更张之日，运连筹策于王室规恢之时。事能应、物能名、持蓍龟之先见；刚不吐、柔不茹、存金石之诚心。坐扶茂陵三十载之治功，益衍炎祚万亿年之休命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赤舄独隆于左右，黄旗浸盛于东南。属开历数之绍尧，方卜讴歌之归启。天擎鳌柱，金滕藏代发之书；日洗虞渊，玉几任保钊之奇。寄遂定一代延长之计，克彰两宫仁孝之忱。以至义质鬼神，息四海鸱• 之难；信行蛮貊，格五胡狼虎之奸。国势无山岳之动摇，人心有松柏之茂悦。矧登鸿硕；叶赞燕诒。奉广姒之徽音，佐继闻之丕烈。屹然於从容密勿之顷，隐若有凭藉维持之基。斯克享于天心，宜莫隆于人爵。窃聆奎翰，亲发玉音。道慈训之丁宁，示元勋之尊显。谓先朝眷倚之意，当示褒崇；而今日拥翊之功，岂容谦抑。所以彰两朝不世之绩，慰二祖在天之灵。异数肆，佥言惟允。山川世胙，方益增茅土之封；岩石民瞻，当愈重槐庭之位。然且秉枢机之周密，连鼎轴之奠安。被之诗歌，宜在丞民崧高之雅；编之史册，无愧伊训说命之书。身亲见之，民生幸甚。某谬司井络，久属泰阶，矧窃听于黄麻，喜欲赓于绿竹。丹心报国，敢忘雨露之深恩；白有逢时，未分江湖之终老。《贺郑左相除太师魏国公启辞免太师》：制麻诞播，魁柄载持。不必备官，惟其人，谦处维垣之贵；爰立作相，置诸左，晋封大国之荣。九鼎尊安，八埏• 怿。眷本朝之上宰，图共政以旧人。命潞国于至和之二年，则及首台之重陟；复歧公于隆兴之初[1]，亦由次辅以后升。大册耸闻，前修丕迈。恭遇某官，器闳而用博，诚立而明通。有王佐才，务引其君於当道；曰大人者，将以先知而觉民。公论恃之以统盟，善类倚之为宗主。自还公衮，叶辅宸。持劲节之冰霜，缔隆知于金石。慨念治功之辽邈，图回世运之艰屯。酬酢几微，坚凝力量。绕百官而抚夷夏，遂万物以理阴阳。咨尔股肱，比三年而为国；隆吾体貌，咸一德以享心。上方待之以不名，公逾退然而毋伐。兹颁九命，式副群情。然且陈善责难，俯陋录姚崇十事之说：辞荣就列，远逾邓彪三逊之高。对杨帝训之丁宁，密勿阿衡之倚赖。冠荣枢斗，衍赋公圭。盖将毕大儒熙载之工，于以副明主仰成之意。第惟事会，尚费谟猷。治善化更，虽类解以方调之瑟；师老财匮，殆如张而未弛之弓。抑犹关尺脉之证深，未易方匕剂之效速。旁观泛论，虽非贾谊陆贽以能言；毕智尽忠，孰识如晦元龄之不易。窃窥伟奏，敬叹盛心。譬彼中流，驾万斛之航而必届；戛乎行道，审六马之驭以何难。天其开平治之期，时则赖扶持之力。器旧人求旧，无疆惟休；德新日又新，永膺多福。某穷阎屏迹，大厦囿身。夙蒙化冶之生成，今睹明纶而鼓舞。谴名未洗，岂敢希人才册子之收；庆颂喧传，犹愿效儒士歌诗之作。

【胡寅斐然集】《代张子期上秦太师启》不度寒微，敢绿恩纪。辄伸恳款，[7]免冒威尊。顾惟蝼蚁之诚，难觊埏熔之造。再三以渎，诛谴是宜。伏念某驽骞下材，瓶罂小器，志惟守分，仕则为贫。奉香火之明祠，寸能莫效；谨夙宵之常职，五斗是资。荐历岁华，遂终考秩。永惟熙旦，大辟夷途。人怀布武之心，士切克辰之志。乃顾卑飞之羽翼，已逾细满之光阴。代者它方，杳然来耗。滞留兴叹，痿人不忘一起行；无垠，顽矿实思于钧铸。况异代居夷之难，有本家先祖之忠。早被赏音，下延族从。萃隆私于门户，铭深感于肺肝。念此侥求，非无阶级。虽降才不腆，鼷鼠五技而易穷；然所欲甚微，在鹪鹩一枝而已足。危诚迫切，公听旁通。某官命世大贤，兴邦元佐。蹈危履险，确然金石之不移；守信资忠，炳若星辰之有度。一登揆路，大振邦荣。横舟楫于风涛，巨川攸济；置盐梅于鼎鼐，众口称和。秦汉已还，勋庸莫二。盖以伊周之术业，赓陪尧舜之都俞。百揆惟公，盖自任以天下；一夫不获，如已推诸沟中。自怜樗散之无庸，未辱匠师之所弃。一施斤削，即预桷榱。

某誓当勤瘁当官，靖共守

九百十七卷

位。思糜身而报德，方屏息以祈恩。

【王紫微先生集】《代张帅谢太师除敷学启》：假行都弹压之权，惭无课最；寓延阁高华之直，误被宠迁。命拜自天，恩归有地。窃以京兆重守符之任，甘泉严从橐之臣。出则济治于剧繁，入则备承于顾问，昔两都求治，责二府之政声；今六阁相辉，藏累朝之宝典。故辇毂虽专裁之地，或笔囊陪侍从之班。如其未桴鼓之稀鸣，安得预瀛洲之妙选。伏念某材羞樗散，质愧枣昏。有家漂流，逢世恢复。策名委质，徒坚父教之忠；趋事赴功，无益公家之利。顷自湖湘之疏远，误蒙廊庙之召收。旋将漕于日畿，继承流于天邑。期年已勉，策十驾以不前；衰病居多，无一毫而仰报。屡有奉祠之请，庶销旷职之忧，未闻洪造之矜从，反见清班之骤躐。仰知全度，终欲曲成；宠至若惊，固当力疾，感深而泣，徒自戴恩。兹盖伏遇某官，一德享天，三王施事。致主复雍熙之治，跻时题晏粲之期。道本密庸，运极枢而变化；人无求备，采葑菲以用才。遂俾庸虚，亦叨甄奖，某敢不益思不逮，求称所蒙。若泥在钧，已荷甄陶之赐；我心匪石，实怀篆刻之私。感愧所存。敷殚曷既。

【沈文通西溪集】《上留守太师傅中启》：伏今某窃伏东藩，藐然万里之远，仰占台象，倬尔三阶之崇。礼殊等威，执绝中外。故不敢以翰墨之屑，辄自通于屏案之前。维是瞻慕竦企之无穷，不知夙夜启居而有间。岂谓某官，诎六公之贵，忘相国之卑，命记室以占辞，因行人而传制。宠逾衮赠，光照海滨。内视其愚，实无以称于题品；尚期有立，庶几不辱于门阑。卜情无任感激之至。《上并州判府太师相公启》：伏审某官，易节成德，抚封太原。册书班闻，士论和附。恭以某官，自天生德，与世会亨。历试朝廷之难，式孚华夏之望。越参大政，再践冢司。有靖乱之功，铭如彝鼎；有致平之业，格于皇天，虽外均乎逸劳；实内倚乎藩屏。上惟全晋之旧，大河之东，总万兵之符，制二虏之患，必用元臣之重，以张连帅之威。盖以师长百僚，故特尊于端揆；且将节度诸将，故专畀于中权。富贵归于故乡，弩矢驱于县令。人臣之极，行路以荣。然海隅之民，尚有觖望；政事之召，实期须臾。岂伊一方，独被大赐。某守藩于远，拜庆无阶；瞻望欣愉，倍百常品。

【纪纂渊海】：方云翼《贺徐太师启》：祗奉白麻，进登黄阁。勋高不世，孰先柱石之元臣；品冠非常，独应台阶之上象。神明交赞，朝野同休。窃以六飞南幸者，十有七年。兵气盖尝劳于百战；两宫北狩者几逾万里，驿尘初不到于遐荒。念天步之多艰，痛神州之未复。人虽愿治，计靡图全。中更贪功喜事之臣，[illegible]张而几于失措；继遭误国谋身之士，偃蹇而曷尝有为。和战分为两途，是非同于二变。更用九相，迄无成功。惟公一人，独赞英断。迨使轺之再隰，乃盟墨之未寒。尽返龙车盾，亲迎马鬼驭。九重天笑，披长信之春风；万岁山声，动未央之晓箭。伟矣君臣之相悦，欣然华夏之交欢。在昔所无，于今为盛。共惟某官，心常体国，德善弭兵。禀重厚之资，惟忠足以结主；养中和之气，惟诚为能动天。

排群议于风波万顷之中，破异党于盘错千寻之外。人曾罔敢，己独奚疑。用能动不失时，直使虑无遗策。控黯彭于掌握，三令而十军尽分；遣滕陆如笑谈，一方而两国交定。有臣如此，其报云何？商乐阿衡，欲有谋而必就；唐尊德裕，恨无官之可酬。是宜衮绣龙盘，厅横鸱尾。固将坐而论道，岂特均于佐王。天子与之临轩，朝臣为之下拜。择贤而授，舍公而谁？封加魏国之崇，位在周公之上。黑头元冕，足观鼎盛之荣，玉带金鱼，更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觉官高之贵。而况受千龄之间气，符当代之中兴。九合诸侯，却兵车而不用；咸宁万国，资保大以为和。宜列屏之三槐真擎天之一柱。功名富贵，身同四海之安；宗庙朝廷，势增九鼎之重。某逖闻坦制，弥激懦衷，惟素号于登龙，偶尚同于退鹢。年龄浸晚岁月徒嗟，砺带山河，誓等无穷之勋业；钟炉造化，愿同未就之坯埏。陈元裕《上太师启》明堂一柱，精忠直贯于三灵；广厦万间，庇荫遍周于九野。自古大有为之主，欲跻夫至治；必有不可召之臣，共济其康功。措天下之危乱于已治已安，表贤人之德业于可大可久。纲维再整，竹帛难殚。但见夫君明臣良。四海仰皋陶赓载歌之诵；更加之礼制乐作，一时归姬旦致假乐之风。能此道吾谁与归，非盛德曷以臻此。恭惟某官，禀天间气，作世真儒，勋业冠于伊周，忠嘉合于稷契。几几赤舄之孙硕，岩岩维石之具瞻。奋忠而权以大谋，沉几有吉之先见。始国步丁多艰之际，奋义裾驰不测之渊。正直质诸鬼神，忠信行科蛮貊。天欲平治，使我公归；时方艰虞，为苍生起。正三军之鼓勇，偶一介之寻盟。执剑者如燕雀蚊虻之过前，君子以独立不惧；共议者若肝胆楚越之相视，大人以合并为公。片言定约于樽俎之间，两国罢兵于衽席之上。天回地转，雾散云收。介胄变而为衣冠，剑戟销百而为锄耒。论已往之芳烈，奴隶皆知；要无象之太平，丹青莫状。且以溥天之下，乞今十载丁兹，兵归府而将归朝，农处野而士处校，疆埸之帅干不试，埸音亦南北活几百万之生灵；僧道之度牒不行，版籍增数百千之户口。勋藏盟府，德享天心。岂徒弄刀笔，依日月之末光；诚以吐经纶，劝仁义之既效。抑又秉钧当轴，以总三铨之柄；庶几度德量材，而期百职之修。如某者，闽岭鲰生，武夷冷族，迹远齐鲁诗书之国，世非东西将相之家。邻隙分光，独对圣贤之典册，穷闾管见，惭无师友之渊源。早曾累荐于乡评，晚乃叨尘于末第。众笑读蟹螯之书未熟，自叹传龟手之术不灵。勉强铨衡，而法律之士方求精于案牍；适逢类试，幸缙绅先生重稽古于礼文。俾兹蠹纸之鱼，首玷• 堂之雀。金炉造化，藻泮清优，况领风教于四明，实倍等伦于二浙。人材岐嶷，鄂力反从古有声；岁月因循，自惭无补。坐縻廪给，滥造阶资。既逃旷职之诛，敢后趋庭之礼。药克参桂，虽不足助调元之手于千金；笔补乾坤，亦或能写化工之巧于一点。与其进也，请试申之，倘狂狷或不足以剪裁，则进退当自安于愚分。赵彦端《籍田贺太师启》：光辅圣躬，肇开帝籍。虽九功叙禹，皆导民务本之心；而医殳庶事备周，系论道经邦之力。迄成懿典，允赖宗臣。窃稽千亩之上仪，罕偶一时之亨会。文帝举于萧曹既远之后，太宗行于房杜未相之前。礼粗讲而少经纶，论或淆而无折衷。矧由多故，寝逸旧章。上有务农重谷之诚，靡遑于暇给；下有力穑服田之意，每害于流亡。寂寥载芟之诗，旷绝甸师之职。五谷熟而民人育，昔莫保于小康；元首明而股肱良，今乃观于能事。增光累圣，贻训四方。共惟某官，福被生灵，切存社稷。享天心以一德之有，举明主以三代之隆。爰当文治之期，肆奉亲耕之诏。齐宫御事，谨太史之先时；龟卜告谋，叶孟春之元日。对威颜于南面，导法驾于东郊，假无言，既奉承于明荐；肃邕隹显相，式冠映于群工。而况总摄使名，进共御耒，奏函在史，追加礼于乾元；劳酒班朝，首殊勋于太极。君臣尽道，今古绝俦。某久托陶钧，属违表著，献安仁之赋。敢妄意于昔人；述子渊之辞，但驰情于善颂。周紫芝《贺太师启》：通• 火以亲祠，爰重配天之义，载太常而纪绩，首疏胙土之恩。既申锡于隆名，乃对扬于休命。衣冠歆艳，宗社安荣。共惟某官，盛德体仁，阴功及物。

九百十七卷

休兵解甲，知黩武之无威，继好息民，故交邻而有道。边烽尽火，使币相望。俾狂澜既倒而复回，本善师不陈而能胜。虽尽忠竭节，在皋夔稷契而不过；至扶颠持危，岂房杜姚宋之可及。礼乐因斯而大备，君臣俱欲于无为。乃即南郊，以秩元祀。神仓积而浆盛必洁，景钟奏而律吕遂谐。苍璧藏仪，八陛合圆丘之制；清台占象，五星呈同色之祥。大礼既成，渊衷载喜。谓告太平乃文祖之德，而祀明堂则周公其人。揭一德之名，本取精忠之意；锡益都之号，又归辅弼之功。皆出圣神之自知，考诸书传而未有。某论才虽陋，感德则深。草木至微，亦系造化生成之数；虫鱼遂性，岂无游泳鼓舞之情。

【翟忠惠先生集】《贺拜太师启》：伏睹制诏，正月一日，大庆殿朝贺，受传国八宝。太尉仆射相公，册拜太师者。仰止三朝之老，蔚为万乘之师。裂以山川世胙之封，崇以铁钺专征之器。贵穷人爵，克享天心。古者天子有七人之争臣，太师首三公而论道。所以仪刑海内，辅导帝躬。严朝廷，则爵为达尊，事德义，则贵有所屈。成汤先学于伊尹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；穆公无人乎子思，不能安长者之侧。有来命世之哲，以起非常之元。恭惟太师仆射相公，道济弥纶，文能经纬，非予觉之谁也，岂曰友之云乎？王曰：乎呼父师，作祗命周公之册。余惟克迈乃训，继旧学甘盘之贤。极名器则礼敬益隆，咨典刑则老成为重，就访大事，必先太史之乞言；俾乘安车，参用黄门之设几。底于五典，论厥九畴。以镇定如岩石之瞻，以博厚若阿衡之倚。一国之巨室所慕，为政不难；天下之大老来归，其孑焉往。用能制作礼乐，颁度量于明堂；寅亮圣明，受泰元之神策。肇称宝玉，于赫• 容，然而无竞维人，惟德其物。昔者，倚相能道训典，晋大夫失问于白珩；子反善理兵戈，秦使者改观于和璧。不有君子，将焉取斯。洪惟熙洽盛治之圣朝，相以瑰玮光明之人杰。光于史册，配君陈毕命之书；载之声诗，诵崧高• 民之雅。《贺大师收燕山启》：伏审告廷大号，正位上公，远冒山河，拥百灵之交卫术。进游廊庙，膺多福之鼎来。凡逮有生，孰不同庆。恭惟某官，三朝元老，四辅宗臣，忠诚动科冕旒，威信行乎华夏，谋深辟国，无如召公；道懋格天，有若伊尹。由是致二帝三王之治，用能专五侯九伯之征。奇功屡书，已在鼎彝之上，胜算迭用，不出帷幄之中，乃眷燕云，久湮沙漠，累圣未皇于问罪，穷酋自致于渝盟。当宁请行，乘机抚定，貔貅万旅，正十六州疆场之初；烟火一家，复二百年版图之旧。庙略已定，凯旋而归，勒名重崖，舍爵清庙，固宜备非常之典册，然后称不世之勋劳。锡盾雕戈，亟上元戎之节；衮衣赤舄，首登真相之班。益唆臣邻，永熙帝载。某方驰骖马日，莫造钧庭。闻社稷之殊休，增缙绅之懦气。辄陈固陋，敢冒近严云云。词语渎烦，欲尽刍荛之谠，位貌间绝，愿宽铁钺之诛。

【刘屏山集】《代贺秦太师启》：伏审显膺册命，进陟帝师。惟大勋伟业常出于艰难，非绝品殊阶则无以报，称既内崇于毗倚，亦外耸于观瞻，出自上除，无心不悦。共惟太师仆射相公，气钟英伟，德蹈中庸，忠亮贯于神明，声名播乎夷夏。高仲连之节，尝耻帝秦；喜季子之归，果闻昌鲁，荐膺图，任，益罄谋谟。先审定于国维，爰更张于戎政。宣公远虑，明国家臂指之权；德裕一言，解藩镇辅车之势。人情不骇，工室益尊，当敌国之寻盟，

察天心之悔祸。绥之以德，断以不疑，逮诚意之既孚，凡指求而必获。同轨毕至，慰周陵反葬之思；跬步不忘，遂长信承颜之乐。事非众料，功异前闻，嘉猷允契于宸衷，流庆大敷于寰海。绣裳瑶带，已承特异之恩；紫盖黄旗，克佐方兴之运，如天所授，何谋不成。某，猥辱甄陶，喜闻播告，凫趋莫获，敢通削牍之诚；蝶梦徒勤，企想维垣之峻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【葛胜仲丹阳集】《贺秦太师启》：伏审祗膺册命，擢拜帝师，庆浃人天，恩流华裔。窃以为三公而论道，尤重师臣。宅百揆崦惠畴，仍都相职，粤惟周室，大倚师垣，虽武用太公，赏著鹰扬之效；而成尊姬旦，犹存狼跋之疑。孰若策不赏之元勋，正久虚之重任。君臣有凫藻之合，社稷致磐石之安。民言大同，国是坐定。恭惟某官，• 大而持正，高明而守中。格于皇天，夙负耕莘之蕴；保兹天子，共推降岳之英。繇次辅之协忠，正冢司而专任。操持一节，调燮万微，仰惟东朝，久淹朔野，望慈闱于万里之外，阻大养于一纪之余，虽睿主焦心，以待其还；然群臣卷舌，而不敢议。独公决策，与神为谋，既驰使马日以输诚，果见鉴舆之返国。事光陆贾，功自侯公。两宫之蜃绋继还，中壶之龙车盾亦至。慈宁显敞，获伸爱日之孝诚；永固崇成，复慰在天之灵鉴。惟此非常之盛事，并归夹辅之秘谋，卧鼓橐弓，已见升平之象；苴茅胙土，更期庆赐之行。伏念某，备官迩联，尸禄道馆。十年留落，自安麋鹿之群；一德明扬，敢忘燕雀之贺。

【张守毗陵集】《贺秦左相除太师启》：伏审畴庸元弼，正位师臣。宠疏两国之封，巍冠群公之表。四方瞻耸，万口欢呼。共惟某官，忱诚足以格天，敦厚足以镇物。立奇节于多艰之始，结异眷于中兴之辰。早激孤忠，固舍生而取义，晚熙人政，复遭变而知权。谋猷入告，而圣主仰成。清神折冲，而敌国退听。可属大事，陋周勃之少文；坐止讹言，本王商之多质。既获和戎之利，遂臻偃革之期。固陵复上，而燕在天之灵；长乐还宫，而酬陟屺之望。勋焕鼎钟之勒，荣纡衮绣之褒，默销黄口之浮言，率归舆诵；复见黑头之盛事，掩前闻。更申带砺之盟，永作岩廊之镇。某久叨契好，不替初终。得请真祠，脱沉疴于垂死；偷安故里，瞻盛典于余年。永怀埏埴填之私，莫缀缙绅之贺。喜而不寐，言之无文。

【张紫微先生集】《贺秦太师车驾幸赐第启》：伏睹邸报，六月初二日，车驾幸太师仆射相公赐第者，里旅劝功，帝赍已居于轮奂；宅章既定，天临更驻于和銮。事绝前闻，欢腾无外，伏惟庆慰。窃以汉赐令其近我，盖嘉面雍之功；齐第列于康庄，实侈致贤之盛。然事或乖于宜称，礼未极于优隆。岂若圣时，独超振古，非但为尊儒之懿，医女实增汗简之光。伏惟太师仆射相公，道冠伊皋，功逾周召。泽被两朝之赤子，咸归奠枕之安；德符上圣之好生，家有广居之赐。某夙蒙恩遇，久荷，望丞相之门，岂绝扫尘之念；殚候奄之意，初无善颂之辞。

【史莲峰先生家集】《代张丞相德远贺秦丞相除太师启》：伏审显膺命册之隆，首冠泰阶之重，伏惟欢庆，恭惟太师仆射相公，器涵精粹，学茂经纶。出入险夷，躬履危而可疚；弛张文武，才任大以优为。赞限远之威怀，辅格天之孝治。式旋马鬼御，归正保兹。功尤轶于前闻，事有光于振古。彝章攸举，舆论佥谐，畅达士之邈然，耸宏休之卓尔，莫展造前之庆，徒勤跃之私。

【周紫芝太仓米集】《进书贺秦太师启》：诒孙谋以燕翼子，既纂成书；涣大号以扬明庭，爰颁宠纟幸。布在文武之方册，恭诸尧舜之典谟。夷夏交孚，神人具喜。共惟某官，周邦元老，商后圣臣，羽翼六经，袭孔子删诗定书之志；陶成万化，当周公制礼作乐之朝。偃兵革于边方，混车书于区夏。宝邻修好，上帝降康，适国家闲暇之时，乃文物修明之旦。圣谟具在，宜增唐帝之焕章，武烈既昭，当矢周宣之文德。载之巨牍，实赖宗工。聿追河洛之图书，备述帝王之仪宪。奎躔腾耀，粲若云汉之昭回；金匮宝储，永作邦家之糸

九百十七卷

轨范。糸医殳此圣神之作，允为论次之功，宜极褒嘉，以旌殊烈。凡在陶钧之内，敢忘蹈之情。某久沐恩波，尚尘廪粟。琅函蕊籍赖钟山秘典之藏；羽盖霓旌，想汉殿皇仪之盛。莫庆遑展，徒切望风。

【史浩郑峰真隐漫录】《除太师谢留右丞相启》：充员帝傅，已怀非据之羞；进位师垣，更昌曲成之造。固辞弗可，承命知荣，伏念某，少也辶屯辶，晚焉遇合。秉钧揆席，蔑摅经济之才；摘句清厢，何补缉熙之学。深虞个曷日，旋即引年。久卧病于漳滨，徒驰神于魏阙，属大明之继照，罄万物以皆新，岂料陈人，首霈渥。赏历观于旧弼，窃有感于孤衷。文潞公愠章蔡之不知，吕申国喜范韩之得志。遭时各异，享福斯殊。矧某至愚，岂回医殳相敢望。幸宗工之当轴，冀宏度以匿瑕。膺宠自天，既荷两宫之眷佑；归恩有地，实糸之甄熔。兹盖伏遇某官，德厚无垠，勋高不伐，伊尹以天下自任，夙简上心；留侯为帝者之师，克绳祖武。当论道经邦之暇，有好贤乐善之诚。遂使孱微，亦叨光润。面槐隗始，惭扬秕之在前；结草颗同，顾捐躯之敢后。其为感幸，罔既敷宣。

【金正叔集】《贺北京贾太师启》：伏以正吉始和，适班常于都鄙；仁贤胥庆，宜获• 于神明。恭以某官，著效真儒，助宣元化。协恭一德，时方倚重于阿衡；营致太平，议者比才于公旦。外严宫钥，安辑都城，虽两京举被于仁风，而四海望深于霖雨，光齐台极，坐拥春祺，伫促玺书，重调鼎个束，某栖庥在远，献寿无阶，瞻望钧严，无任依颂之至。

【林希逸竹溪集】《贺丞相除太师札》：国重元勋，阶崇极品。兹惟后矣，宅牧宅准，以式四方。曰吾师乎，为仁为义，而泽万世。维垣之逊必陟，告廷之命又新。喜动埏垓，辉流简册。窃以宗社之重，所寄一贤；古今之难，莫如二事。诰今王以敬德，时惟升阝而之伊；保冲子以居师，是亦征东之旦。自汉唐以来鲜此，惟殷周之老兼之。乃若皇家，非无名哲。澶渊之寇，遣恨于天禧；好水之韩，始称于嘉• 。吕相有不名之宠，于平世何为？紫岩任中兴之功，而末扬不与。盖尝观田文吴起之问答，诵采薇天保之声诗，我思古人，式至今日。恭佳某官，盛德元老，耆儒宗工，声猷远辈于典谟，勋烈遍铭于彝鼎。力侔再造，在长江饮马之初；忠济两朝，实大宝遗龟之际。• 笏垂绅而声色不动，诹经订礼而册号具严。快话新条，皆述行于先志；登延众正，即诒翼之初谋。屹成磐石之安，亟了因山之役。尔乃攀乌号而如慕，奉龙车盾以请行。两宫迭勉谕以莫留，四海诵奏篇而竦立。导恭羽八妾，归秩九虞。清庙之对在天，心质祖宗而无愧；咸池之浴出日，功于社稷以愈隆。爰即上垣，荣跻绝席。殊扌为谦之志，实无可酬之官。虽韩以勋，潞以年，未有如公之全美；使河如带，山如砺，所宜与国以长存。弼予一人，期之千载。某叨居化冶，喜际明时。卑栖莫望于鸥岩，勇跃敢鸣于燕贺。第惭拙陋，曷究形容。加正治之席，而启黄扉，公何乐此；追先帝之遇，以光遗德，世所望焉。

【晋嵇康文集】《太师箴》：浩浩太素，阳曜阴凝，二仪陶化，人伦肇兴。爰初冥昧，不虑不营。欲以物开，患以事成。犯机触害，智不救生。宗长归仁，自然之情。故君道因然，必托贤明，芒芒在昔，冂又或不宁。华胥既往，绍以皇羲，默静无文，大朴未亏。万物熙熙，不夭不漓。降及唐虞，犹笃其绪。体兹易简，应天顺矩，[乡]褐其裳，土木其宇。物或失性，惧若在予，畴咨熙载，终禅舜禹。夫统之者劳，仰之者逸。至人重身，弃而不恤。故子州称疾，石户来桴，许由鞠躬，辞长九州。先王仁爱，愍世忧时，哀万物之将颓，然后莅之。下逮德衰，人道沉沦。智惠日用，而渐私其亲。惧物乖离，攘臂立仁。名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利愈竟，繁礼屡陈。刑教争驰，天性丧真。季世陵迟，继体冰资。凭尊恃势，不友不师。宰割天下，以奉其私。故君位益侈，臣路生心，竭智其国，不久灰沉。赏罚虽存，莫欢莫禁。若乃骄盈肆志，阻兵檀权，矜威纵虐，祸崇丘山。刑本惩暴，今以胁贤。昔为天下，今为一身，下疾其上，君猜其臣。丧乱弘多，国乃陨颠。殷辛不道，首缀素旗。周朝败度，彘人是谋。楚灵极暴，乾溃叛。晋厉残虐，栾书作难。主父弃礼，马声殳胎不宰。秦皇荼毒，祸流四海。是以亡国继踵，古今相承。丑彼摧灭，而袭其亡。初安若山，后败如崩。临刃振锋，悔何所增。故居帝王者，无曰我尊，慢尔德音；无曰我强，肆于骄淫，弃彼分佞幸，纳此• 颜。谋言顺耳，染得生患。悠悠庶类，我挖我吉。唯贤是授，何必亲戚。顺乃造好，民实肯效。治乱之原，岂无昌教。穆穆天子，思闻其愆。虚心导人，允求谠言。师臣司训，敢告在献。

【晁无咎集】《同李昭王巳陈察祭赠太师李公文》：维元• 四年月日，某官其等，谨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赠太师李公之灵，而言曰：自昔布衣起家之士，必其学可用，德可立，而才可为。近可以利当世，而远可以遗后人。兼是三者，公侯之器。至其莫施，时则不暨。公魏人姓，世豪以资。散其千金，负籍求师。爰以进士，得官天圣，抱其所能，而止一令。造物报人，微与之期。是生左丞，出秉政机。河啮其原，用改斯卜，以龙章，西山之麓。曰子曰孙，有公及上。服其命服，承此祭事。生虽莫施，而设显名。有表其阡，邦人所荣。某等于公，其生既后。咸以贱贫，左丞所厚。不获相事，一官所樱。驰词侑奠，亦以抒情。尚飨。

【石介徂徕集】《颜鲁公太师》：唐家六世树威恩，外建藩翰御不宾。二十三州同陷贼，平原犹有一忠臣。圣贤道在惟颜子，忠烈名存独杲卿。甘向贼庭守节死，不羞吾祖与吾兄。

【梅圣俞宛陵集】《依韵和酬太师相公》：相国推心本至平，欲扬萧艾作兰馨。孤根易变终微贱，美泽难沾谩晦冥。楚客尝闻纫若若，王孙谁复顾青青。东风已与生成足，不敢希諤在帝庭。

【王华阳集】《和致政太师潞国文公以赐燕玉津园感恩述怀》：玉符初解白逍遥，暂驾安车近九霄。无限高名齐少室，不言休绩在三朝。好披云氅呼辽鹤，忽把仙巾换汉貂。御苑清明开特燕，莫辞仙休劝金蕉。

九百十七卷

《琼林苑御筵奉送致政太师潞国文公归西洛》：祖燕催移玉殿班，都人齐向苑傍看。古来少有三师退，天下曾将大器安。绿野春深花更好，石楼夜午月应寒。尘埃抖擞无余事，却忆溪旧钓竿。

【刘忠肃公集】《送致政太师归洛》：元丰天子赐安车，黄发翩翩翊圣初。坐省故携灵寿杖，会朝仍驾虎贲舆。平泉花木春常在，辽水城池鹤自如。身是赤松无一事，乳桐孙竹看扶疏。

【王魏公集】《谨赋五言一章赠别致政太师》：封国营丘近，行庐洛水浑。位齐师尚父，名重相公孙。勋业归宗，威声寄塞垣。安居今日老，魏阙此心存。祖燕临华省，赓歌屈至尊。里门多喜色，云汉在瑶琨。

【苏魏公集】《次韵开府太师留别诸公》：经济才谟沛有余，幡然高谢意何如。青云路尽寻归鞅，绿野堂成忆旧庐。汉苑宴游联魏丙，邺都宾客记应徐。某， 顷年奉使过北都， 伏蒙留连累日， 早来请见， 亦尝语及。他时若到城南地、入副宸袁对绮疏。《开府潞公太师得谢西归谨赋七言四韵诗五首拜送》：几夕华星动紫蹠，少微光入太微垣。帝临便座延公衮，人喜安车到国门。恳叙官仪还汉节，亲承需宴酌尧樽。朝家贵老超三代，• 史行看记善言。圣代登庸年独少，清时得谢齿尤高。国朝以来， 惟公四十三入相。吕宫师虽同，而拜不在正月。近年张太傅、陈宫师致仕， 年最高， 亦未及七十九。官如中令躬无疾，文似司空思不劳。赵中令虽以太傅归第， 时已卧疾； 李司空素病心悸， 发辄弥岁。自谓久任文字职， 劳役思虑而致是耳。皆不及公之寿康。玉座案经冒对口，金壶加礼赐春醪。公初至都门， 诏生乞气外， 别赐御酒。仍宣谕选择刚日， 与公相见。祝公倍享灵椿算，长副吾君序燕毛。官崇真是帝工师，八十归休亦未迟。不似孔光辞位日，早于姜望出封时。仪形昔已图麟阁，藁草今应集凤池。郑畋集号凤池， 藁草间， 多是措置军国大事。故府诸僚终有愧，甘陵犹欠纪功碑。君臣一德千龄际，柱石三朝四纪中。天下重轻常系望，膝前谋议不言功。位高少有名兼美，体健方知福更隆。谩道汾阳贵且寿，若论勋考亦惭公。久持邦柄擅斯文，却扫丘园脱世纷。已用三篇作霖雨，回看万事似浮云。何须戟荣归路，自有常载旧勋。欲别延英犹造膝，老臣虽去不忘君。

【宋景文公集】《将道洛先寄太师文相公》：两鬓蓬飞岁月侵，收还秘殿上恩深。乌毛落尽那胜弹，古善弹者， 毛尽禽不死。桐尾烧焦敢望琴。前日化工依大冶，守蜀改官， 柏府启拟。今兹旧物恃遗簪。尘容喜接荧煌坐，未忍公然动越吟。

【司马温公传家集】《效赵学士体，成口号十章，献开府太师》：都人共喜太师回，比频必切户争迎不得催。正直上楼滩水浅，大家出手挽船来。东郊车马走红尘，城外多于城里人。谁信今朝还政后，过如前岁下车新。归来甫可及春残，丞相频邀赏牡丹。远处名园多不到，樽前日献百余盘。洛阳风俗重繁华，荷檐樵夫亦载花。贪看二公同宴会，游人昏黑志还家。公厨敕许酿芳樽，屡唤宾朋醉后园。谑浪略无名位间，谁人知道太师尊。过春稀复到诸园，厌苦终朝鼓吹喧。招得古僧江外至，啜茶挥麈话松轩。东田小籍选新声，歌吹胡琴色色精。客少有时全不用，天然水竹湛余清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首夏清和新雨晴，绿莎细软不妨行。园夫遮道白何事，桅子花开斑笋生。
矮帽长绦紫衫，朱门深静似重岩。莫言永日浑无事，种药移花一一监。
八十聪明强健身，况从壮岁秉鸿钧。功名富贵古亦有，无事归来能几人。

【范文正公集】《赠广宣太师》：忆昔同游紫阁云，别来三十二回春。白头相见双林下，犹是清朝未退人。

【苑忠宣公集】《效宫词体上文太师十绝》：三纪中书更有谁，致君尧舜似皋夔。频年力请方归第，天子临轩册太师。太师还政岂寻常，前殿铺张册礼忙。入对谁知年八十，身轻拜舞谢吾皇。吾皇重喜见仪刑，对御排场结采棚。才见罢时先赐宴，御前亲劝一金觥。上前一饮酉爵金觥，侍宴群公喜且惊。吕尚鬻熊今复见，神仙不必在蓬瀛。蓬瀛闻说有仙居，甲第园林想亦如。绕圃琅　抽翠竹，平流琴瑟走清渠。清渠泻水灌东田，十顷方塘不种莲。白鸟往来明镜里，画舡安稳坐青天。天上虽传周伯星，应期为瑞有常经。不如全享康宁福，访水寻山到处行。行乐心清日日添，诗豪酒健独能兼。从容对客忘威重，自是天真不是谦。谦虚久已得民心，三尹西都惠爱深。一自安居朝阙去，万人侧耳听归音。归日天恩赐画船，倾城士女尽迎观。园家连夜擎筠笼，为趁明朝献牡丹。

【华镇云溪居集】《宫使蔡太师》：天贻真宰赞重熙，何日来符命世期。五夜燕游元夕后，三阳交泰上春时。维帅事业前无吕，先觉心灵世有伊。首斡化机熙帝载，暂休祠馆动民思。和羹终付盐梅手，仗节难稽柱石姿。华屋早开丞相第，衮衣新赋我公诗。缃桃满院光风转，素李成蹊淑景迟。鼎席具瞻何所愿，祝公眉寿等莲龟。

【诗海绘章】《投蔡太师》：昔年樽酒每逡巡，此日遥瞻百辟尊。零落羽毛迷凤穴，退藏麟甲谢龙门。来非东阁天上客，归爱武陵花下源。肯学袁丝事游说，区区来往谩高轩。

【朱奉使诗】《次韵刘太师苦吟之什》：长城五字屹逶迤，可笑偏师敢出奇。句补推敲未安处，韵更瘀絮益难时。痴迷竟作禽填海，辛苦真成蚁度丝。却羡弥明攻具速，刘侯漫说也能诗。

【王灼顺堂集】《投秦太师》：双龙阙下五云新，喜见天元第一春。邻使来输朝会玉，儒官望拜属车尘。囊空亦白闲边将，雨足公私快野人。浑是升平好时节，谁将盛事勒苍珉。今代堂堂有魏公，十方三际指挥中。勋名已恨古人隘，歌咏端知寸笔穷。还第文饶槐蔽日，睹棋安石马嘶风。此时谁作登门客，看吐经纶气似虹。相府潭潭接斗魁，门披戟带绝纤埃。小山丛桂何由识，东阁长裾许暂陪。绕木惊乌栖未定，恋轩疲马望重来。酬恩有瞻大如斗，造化炉中肯铸回。三径荒芜钓艇闲，中兴冠盖拟跻攀。有文数过金闺彦，无籍堪联玉笋班。断遣卿愁归亦鲁酒，安排客服上吴山。相门宾巾多珠履，自笑风埃蹭蹬间。

【董霜杰先生集】《上太师相公》：奕奕三山间气储，真儒崛起应时须。十年肃慎来肤使，万里慈宁复旧都。介胄一新周礼乐，庙堂远过汉规摹。无穷基业无穷闻，尚父神明更力扶。

【张紫微先生集】《三月二日奉诏赴西园曲宴，席上赋呈致政开府太师》：幅巾私第已

九百十七卷

归休，当宁虚怀更款留。避宠虽辞持节册，送行犹用济川舟。城南旧圃扃花洞，洛下新庄引御沟。诏谕两京居密迩，不妨乘兴往还游。邦人钦伫见仪刑，诏使相望对宠灵。位冠三公师尚父，刘向云： 师之， 尚之， 父之， 故谓之师尚父。躬全五福寿康宁。久留行色春过半，乍别天颜涕欲零。谁识上心优老意，从行仍许鲤趋庭。昔美都门祖二疏，太冲篇咏贵良图。不闻宾主俱公鼎，未见篇章出宝跗。河岳英灵添赋咏，都人士女竞欢娱。皆言元老归休盛，恩礼便蕃自古无。

【张𦍒湖南集】《寄呈史太师二首》：昔为金阙相，曾是玉皇师。近即维垣拜，还从彭祖期。传闻风景胜，多赋洞天诗。肯示渔樵舍，林间要勒碑。自怜冰氏子，父祖已登门。屏迹千官外，驰书一品尊。华戎心处话，寿皇偃兵， 生全南北之民， 公实主议。经传语前论。公闲居屡有经解。欲埋西风棹，因瞻祇树园。公尝舍里第为兰若。

【高耻堂存藁】：太师百僚长，历代皆有之。所用有贤否，邦以分安危。惟彼太公望，桓桓定周基。至于尹氏徒，宁逃小雅讥。汉唐姑勿论，我朝有元龟。潞公四朝老，德望镇华夷。咄哉京桧，言之可• 欷。近者扬工庭，举朝莫言非。太潞不可作，吾其谁与归。

【元贡泰父闽南集】《代祀还呈太师》：丞相传宣出紫宸，莺花万里浙江春。捷书近已擒豺虎，瑞纪还先庆凤麟。宇宙经纶归圣主，山河带砺属元臣。几回凝睇云霄上，夜夜三台拱北辰。年来供奉屡迁官，圣主恩同宇宙宽。左部正惭疏吏椟，西曹仍许进儒冠。清时有道遭逢易，白发无才补报难。却上船头望江月，大风吹露不胜寒。

【张思廉玉笥集】《韩太师》：黄袍飞着嘉王体，阁门知事随龙起。经筵侍讲戏倡优，定策宗臣永州死。谏司台宪鹰犬多，击搏忠正收谗阿。何刘胡沈奋牙爪，五十九贤投网罗。北殊冠子高一尺，十四夫人分宠席。行灯午夜闹元宵，京尹明朝转恩泽。地衣红锦齐中堂，真珠搭当生明光。大臣排列贺生旦，进奏义移行四方。太师权重专天眷，边衅胡为启征战。威行宫省势如山，一日恶盈翻局面。玉津园里悲风生，日色惨惨天冥冥。中军统制拥车毂，密旨一语加天刑。天杀权奸天假手，何事棺远函首。君王不复三世雠，地下权奸堪藉口。

【元僧盘谷游山诗】《访西岩国公太师》：屈指滦江睹德星，寒砧九度捣秋声。风清云敛碧天阔，重倚吟拦光倍明。尘弊屣业精勤，劫外春深觉树荣。道慕人天夸间世，教谈华梵

压群英。乾坤声价连城重，阊阊恩光照乘明。动地香风满楼阁，不妨弹指快鹏程。

【记纂渊海】《大师》：赋偶：首鹤禁之司，阐龙楼之诲。　　职司训谕，德进元良。　　周用太公，犹重鲍鱼之戒；唐登魏氏，式昭龟鉴之存。

永乐大典卷之九百十八　　二支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师　少师

【韩魏公安阳集】《寄致政欧阳少师》：独步文章世孰先，直声孤节亦无前。欲知退足高千古，请视经犹疾五年。在我光阴长更乐，扶天功业去如捐。西湖风月谁为伴，笑许当时处士贤。《次韵答致政赵少师感怀》：羡君朝夕挹浮丘，应笑吾曹窘若囚。尘外有谁攀逸驾，壶中何处着闲愁。心休已得天真乐，身退犹存国事忧。积善由来神所劳，坐膺全福不须求。《寄致政赵少师》：两曾擎日上高天，遽脱浮荣请退坚。宠殿大邦方异礼，确申前恳甫逾年。三师共仰青宫贵，四海皆称白傅贤。自顾衰残归未得，几时平地接神仙。《又寄二阕》：月榭风亭胜雅名，主公闲适愈多情。芳樽屡酌瀛州上，谁听霓裳散序声。到处园亭列画屏，四时如只在仙扃。归来便是无为乐，不必重笺道德经。

【赵清献公集】《闻致政赵少师概入境，寄献》：我公优暇若神仙，八十高龄众所贤。政府昔同俄一纪，留封今别又三年。及时和气来吴国，度曲薰风入舜弦。昨日清台应密奏，老人星照浙西天。《次韵程给事寄献赵少师》：暮春船舣浙西州，且喜樽前两白头。蓬阁屡传宾榻解，涛江深阻故人游。凝眸燕集逾天远，屈指光阴若箭流。赖有诗筒并驿使，往还金玉共赓酬。《寄酬致政赵少师五首》：夙荷公知独久要，政堂平日幸为僚。新篇屡拜金琼赐，千里同风不为遥。

九百十八卷

明月惊人为晗投，珍涵开发晓光浮。五章丽句真高唱，所得过于万户侯。云涛朝暮湖山胜，曾伴仙翁烂熳游。别后瞻思闲屈指，岁华如箭已三秋。短书临发意徘徊，寒夜霜晴上月台。濉水江天共远，举头唯见雁南来。天台雁荡去寻真，往复秋冬过七旬。不是君恩山岳重，肯教归作自由身。《次林希喜赵少师概游杭》：维岳生台辅，于时正典刑。我尝同政府，公早谢明庭。官贵跻三少，身闲越八龄。所难唯寿算，岂易是康宁。求旧心犹壮，寻幽足更停。宋都俄暂别，吴语喜重听。宗契今逾厚，交情久可铭。才离辞工咏物，吐屑妙谈经。岚色迎红旆，湖光动彩舟令。游名多写壁，燕席旋张屏。忽遇瀛洲客，新辞使者星。承恩来玉陛，事傍沙汀。厌赏尘中景，思登野外亭。爱忘嘉意重，溢美雅章形。叙远才超绝，搜奇思杳冥。道中宁久去，归路入云青。《上赵少师诗》：义高德厚贤在躬，进荣退美光初终。越有神明相元功，疾忧之外康宁中。乃眷乃顾爰徂东，徒御虽寡人望雄。其高可仰厚可宗，兹行允美江淮风。父老相呼告儿童，二朝无事糸医殳厥忠。公谋公惠世所蒙，肆安于贾田安农。温认蔽体食饱胸，小攘大窃消奸凶。州牢县狱囚多空，欢心和气成年丰。汝曹虽马矣念所从，汝心汝貌加爱恭。薪蒸勿采米勿舂，亟歌屡舞驰省公。有人昔与公车逢，汝阴颖尾洛阳嵩。山有迹兮水有踪，水之鹤兮山之松。一朝赐号逍遥翁，马资仆费官与供。汝曹努力吾老癃，公若再来勤筑宫。

【苏颖滨集】《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于颖州，留西湖久之，作诗献欧阳公》：公居颖水上，德与颖水清。身闲道转胜，内足无复营。平昔富交游，开门坐常盈。退居万事乐，独恨无友生。汝颖亦多士，后来非老成。赵公平生旧，情好均弟兄。少年结意气，晚岁齐功名。携手践廊庙。蹑足辞钧衡。倘佯里闾间，脱略世俗萦。兴来忽命驾，一往千里轻。白发俨相映，元勋各峥嵘。人生会面难，此会有余情。遨游西湖中，仲夏草木荣。壶觞列四坐，歌舞罗前楹。画舫极沿溯，肩舆并逢迎。棹进凫鸭乱，乐作虫鱼惊。近寺骈履迹，高台吹笑声。往事语京洛，余欢发吟赓。拳拳主人厚，款款来客诚。此乐有时尽，此好何由倾。

【苏东坡文集】《和南都赵少师》：富贵功名已两忘，望高嵩华量包湘。还家傲似蒙庄子，定策忠于汉霍光。远访交亲情益重，共论诗酒兴偏长。园亭继日休车马，却悔多年滞庙堂。《寄汝阴少师》：得时行道善知终，猛退如公世罕逢。掷弃浮名同敝屣，保全高节似寒松。文章千古进谟诰，勋业三朝镂鼎锺。见说新堂频燕会，故时宾客定相容。公尝见约，异时颖上相寻；某亦有意，乞麾以依旧馆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《和欧阳少师寄赵少师次韵》：朱门有遗啄，千里来燕雀。公家冷如冰，百呼无一诺。平生亲友半迁逝，公虽不怪旁人愕。世事如今腊酒浓，交情自古春云薄。二公凛凛和非同，畴昔心亲岂貌从。次□ 韩诗心亲如貌敬，白发相映松间鹤，清句更平酬雪里鸿。何日杨雄一厘足，棹曰： 雄居岷山之阳， 有宅一区， 有田一厘。却追范蠡五湖中。援《史记》范蠡泛扁舟游五湖。

【曾巩元丰类藁】《寄致政观文欧阳少师，固辞宠禄，归就休闲，进退之宜，四方所望》：四海文章杰，一作伯。三朝杜稷臣。功名垂竹帛，风义动簪绅。此道推先觉，诸儒出后尘。忘机心皎皎，乐善意循循。大略才超古，昌言勇绝人。抗怀轻绂冕，沥恳谢陶钧。耕稼归莘野，畋渔返渭滨。五年清兴属，一日壮图伸。北阙恩知旧，东宫命数新。鸾凰开羽翼，骥马录放精神。旷达林中趣，高闲物外身。挥金延故老，置驿候嘉宾。主当西湖月，勾留颖水春。露寒消鹤怨，沙静见鸥驯。酒熟夸浮蚁，书成感获麟。激昂疏受晚，冲淡赤松亲。龙卧倾时望，鸿冥耸士伦。少休均逸豫，独往异沉沦。策画咨询急，仪刑瞩想频。应须协龟筮，更起为生民。

【章敦玉堂集】《次韵和君贶会赵叔平少师》：黄发逍遥并旧臣，燕闲加意占先春。成龙天外惟三友，宫师、翰林、光禄， 先巳挂车。和雪筵中止数人。昔日荐才闻最课，当年诵赋得魁伦。予昔使河北， 尝荐静之于朝，景· 中， 预礼部考官， 得景仁程文为天下第一。会须共作游河侣，五老星飞事更新。予近告老未得， 谢宣徽亦有宫观之请。

【沈氏三先生集】《沈辽七言奉寄三衢赵少师》：浮石山前十里松，逍遥谁在白云中。孔先蚤上三公印，卫武终为百岁翁。禅客方谈无上道，史官空记太平功。昔年翘馆青衫客，非佛非心江水东。

【张舜民画墁集】《上颖昌韩少师丞相兄弟》：五福犹来萃一门，岁寒方始见松筠。白头再喜逢知已，青眼重开为故人。当日八龙同孝友，于今二阮卜比邻。莫年不作三湘客，犹欲生还一叶芮。

【启答刂渊海】：少师　　赋偶：元龄居于有唐，安道任于我宋。王起富文，元龄崇逊。　　屏去邪人，见闻正道。